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上

直隸霍州志卷二十五 上册

藝文

勅修應聖公祠碑

唐 鄭 瀚

伊昔隋氏不綱海水羣飛必有真人乘弊而起我高祖
太宗提劔義動謐寧亂略釐天緯紐地維叱咤而日月
貞風雲動壹戎而地道光將材出神祇奔讐不復後符
命謳譟盼蠻所以叶嗜欲遠合岐陽之蒐高指孟津之
會墜塗炭者戡定奉壺漿者勞徠煌煌乎天人之表以
蘇品彙或哲而謀或幽而明陶埏陰隲用啓眷佑矧草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一

昧之中睿作已張化而爲大猷秩而布後嗣意者廓天
統扶土德神功不能戢其貺靈鑒不得遁其形理可明
徵道邁先覺時則霖沴方作饋餼不給曠若彗掃霽然
鏡開華髮逶迤告語濟師雖里社鳴濁河清秦星聚素
靈出擬諸斯瑞不是過也噫桀有昏德三苗亂常逮於
逐蚩尤掃欃槍幽贊不違咸是物也故能吉蠲之明祀
視諸侯之徽數赫赫天寶於以報功瀚曩時官謬紫微
郎將命大鹵霍鎮之下壽宮不騫敢鏤菲詞以恢王業
其銘曰崇山巖巖晉分所瞻唐風泱泱景祚悠長俯僂

白衣契幽洞微揭日無私我建義旗昔告趙符今導六
龍干戈之兆脫劍之幾勒諸崢嶸以永光輝開成二年
正月十八日勅建

霍山神傳

呂 諲

霍山神者蒼帝之中子也生於天靈之紀著雍赤奮若
之歲封冀總領海內名山錫璜黃裳以象其德青帝赤
帝之子元司白司之神咸稟承焉堯時洪水爲災遣黃
能入洪波導禹故禹承舜命乘四載先登太岳霍山禱
之於是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妃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二

厥藐姑輔厥五老帶以黃河礪以太行中條五臺衙官
僕從也當殷之衰蜚廉助紂爲虐神賜之死亦給石棺
周季晉獻公六年伐霍霍公來奔神令復之而賜晉穰
及晉衰趙簡子秉國政神使從者致帝命又使使遺襄
子竹書曰趙母卹余霍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
將使女反滅知氏將賜女林胡之地後世且有伉王亦
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髯大膺大胷修下而馮左袵介
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受
之至雍稱武靈王焉嗣是而秦而漢歷魏六朝變化靈

應以對上帝以答天下隋氏之末民罹塗炭聖唐啓運
高祖執義旗救寰宇神靈幽贊引翼王師爰定大業於
關中嗚呼太岳之山神符帝謂望氣者徒知鬱鬱葱葱
含芳吐秀羅植萬物以美珠玉夫亦知神之所以爲神
乎予故爲傳以神之而初非故神其說也

唐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

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王宰碑

開成五年自隴州防禦使拜工部尚書節制邠寧至會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三

昌三年蒙恩換許昌節至九月自許昌統當軍驍卒泊
河陽義成宣武浙西宣歙等軍兵馬充攻討使誅除壺
關寇嗣至四年八月十日梟逆首獻闕下蒙恩獎寵除
左僕射至九月將歸許昌軍次溫縣天使持節至又受
寵詔遷鎮北門十月過此至會昌六年上登寶位蒙恩
加司空至大中元年奏以雲蔚朔三州之腹爲賊喉要
故戍舊封多所廢缺蕃寇奔突無所限礙又相厥土濃
壤可出軍需遂疏其利宜請立耕戰三城募卒六千任
其事務農習戰永斥邊寇克富軍儲至二年九月秋成

境肅上錄其功詔就拜司徒宰以叨乘微効祇寄北都
及今五稔日懼罪悔靡違非據遂瀝誠拜章乞覲明庭
既蒙恩下允誠懇至十二月十二日遂得祇詔擁節趨
闕赴正仗朝聘之禮至明年正月十一日又蒙聖旨獎
加光祿大夫依前檢校司徒却歸本鎮至二月五日過
此因覽其重巒複疊積樹叅差汾水迴奔而潺湲天險
蔽抱而崇固可壯夫霸圖皇業萬代之基駐旆關亭吟
睇移景又覩中令河東公及相國令狐公左揆狄公相
國崔公來罷之題列遂輒紀其轉歷及往復所自云從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四

弟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坤男前叅
司禦錄事叅軍嗣宗並從行

河東節度高壁鎮新建通濟橋記

蕭

珙

蘭陵人

粵茲雄鎮實河東軍之要津封接蒲城當舜夏墟之舊
地有關曰陰地有亭曰鴈歸固晉川之一隅通汾水之
千派金城洶湧林麓森沉東控介巒西連白壁峯巔萬
仞壁峭千尋足食足兵有威有固則代郡鴈門何越之
有至若驛騎星馳華軒雲湊往返駢闐者皆中朝名士
悉息駕於鴈歸亭未嘗不題藻句紀年代也西南松門

洞豁逕通千里巖巘隱映用輸轡者居焉薄暝遺運者
衆混流箭激不可渡之雖有葉舟過者懷疑或覆衝谿
人或駐滯遊子凡經渡者咸有咨憤之詞伏會兵馬使
清河張公領是鎮初有關城居人百姓等偕詣柳營請
勅建長橋以導達津阻公挺僑人表導全禮樂器兼經
濟才爲時生深惻隱運良籌允所陳而召節級僉曰吾
北離旌棨南過斯軍致舟車不便衆有感容胡爲關河
字人遂請當鎮咸通觀音院主法大德普安激勸乃輩
結聚 鳧兼自減月俸以咸通九年戊子歲五月九日

興良工政 畢能乘時逐因便利出材勉爲甘言賞
勵短匠不日畢成是橋長一百尺闊一丈五尺下去水
四十尺勅置門屋立鐮鑰安華表柱俾閭者潔嚴掌轄
署其名曰通濟其橋南有古之曾氏石橋雖名揚寰海
而通濟之義莫大茲也由是自華亭鬪虹樑飛鵲脚架
雲棧迴朱檻化螭螭於洪波騰華鶴於朱戶炳煥方面
蓋以壯皇家天外北門之咽扼耳曩者亭際中流有怪
石蹙浪聲砰轟若雷霆震而不息兩堤人不辨其音狀
有蛟螭潛處其下居者嘗虞罕窺其禎咎公以建橋之

日奠饔酒祝之其聲頓止是 規風振俗兆應昭彰
故得磊落妖聲潛殄水府以表我公之勲業巍巍乎愚
才非敏達得不紀茲殊績輒綴斯文用刊貞石是十五
年壬辰四月十五日記

重修應聖公廟

宋 閻光度

昔隋氏末季唐祚未興四海黎民墜諸塗炭萬方豪傑
各舉戈矛駟虎兕以鳴張統貔貅而蠶食載血腥原野
暴骨成邱山時無定君人思眞主唐高祖執義爲柄唱
義成師嘯集羣雄肅清天下弔問亂世起救寰中師次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六

呂州前有勅敵攻則力寡戰則兵羸飛輓距前水潦爲
患疑慮不決人心復搖是時也霍嶽之神幽贊而起蕩
清逋役引導王師破宋老生霍邑縣臨汾旣拔絳郡尋
平筭掃欂櫨席卷氛侵擒竇建德降王世充大風起而
雲物駱除太陽出而露華冰鑱君臨大寶神有力焉論
曰天撥亂而啓聖功神獻竒而扶唐祚所以角力傑出
者爲唐之藉蜂屯蟻聚者爲唐之資而後立廟廷備洒
掃天寶中申祀典行冊命四瀆齒諸侯之秩五嶽符三
公之位冀州鎮霍山神封爲應聖公盖顯幽贊答靈貺

也西方之美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卽此山也酈善長水經云霍太山其廟鳥雀不棲其林猛獸常守其庭卽此廟也設險負固排空聳高東會太行西偶姑射扼夷護夏却敵藩邊不可議也吐翠含芳羅植萬類出雲洩雨沛潤百穀卽春秋以生殺同天地之長養不可窮也戎師天水趙公節制是邦於今八載衽金鉞按琱戈登將壇分戎闔下車而民悅考績而政成敵不侵邊人皆勤業鄉閭豐亨地方肅靜盜賊屏息以義安都維那魚璋等廣化羣心復構新殿侔諸大壯煥乎成功雲攢蟠螭之梁似生巖嶂魚貫碧烟之瓦誕下汀洲復嚴如在之容永享惟馨之祀將傳不朽是述斯文乾德五年歲丁卯四月六日記

贈尙書祠部員外郎文府君墓志 文彥博

夫水之有原原出之深者其流長人之本祖祖德之厚者其嗣昌噫原深德厚者見之吾祖祠部府君矣君韓銃字挺之本姓敬當晉室以犯高祖御名改賜今姓取文象也至聖朝以避翼祖廟諱遂不復舊有媯裔遷於齊子完之孫以諡爲姓自時厥後胄緒益蕃或占籍於

平陽或流居於蒲坂八代祖太尉平陽王有大勳力於中宗載於國書可攷太祖晤太和中由鴻臚丞辟北都留守判官曾王父穉時以明經中第守汾州叅軍未幾留判歸老於西河叅軍榮侍於膝下且又嘉是山水樂其風土乃自河東縣之同果里徙居於是故府君今爲西河介休人也王父沼澤州錄事叅軍烈考崇遠長興中守遼州平城簿與晉高祖有豐沛之舊天福初龍興大夏鳳起晉陽遂以協贊之功亟昇出宰之任授代州崞縣令稍遷并州太谷令帷幄之助居多而綿上之封

蓋薄方將偕隱以保天和屬劉氏偏羈於太原選用俊賢縻以要職而又兩宰劇縣載更都轄而考終於家有子二人其長蚤亡府君卽其次也始以蔭補郊社署丞尋辟石州軍事推官太平興國中武車載駕王師有征後主率并民因壘太宗皇帝霽陽春之澤封歸命之侯凡劉氏之舊臣率度材而被用時府君方以府退便於家居且以頤養爲懷無復出處之意雖詔書搜訪州司敦遣竟以疾辭不克上道常以杖履浮沉於鄉里頗用文酒燕樂於朋友故與進士溫夢說詩舊崇果詔休輩

有世外莫逆之契藥餌弗驗壞梁斯及以至道二年九月三日啟手足於晉陵里之第享年五十有三府君始娶王氏故戶部郎中丕之女也生慶善之門稟柔懿之德天奪其算先府君而亡有子三人長曰泊今爲司訓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使次曰淳郊社齋郎次曰淵未仕而亡有女一人適史氏再娶郭氏有子一人曰渭府君以長子登朝邁慶凡四追命爲尙書祠曹員外郎夫人追封臨沂縣太君娶耿氏有子一人曰彥博卽府君嫡孫天聖五年春進士甲科今爲殿中丞知并州榆次

縣權倖西河郡事而耿氏蚤亡亦以彥博預殿閣之引籍邁農壇之展禮德援恩例追封扶風縣君再娶王氏封永樂縣君有子一人曰彥若應進士舉有女二人長適將作監主簿鞠齊鄉故天章閣待制咏之子也次適進士成偉殿中丞元吉之子府君之次男淳始娶郭氏冀氏皆蚤亡今娶武氏有子四人長曰彥先次曰彥國其次幼涓娶王氏斯皆府君貽謀積德之至厚故子孫錫美流光之寢昌也彥博之生也後不逮事捧遺硯以出涕瞻畫像而下榻嘗立侍於父叔因習聞於話言曰

惟府君局量宏深性資端厚德行著於鄉黨仁愛洽於
族姻希蜀嚴之沉溟達義易之素履善教諸子俾紹家
聲惟以清白傳家不以產業爲事識者以府君爲林宗
千木西河之後出也所不至者壽耳府君棄代之年權
窆於里第之西原今卽眞宅以明道二年十月十七日
已酉得吉卜於靈石縣之孝義原祖母臨沂太君先葬
於介休之西原陪祖之舊封松檟美茂不復遷祔從古
禮也禮曰銘者稱先祖之美表孝孫之心也庸刻沈礎
以識佳城銘曰王父之德柔嘉維則行有枝葉信著金
石州黨胥化宗姻是式跌巖文石涵泳典籍美璞中存
含英內蘊道屈當世慶流後昆祠曹追命密印推恩綿
山南峙汾水東瀾吁嗟佳城茲焉寧止爰石勒銘徽音
無已

宋節度使高公神道碑銘

王 邇

惟高氏爲河西大姓世有顯功勳在王府威震夷落自
領軍而下枝分派別散居於延安綏德平陽者不知幾
何人本其忠義相傳繩繩翼翼大者侯封小者材進雖
山西氣俗漸磨使然而大門功德畀付有以高祖諱思

仕唐末以破賊功爲工部尙書綏州刺史領軍諱君立公之大父也父諱文岷始爲本州衙校以計破叛羌逆謀殺其愛將卒完城以歸於本朝太宗嘉歎委以邊任終汝州防禦使累贈定國軍節度使公卽定國第三子也諱繼嵩字惟嶽以將家子結髮從戎有志於功名故歷任未嘗不在邊要而所至有威聲治狀可述眞宗東封霽恩授右班殿直祀汾陰禮成轉左班殿直定國遺表轉右侍禁差晉州兵馬監押就徙晉隰州巡檢用方略捕殺強賊史胡子以功賜勅書獎諭改左侍禁又遷

供奉官移秦州床穰寨兵馬監押累戰以多就移環州管界巡檢時吐蕃叛命公以輕兵入討焚燒族帳殺獲甚多西賊畏服納降乃還朝廷酬勞特授闔門祇候移晉州兵馬都監改晉隰等州都巡檢使就徙原州駐泊都監兼泂邊巡檢使先是環州招降吐蕃酋豪數十族聞公來競越境犇走持物以獻公犒勞撫慰而遣之其威惠感人心如此就差知原州移知鎮戎軍龍圖閣學士王博文舉公實曉軍機諳練邊事轉內殿崇班坐公累移陝州駐泊未幾轉內殿承制移知火山軍改禮賓

副使充邠寧環慶路駐泊安撫都監知環州累遷西京左藏庫使公勇而有謀臨敵未嘗挫折前後屢奏勝捷仁宗遣中貴人傳宣記錄姓名將以擢任至是乞朝覲稟邊事詔俞其請到闕侍射後苑一發中錢孔賜銀絹一百疋兩袞衣金帶奏對稱旨擢授昭州刺史知慶州有戍卒謀爲亂逐指揮使周美欲殺之美挺身歸公衆畏公不敢動縱其餘黨誅首議者十七人除詔美之官至節度使復移知鎮戎軍羌人素畏公名望風遁去邊境清肅民立生祠至今奉祀不怠又遷保州刺史當時

大臣范文正公韓魏公最知公爲可用力薦引之嘗命副魏公爲契丹國信使以疾免魏公亦以公故辭不行康定元年九月七日以疾卒於鎮戎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諸孤護喪歸平陽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葬於霍邑縣永太鄉庫拔村有故人焦拱實銘其墓公娶史氏封河南縣君生子男八人永信永友永誠永堅永洙永竒永亨永宣後以子貴累贈定武軍節度使諸孫蕃衍碑陰爲譜以系之大觀二年公之姪孫洵爲皇城使馭歷二廣間朝廷方且選任皇城君侯羣從游宦

四方族中旅殯而未葬者六十人慨然怛傷以諗朝廷
恩許移本州兵馬鈐轄聚族營辦富者輸貲貧者効力
二年之間以畢其事而夫人史氏至是而合葬焉且謂
公功烈如彼懼其無傳欲立碑以表其墓以行狀來求
文於邇邇鄉里後進也猶及識公之二季永竒永亨今
皆亡矣永竒輕財重義渾厚長者永亨沈鷲好謀恢廓
有大志所至立竒功尤知名於時亦可以槩見公之遺
範嘗拜公之畫像真一時英偉人也辭不獲免因爲論
次之如此史氏謂三世爲將道家所忌東漢耿氏自况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十二

而下累葉以功名自終其獨能隆於當時者豈徒然哉
觀定國公保全綏州以五縣之衆歸於我朝使其人去
彼凶虐復爲王民方其迎拜鼓舞樂趨皇化其功德被
人者豈有窮耶宜其後世爵祿未艾天之報人固其理
也銘曰大河之西高氏世顯赫赫定武蚤以才選謀之
其臧勇於義戰帝用疇咨委茲方面

霍州新遷學記

元

段成已

自京師至郡邑皆有學學皆有廟以夫子爲先聖郡守
邑長徧天下得以通祀古也兵興以來廟貌盡廢人襲

於亂目不睹瑚簋之儀耳不聞紘誦之音蓋有年矣國朝開初復儒生之家以勵天下恩至渥也而四方之遠民未盡勸訟未盡息餘風遺俗狃於舊而未盡移易者何哉人不知有學故也皇帝臨御天下庶事皆有條貫越明年分置學官有司以治道先後之不同故郡縣之學或有興與未而霍之爲州又當河東南北兩道之衝在職者簿書期會之隙奔走將迎日不暇給其於學尤不易議至元二年夏四月韓侯爽來典此郡下車按國之故謁先聖於廟廟學遺址莽爲瓦礫惕焉而懼蹙然

徵傭僦工人克用勸功未訖賈侯來代徹里伯喜事之
集以不與始謀爲歎贊其成愈力歲丁卯冬十一月正
室成栖神像中配以顏孟十哲廟貌隆峻觀者起敬而
師儒之室講肄之位其餘材猶足以卒事迫於瓜期以
遺來者喬君以三侯之命丐予文予以久病爲解而請
益堅迺諗之曰子產不毀鄉校於鄭訖春秋世鄭不乏
爲禮義之邦文翁興學於蜀以蜀之鄙夷其材與鄒魯
並而號稱易治子產文翁之政美矣使後來者繼之亦
如賈侯之代於前增而築之恢而大之他日俊民之出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十五

中鎮廟記

劉 祁
雲中
人

九州皆有山必以其魁碩偉傑者爲鎮謂其能蒸雲洩
雨障敵固圍繫民望而安地德也故其神必廟其廟必
爵有天下者以時舉禮典遣吏薦享祝文自署名惟謹
所以崇祭祀之儀昭誠敬之道交於神明以祈景福周
禮職方氏載九州之鎮山在揚曰會稽在荆曰衡在雍
曰華在豫曰嵩在兗曰岱在青曰沂在并曰恒在幽曰

醫無閭在冀曰霍名於後世不可易惟冀州據北方地最曠邈河東尤稱山水之雄而獨以霍爲鎮意其巍大隆峻深厚廣博子諸峰而隸羣垤其氣象有以冠境內余嘗見晉人談其山跨趙城絡洪洞瞰平陽而萃秀於霍邑東北橫壓汾流與太行接遠而望之如疊屏如列壘崱嵒率嶺撐九霄納三光岌岌凜凜掩厯山而吞姑射矣神之廟侈於唐貞觀間厯代增修爵則先公後王公曰應聖王曰應靈起唐開元迄宋政和益著朝家以時祭不少缺邑人奔走奉事儀物爛然其靈應隨感而

有蓋不可殫紀金貞祐之亂河東河朔名山大川神祠無不灰燼瓦礫一空是廟也巋然獨存可謂異特其年深歲久摧頽罅漏日就湮廢里翁邑士跂盼賫咨是則崇飾汎掃之力其待人歟惟中書省左右侍郎中李侯貞一旦謂其府官張仲良暨寮吏曹經曰茲吾鄉標望四海所知而坐視荒寂顏實有醜遂乃發財募工相與經營由達官貴人及浮屠道士之有職者同聲趨應風動雲委輦木於山陶甃於地市丹碧於四方喘汗供給莫之敢慢蓋經始於壬寅之四月迨仲秋畢工於是椽

之腐折者完瓦之缺碎者易壁之傾圯者圻棧之雜駁者一華榱文柱煥若一新啟帷幕拭珠埃而神像儀衛整整皆有生氣若欲起立邦人過客瞻拜奠酌加肅敬而山之雲烟草木亦皆改容動色蔚乎爲一郡之光亦可壯也時余在安陽聞之恨未得一謁而李侯書來曰今茲廟事告成鄉人父老皆欲刻文於碑誠得吾子筆爲幸假官戒行不獲走請於門惟吾子圖之余謂舉曠典修廢事奠神祇崇祭祀非常人所能也李侯自少年騫躍臺省出而贊謀帥幕以才氣聞一時今有此舉甚

偉其府帥寮吏皆知爲政佐長之道合心叶力以成其事皆可嘉乃直書其始末且爲之詩使刻之其詩曰奕奕霍山冀州之鎮南臨澤潞西界汾晉崔嵬磅礴雄峭巖嶙草木蕃滋雲雷奮振倬彼神廟有國所修膾牲馨醪以薦以修迺興祀禱迺事觀遊冷風甘澍一方蔭庥世遠年湮祀典莫舉木老瓦腐不可觀顧鄉人興嗟無力完具惟神鑒茲亦不以處卓哉李侯倡率經營扶傾補頽半載告成麾幢鮮麗圖繪精明萬民瞻揖鬼神亦驚里閭父老再拜感泣自今以往神來血食吾兒得耕

吾婦得織歲稔家安皆神之力奉承祭薦無怠無嬉何
以示後刻文於碑茲山之久天地與齊茲廟之傳與山
無移李侯之名亦廟之隨千秋萬古神之聽之

神泉記

至元十二年

高鴻

隋末天下大亂太宗起義兵於太原過介休爲呂州宋
老生據其隘而不能前時有一白髮老翁告之曰鹽商
古道太宗棄輜重潛師宵進巡霍山而南次於東城是
日軍中闕食原谷無水太宗患之仰天祝曰煬皇不道
萬民愁怨天實肆予克除暴亂何困我如此會杜庄大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十八

族杜十萬者獻糧數十斛或又報主之乘馬跑地而嗅
顧人長鳴侶有所告太宗視之解其意親曰劔掘地泉
水涌出將士驚異而賀曰天贊我也號馬跑神泉明日
與老生戰於彘澗之北隋師敗績老生死之於是唐兵
大振長驅入京師如蹈無人之境及隋滅而太宗卽位
封霍嶽中鎮爲應靈王建祠於山中令歲時致祭拜杜
十萬爲大將軍且多賜金帛杜公辭曰臣世本農家以
父祖之靈衣食稍備但所居之地不可鑿井艱得之貨
唯水而已富與貴非臣之所欲也帝遂曰馬跑神泉賜

之勅有司禁隣邇之民無使侵用穢汚犯者有罪後人相因世爲水例舊有碑記干戈焚蕩日來不知所在至大元至元九年予曰省椽除本縣尹久之杜庄編民訴有違前水例者乞懲戒命吏治其事被告之徒懼罪立約告和准詞後復給公據於官仍求文於予請刻諸石永爲照用就採耆老之言乃爲之記

霍州創建公宇記

元學正 王士禎

聖元一天下雖荒陬遠郡往古之不能臣者莫非政令之所及故命宗室之近者王重地以寧遠人歲終朝覲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十九

往還而霍郡適當其衝於是以郡廨躡爲行邸且慮其隘陋不足以容散處間井以爲民病故爲廣其堂室多其廊廡以居之迄大德七年秋仲六日值地道失寧民居官舍震撼摧壓蕩然無遺越明年秋監州乞舁不花知州李伯淵同知石思仁州判趙拜要反相爲謀曰天變之後民未寧處雖吾輩之居僅足以客膝但免於露亦已多矣惟是廨舍爲理民之所且宗室之過者寓焉營建之務孰急於此是故俾所隸三邑分集其事正堂五楹靈石治之挾堂爲舍各三楹趙城治之霍邑治其

兩廡舊各十楹今輟其五俟其稔歲議之命主靈石簿
孟祐兼量其役基構甫興今監州失刺不花至郡憾始
謀之不及蒞其事益勤落成於大德九年夏四月俾予
記之予忝居學職不敢以拙陋辭故爲書其始末如此
使後之來者得以覽焉

元初經始公廡橋道記

失名

長生天之力中皇帝福蔭裏拔獨大王令旨札魯火赤
那延塔刺忽反劄付行中書省胡丞相宣差平陽路都
達花赤薛閣官人一同商量了呵交程榮克霍州長官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二十一

復立城池起蓋公廡通管霍邑趙城靈石汾西岳陽五
縣署事勾當依奉外竊以霍山屏峙造父之封存彘水
環流呂生之邑在當魏曰永安郡迄隋爲呂州藩鎮傳
今歷年也遠胷襟復古何代無人有長官程公者平陽
靈瑞安生里人也諱榮字顯之少嫺武畧交結雄豪本
縣介於汾霍之間兩路喉襟雖當平世猶多艱阻貞祐
以後兵革連年擇木之鳥無歸弄兵之盜孔熾縣庭不
守驛路難通庚寅冬十月車駕南征經過魯班纏一帶
御攬得最係河東衝要關隘命公爲元帥掌領太原路

軍兵監修橋道復立本縣防送往來使客祇應大軍交通商旅以數載守禦無虞朝廷嘉美宣降金牌賜名紇纏國勾當又甲午秋七月重受皇宣特委提控平陽太原兩路橋道丁酉春正月奉前件札魯火赤那延劄付復立霍州當是時也倉無見糧市無片瓦公授任而後卽以已之餼牽館穀使客外顧命水工代運材木經始公廨又能悅以使民人無遺力親勸良匠木無廢材以至於市肆屋宇煥焉一新其度乎不日成之功也意者使百世之下見其城市廨宇者僉曰程公所建英聲茂實垂芳於不朽勉依實錄姑誌其大畧而已至於財用之資椽間之數有司所存此乃畧而不書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二十一

重修漢淮陰侯廟記

元集賢學士歸暘

靈石南二十里有廟祀漢淮陰侯廟巋然踞道上南北過者多人謁至正庚子夏前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某河南行書叅知政事某過而謁焉懲其久不治日入於壤各出私錢付縣主者重修之侯漢佐命臣也有大功世咸思之故祀之也侯之功在漢漢祀之可也夫何祀之今尊有德貴有功古與今一也侯之功可貴也貴

之斯祀之矣又因以爲勸非有私於侯也世之稱侯者類曰善戰吾以爲不知侯夫善戰者以殺人爲功者也殺人爲功者庸可祀乎殺人而祀之是率天下以殺人也方項羽去咸陽歸彭城也諸侯皆其所樹置天下莫強焉高帝失職王漢中崎嶇山谷間栖栖然如遷人爾天下之勢以爲在項王者什九侯一起爲將漢遂爲雄拜而上坐從容數十百語而項王之爲人與其所以亡及漢之所以取楚者莫不具漢卒用以帝四海其得與張留侯蕭相國號三人傑識者以爲在此不獨以其戰

也天下不爲漢則項王帝項王帝則生民之禍未有所息也有功於漢亦有功於天下也有功於天下者可無祀乎或曰侯以大逆死功固不足以盡之矣雖不祀亦可也夫天下之所知者侯之功也其罪則漢獨知之漢知之而天下不知孰明其爲誣也天下公論之所在也淮南王布亦有功於天下者也未聞有祀之者以其反也反而祀之則亂臣接迹矣靈石之有廟何也侯所經也靈石者自漢適趙之道也侯嘗王齊與楚矣而本侯之功者史所稱也且言祀侯者以其功不以其爵也廟

始金明昌大德嘗增葺之聞有故記石勒而文不屬所
可見者如此也

頒書閣記

明學正
曹端

道在宇宙間充塞流行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若
夫率而行之則本乎德行而莫大於三綱五常明而傳
之則托於文學而莫精於六經四書苟微明而傳之者
則率而行之者寡矣是故由一心一身以達之家國天
下皆不能無一治一亂而充塞流行之本體則自如耳
邃古之世相繼而作君師自皇而帝而王雖應時稱號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二十二

不同而道則一其謨訓莫不孔彰焉其典法莫不垂憲
焉至我先師孔子則道其道而德其德惜乎無時與位
要之公天下之心則一而已是以取前聖之法之訓誦
而傳之於其徒贊修刪定以成六經爲萬世則又以帝
王大學教人之法詔門人曾子述而傳之爲大學曾子
有子又筆夫子傳道之語爲論語至子思之作中庸孟
子之述七篇是謂四書遂與六經同爲載道之文經世
之法嗚呼孔門之學一帝王之教耳帝王之教一天地
之化耳豈自私用智者比哉降自秦漢經殘教弛由是

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剝爲功而不求乎窮理修身之要其甚焉者則遂絕學損書而相與馳驚於荒虛浮誕之域道之不明不行也固宜逮有宋濂洛關閩大儒輩出其於天地人物之理古今聖賢之蘊靡不精究厥衷說有宗指道雖賴以明而行之者尙寡欽惟我太祖高皇行帝王之道紹帝王之統滌三代以下之陋習還三代以上之淳風所謂闢乾坤於再造揭日月於重明其作大誥三篇真足以邁五超三爲臣民福壽之至寶也太宗文皇承大統宣重光萬幾之暇乃與儒臣

講明帝學切劘治道精究千聖傳心之法而爲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與夫爲善陰隲孝順事實諸書悉頒賜天下學校以爲明道作人之具猗歟休哉端先正霍州學乃與諸生卽講堂後龜頭作重屋貯之逮再正是學與州之守相庠之英彥郡之諸先生計新大成門作講堂抱廈經始間黃門李公錫繡衣羅公信僉憲高公英以軍政按是州爰例謁廟勸學知之僉曰與其堂前作抱廈弗若堂後爲重屋以貯頒賜書籍端謹諾之暨書生白之司土時知州寧津趙公凱同知溧水葉公茂築而

復之尋爲雨水所圯復白州倅建德徐公鎰再築之包以石完固整齊號爲石址建閣於上時州暨隣邑官吏士大夫靡不樂以貲力助之經始於是歲春仲至秋孟而落成焉咸謂端曰盍志於石端曰無石太守趙公卽以家蓄成石遺端遂不辭而謹爲之記

祭中鎮山記

成化乙酉

本州學正 吳 棨

天下有五鎮中鎮霍山一也鎮在冀甸自三代前已入祀典後祠於隋爵於唐而宋則兼行之我太祖始正神號祀禮復古列聖相承一循舊制皇帝卽位之明年改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二十五

元成化理宜告祀迺分命近臣奔走四望夏五有事於中鎮霍山之神而刑部侍郎太原周瑄實職其事陞辭之日皇帝若曰予以眇躬負荷宗社實賴山川之神贊理化機爲生民福爾侍郎往代予祭惟敬惟誠度以徼神惠公受命卽兢惕自持若與神接兼程而進不葷而食不容私謁以貳其心不事刑獄以撓其志不以公便眎其家不以位高侈其奉其積誠之初何如爾使車未至下令有司毋取民歛怨以瀆神毋執事悖禮以慢神毋矯爲崇飾以要神凡與祀事罔不致謹其積誠之中

何如爾昔奉使代祭從以藩臬公今單騎至霍節民故也昔之行禮多事簡便公今始末自盡重神故也夫在他人違恤民隱公又以暑爲病必均衆力且戒勿亟其積誠之久又何如哉夫至誠感神理不可誣况誠如公者耶是月乙酉昧爽將迎牲而雨公憂之頃卽雨歇道行幾二舍陰雲護日絕無暑患異也至山下人方困汗忽清颺自谷中來嵐氣瀕洞祥光騰糅似有神物寓其中者尤異也及壇所省牲甫畢大雨如注凡有執者咸慮之時柴以陪祀在列乃曰公能以誠事神神固屢應

之始然而卒不然是神不終其賜也神必不爾言未旣雨果止此尤靈異之大者是夜天朗氣清月星明稀公乃四鼓起以事事但見簪笏儼然容儀愈肅所謂明惠以薦馨香神其吐之虜嗟夫鬼神幽暗也公事之如此其至則凡立朝行已忠君孝親事功之大德業之盛固不待言可知矣茲卽公事神一節勉爲記之而系以詩
庶使立言君子知其顛末云
聖皇御極徧羣神一代欣
觀祀典新使遣九重推上相禮褒中鎮爲斯民天香散
處雲烟合仙樂鳴時俎豆陳玉節佇看光復命定知加

勞表忠純祀隆中鎮命臺衡內外森嚴總一誠俎豆未
看陳殿陞風雲每見格神明功齊山嶽仁恩重妙契陰
陽禮樂精四海若教俱歲稔敢忘君相致昇平

重修儒學明倫堂記

劉

煦

州舉人

霍爲平陽要郡雖帝澤所漸被其諸士之習藝窮經者
率硜硜膠所見不越拘攣豈唐風質嗇之遺而未探聖
人傳心之學耶嘉靖丙辰太守元泉褚公來視政重有
感焉獨毅然以心學開士習俾教真而才裕軌立而德
章由是朔望謁先師如禮卽退而進諸生於明倫堂援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二十七

經義以闡聖學嘗曰士非學之難而廣所學之爲難陋
哉斯堂士可知已遂諏吉聚財撤舊堂爲五楹諸凡齋
舍門垣舉高敞宏麗煥然鼎新於時士咸得登堂受學
矣旣乃取歷科會試文親爲點竄不滯不浮稱理氣於
度則於時士舉的然知文在茲而浸浸乎廣業矣又慮
士習競浮末而無得於心也遂以其所自著四書解書
經解先後畀諸生棗行服習之於時士始知所用心而
不詭於正學矣復視郡西北有隙地若干武實當其勝
而會其靈卽創霍山書院以羣士之俊彥者曰霍人變

其選於此乎乃中爲講堂三楹前門坊後齋室左右翼以書屋東西峻以棘垣井如飭如真吾霍所創見而改觀者豈直輔學校之不逮而已哉今年夏功旣落成而民不知擾士咸奮興於是庠弟子員劉選喬瑋輩相率來問記余惟以公之所以教士而誘之者旣明備也余何言然竊聞士之所以爲學莫要於務實學實學者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吾心而至足推之於用則有餘士苟知此豈

直登斯堂入斯室以懋乃業將聖學之廣大高明精微蘊奧咸思深造自得內道術而外聲名先德器而後藝習矣矧今我聖天子久以敬一之心學化天下斂才取賢惟求士之實學以建士勛甚急而良大夫若公者乃獨以造就士爲已任務期得真才以効實用於國家顧學不務實而荒乃德棄乃才藝則咎將誰執哉故余敢以務實學之說爲諸士申告蓋不獨親民者之意而古大學教人爲學之大方固如此公諱相字朝弼浙海寧進士歷有善政此其見於學校云

宣貺眞君廟記

本州舉
程睿
州人
訓導

天地之間羣祀不一亦各有所主焉主京國者諸侯得以祀之主百邑者臣民得以祀之吾里霍太山有觀墀二郎神卽史記所載現於王澤之三神也一廟在簡城一廟在岳陽一廟在霍邑皆主百邑之祀當是時趙襄子神授竹筒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旣曰天使必能體天而行也故其靈驗捷如影響唯天極乎至誠之妙造化有跡而可驗如日月星辰雨雲霜露萬象覩焉使乎天者必能體此而行亦有跡而可驗故休咎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二十九

灾祥盈虧消息悉能符契於人據竹筒書授原過於王澤云三月丙戌使襄子反滅知伯至日果如所言其後天厭隋亂又化爲白髮翁指唐高祖於千里徑進兵以敗隋非有跡而可驗歟且興趙滅智氏天也興唐敗隋亦天也天定冥漠之機而陰泄於陽明之域豈非至誠之神能運乎在天之靈將以致人心而契天心者乎不然何其靈之驗也如此哉宜乎享百邑之祀血食千古而不泯也一旦建祠里民卜於霍太山南崗上木作巳具而欲構焉其夜合村驚駭家家牛背如洗何其異也

明日視之南崗木作之具罄遷於北崗之上遂廟於茲
名曰觀埴嵯峨突兀襟帶晴嵐跨揖川壑甚聳人瞻仰
可不偉歟迨宋徽宗崇寧五年勅封宣貺眞君迄今歆
祀者奚啻百邑而已芳隣接壤涓埃承奉者歲歲不絕
噫神之所以爲神者必順乎天之道則乎天之明承乎
天之命行乎天之事一至於誠而已此靈之驗於人者
蓋由此也或曰夫如是何不使百邑之人惡者禍善者
福也耶余曰禍福天也善惡人也非求可得非禱可免
神豈不監諸善善惡惡可不日省於心乎余生斯境內
見如斯境神誠可敬而可畏也况涉獵諸史五六十載
間未有若此輝赫詳著於史冊者亦未有若此父老相
傳爲口碑者余忝師儒苟不纂述其始末恐世遠而人
忽也以俟後之君子有仗義者碑焉欲垂千萬世之下
愈加敬焉斯吾所願遂爲記之

增修儒學碑記

韓廷偉

粵自學校之設所以儲養人才奮庸明世而鋪張太平
矣故凡守令於六事之克修以興學爲首務乃其常也
霍之在昔科甲踵不乏人五桂八鰲之奇三晉稱盛焉

邇來視前少異是在柄治教者不能不勤諸慮也前守亦有嘗作興之者中輟於擢去迨今守暘谷李公質稟沉潛治識緩急初蒞政當沁源土寇嘯聚東山劫掠隣境延及於霍公方以躬督勦捕爲事他弗遑及數月盜平賦稅之期已逼公承上官委任者無寧日故雖存心興學亦惟委者激之發怠者策之勉才者優禮之俾知勸急者周恤之俾有資而已壬戌秋孟適值見川陳君以浙進士來掌教事公乃進諸生於明倫堂曰作興人才此其時矣遂供廩饌五日一會作舉業藝文以陳君

主其事錄其尤者進於公公親爲點抹一時士子咸知奮焉且曰斯亦可以進其功也尤不可以不倡其氣乃於廟之西關門通路創會饌堂三楹相對於東樹儲賢育才二坊於左右門外增建號舍於霍山書院凡有裨於學者則卑者以崇塞者以通辟而隘者殖且快規制宏廣丹碧輝煌則士之出入者足以豁其懷抱往來奔趨者足以壯其觀瞻人皆知道之可仰儒之可尚禮義之風可興矣將自無盜之可平無訟之可聽也是舉也暘谷公可謂知先務者歟雖然余尤有說焉夫備廩饌

廣舍宇者有司之修學也明倫理敦實行者諸士子之修學也利用國家之器不自今伊始矣乎若夫工文墨以要利達便身家之圖焉不惟有負於明公抑亦有負於明時矣諸士其勗諸暘谷公李姓諱春河南臨漳縣舉人謹記

新建霍山正學書院記

知州 褚 相

霍州古霍山中鎮爲陶唐之故都我聖祖混一之後又代府分封迪教人才莫盛焉惜古無書院之設專師授受以闡揚精一執中之心傳博約誠明之大訓時嘉靖丙辰予忝守茲土辱諸生之不鄙視予以有聞共期講劘此學以上追河汾先輩意非不盛也但聚誦無所良負有志者進修予遂卜州城太清觀東隙地五十武中建爲端範堂三楹暨門坊二座若左右東西則以次而列名曰霍山正學書院雖執經請益未必盡羅三晉豪傑而予四子膚解亦或可探心源而窺理窟豈直匡翼夫學校之不逮已哉姑誌其事於石以告來學

新建陶唐谷堯祠記

褚 相

陶唐谷去州治東三十里許古稱唐堯避暑行宮帝嘗

憩於此以紓隱懷以貞道脉以加志於深谷窮山之遺
黎仁摩化洽而吾霍爲甚豈曰放浪形骸寄傲山水已
耶世至三代名存而迹亦顯降叔季則漸夷爲釋氏莽
爲空谷而帝曠蕩優游之澤漸滅殆盡嘉靖丙辰予承
命來守霍甫入境眺覽山川之勝而聞唐谷尤奇遂諏
於鄉之人士僉謂唐谷遺勝莫埒焉而剝迹可慨一日
予政暇率二三僚友輩迤邐入山尋繹唐谷之遺踪見
羣峰四合孤泉獨噴叢壑茂林繡錯殊狀嘆曰奇哉信
有唐氏之遺太樸不漓山光凝瑞帝之精也流雲飈迅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三十二

終古不息帝之神也巖花爭葩景物競麗帝之春生也
鹿豕潛形禽鳥無韻帝之秋殺也追其世想其迹恍乎
若身履大庭而披拂仁風於千古之上衆皆慨然興思
以是爲聖化攸繫也予輒與鎮國將軍聰復捐俸暨州
人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通其塞闢其隘輯其居高
其垣崑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奔走瞻嘆翕然益
起其尊崇敬事之心帝澤之曠蕩優游者拜其容而羹
牆如見矣入其谷而帝力再歌矣挹其景光而相忘於
不識不知矣嗟乎由今視昔雖世有升降俗有淳漓而

吾人性之善則一也孰謂帝之澤斬於今日哉觀者可
以興矣舊本無祠今東建爲三楹內肅其象而外軒其
宇崇偉觀也西有執中堂昭正學也左右有碑亭二座
誌始末也其間上下登臨以暢覽勝有玉泉亭有浩然
亭雖未足以盡達人幽士之懷而帝之所嘗留憩者亦
庶乎可模繪其萬一予不穀幸親民於茲土敢不稽首
颺言而續擊壤之遺音乎遂歌以忭曰天地高廣日月
昭明泉流不息山鳥無聲我亦何有浩然同形僉曰善
茲舉也誠不可以無識謹紀其事於石以昭來世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三十四

祭陶唐谷堯祠文

褚相

惟帝大哉爲君巍乎立極百千萬年瞻仰靡及文武聖
神雖不可測木石泉流孰非餘澤嘻未易悟者帝之心
所可憩者帝之迹相等忝土斯官羹牆在望惟茲仲秋
式陳蘋藻惟帝鑒之歆之尙饗

玉皇廟禱雨文

褚相

維帝闔闢兩儀覆育萬物無好無惡不忌不克立君爲
民司牧勿失風雨調馴元功四訖胡春入夏遽頌旱酷
意者守吏不職刑或含冤政多失格上千天和下貽民

戚災沴移譴日夕惶仄設壇於前懇禱於側迄今旬時未見帝懌霍山藏雲汾流竭澤國賦無倚民食告急四郊皇皇興哀抱泣大哉我帝能勿矜而念之乎臣相忝茲官寧使罪臣一人毋使久瘠之民困至此極不然豈霍之民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明威帝將罰而懲之與夫薄罰示懲帝之威靈亦彰矣遂棄而絕之臣恐帝之慈仁不應若是之慘也矧民之所賴者食食之所賴者天而帝又所以主宰乎天若風伯若雨師率從而驅之今臣不得已而有求於帝而帝無以應之則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三十五

民將何所恃而帝亦何以惠斯民乎臣本迂愚殫衷潔慮惟切民愁罔知帝懌惟帝鑒之哀之活數萬之生靈保無疆之國脉無任踴躍祝頌之至

堯祠記

喬承詔

州舉人

郡附霍太山故環郡皆山也其東南有陶唐谷者遠邀岩壑俯瞰川流岑麓幽蔚一郡之奇觀也舊傳帝堯氏都平陽時依玉泉避暑谷因名焉中有寺二創始不可得詳嘉靖初郡鎮國將軍聰復招僧助資廓而新之遂爲名勝區然未有議崇堯帝者堯大聖人繼天立極爲

萬世心學統宗顧嘗經歷此地乃俾久滯於釋子莫克
釐正識者惜之今戊午春太守海寧褚公督農原野因
率州人士登躡其上探幽景聖第見梵宇留空谷至其
所以名谷者則泯泯爾也公慨然曰因名覈實以闢邪
崇正吾其任之卽出俸募義禁樵人夷險道撤淫宇擇
州人之慎敏者事厥事就山徵材任力易舊爲新中建
堯廟三楹翼以齋堂構以碑亭表以門垣坊楔鼎然秩
然而規制廣備再越月告成事民不知擾公自爲文祭
告之遠近至者咸謂崇聖有據而命谷之義不虛時予

獲從公往樂觀厥成因颺言曰茲役也心學見矣而與
政通焉遊觀已哉夫妥像以存神毀淫以閑聖禁樵採
以培基平險阻以廣趨役土著則民不勞仍舊事則費
不侈時秩祀則農可勸偕士類則教益貞合此數者以
治心之著也政之善物也而有其序焉故君子務崇正
學以存此心心之存爲敬敬而後遠邪僻邪僻旣遠則
趨向可端而基本得以培養然養莫切於愛民故節勞
省費務穡重農養道具矣時與郡人士跡堯之墟以樂
堯之道則正學益肆以闡有教興焉是皆本我公心學

之淵源於堯者出之以盡制經政淑後範今豈直爲斯
今遊觀地哉僉曰躔哉言矣存心以重祠祠以廣敬敬
以臨民於治郡也誠有裨益已是不可以無述若其識
之以遺後人俾勿壞予遂忘其愚昧僭此一言鐫諸小
砥其諸協義助修功費民氏則附見碑陰焉

南山塔記

署學正
陳瀾

蓋聞天地儲精山川鍾秀在昔賢聖之生恒由於此然
而高下適宜遠近協應則又非天地山川之所能及者
故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聖人任焉其機交相贊也而效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三十七

亦因之惟茲霍郡密邇堯甸環山帶汾規制備矣風淳
俗厚人文著矣夫何邇來稍弗前逮聖天子臨御三十
有九年臨漳暘谷李公以中州進士拜命守霍比至適
值年難土寇淵藪於東山蹂殘靈秀亦足爲山川之羞
矣公約衆矢神三擣巢穴不踰旬而盡洗之又踰年政
平民足百廢適舉獨懼人才之弗振也躬勤課業日供
會饌猶以實效未徵爲言客有復於公者曰人才固在
於作養尤關於風氣霍之士得養於公者備至矣盍起
文峰於午位以迎地脉以端朝拱亦幽贊默成之道也

公曰有是哉擇日相宜上下周原得南岡之枝以定其基出犯贖材木磚石數萬計委陰陽官張恕綜之鄉人好義者爭輸財樂趨事晨夜展力不三月落成予叨署教事於茲庠適逢嘉會仰見治功千載一時也人才之盛不具見乎因名其塔曰暘谷取面南谿壑之義且脗合於公之別號欲誌久而不忘也其制崇高數仞壯瞻觀也中通以階預登臨也內肖文星參鬢宮而協應候也增建祠宇門亭綽楔周垣從民好以衛塔也是舉也賢守爲士之心亦甚殷矣予復何言哉昔柳子厚云地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三十八

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俾爾爲士者觸目警心攄幽發粹行宜益崇文宜益峻道宜益懋將順以時升脫凡近以遊高明矣使後之君子咸謂暘谷公刺霍在東山得其靖在南山得其勝而授之又得其人豈不流芳於百世乎必如是而後可以永公建塔之意也可不勉歟僉曰然遂命鐫之於石以爲記

重修鄭家溝橋碑記

劉

熙

州舉人

鄭家溝橋在州治南五里許議創於正德丙寅僧達連助緣三載而克就近迄嘉靖之丁巳橋忽崩郡鎮國將

軍聰復復倡之圯者立鼎者新咸謂百年永賴計在茲
一舉豈意汾水四溢湍盪無虛歲今夏仲而崩再作吁
可畏哉余嘗讀春秋傳至子產聽政而出已之乘輿濟
人卽憮然曰鄭之衆濟矣吾孟氏則以惠訾之夫豈以
惠之不足尙哉蓋君子成天下之務而貽濟世之利不
以已而以民苟出於民則凡上之利下下之受利於上
舉不費而自惠耳故周人不以役於上爲勞而以一時
盡已之力爲患卒徒杠輿梁一成當時利之不庸後世
賴之不匱矣矧霍郡當三晉劇衝而鄭家溝橋又環夾

兩山宅幽而勢阻川廣南通燕幽北抵輿馬冠蓋之使
負挈途旅之雄昕夕不輟夫橋以爲民設也有民人之
責者安忍愬焉坐潰而莫之輯耶余遂集謀諏期力與
吾民共圖之而民則樂奮爭先且欣欣躍而告曰橋之
潰矣民之疚矣橋之輯矣侯之澤矣吾獨可靳侯之新
澤矣乎四境之衆視之猶一家一身之務類應如響好
善者趨令勤事者鳩工樂施者聚財未三月而橋克舉
下爲底績防崩潰也中爲垣道示周行也旁爲石欄彰
翼衛也東爲亭座誌始末也北爲廟舍崇瞻仰也一舉

而衆美集焉其諸周人之遺利矣乎余不佞竊有政於斯土且皇皇不忍厲吾民而亟爲之圖茲樂其民之易感功之速成而澤之被吾郡之遠且久也是爲記

建東嶽碧霞元君廟記

地有五嶽而泰山爲最天有五行而春氣爲始蓋泰山者青帝之君甲乙之神而春氣者帝之所出產萬物之聖也天地爲羣物之祖而東方者元之始仁氣也盛德之所由聚故其神爲東嶽而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悉其所司此世人所以尊崇而競事之邇年以來郡人當

歲首率裹糧徒跣不憚千里而之泰山進香者動以百計儀賓喬惟鸞輩念東行之勞而計之以神之在天如水之行地豈以疆域有限隔哉遂於郡城東北良隅三里許擇吉地剏碧霞元君廟一區聚財買地鳩工開山建廟肖像成殿一座厨房二楹周圍繞以牆垣南面豎以門扁不踰年而克就於是行者息惰者懦者咸不勞跋涉而千里告虔之誠於數百步之外而伸焉嗚呼斯舉也甚慰霍人之心工始於嘉靖乙巳四月訖於丁未八月斯蓋地勝香火不絕神靈而禍福隨應遐想則宋

元以往俯視則汾霍在望屹四方之具瞻奠郡城而妥
安眞所謂山朝水拱之岩藏氣聚風之地傍雲構霧背
陰向陽後如寶鏡之高懸前似神鋒之插立者也茲者
惟鸞等請予爲文以記夫予非能爲文也然廟亦非待
斯文而傳若其建立之期之故則非文而莫之記也是
爲記

重修鄭家溝橋序

知州 何思問

天下之美物利用者君子當培植之稽古在位者多君
子非惟君子自愛以君相有以培植之耳其比屋可封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四十一

者惟小民自愛亦在位者有以培植之耳是故治隆俗
美予理刑長沙六年每爲當道者培植今蒞霍州亦思
以上之培植予者而培植之嘉靖甲子四月始到任視
學校多豪傑自植又得陳苗王三君子爲之師固無容
慮閱戶口則當差者止六千有奇且逃亡者三之一點
獄則婦人小子皆欠糧者且路當衝繁過者每不相體
幸有上司撫恤耳然其間亦或有號令赫赫其欲逐逐
使者督公務率皆色厲內荏罔上行私鷄犬不得寧焉
一州之元氣亦索然矣調停培植之責容委之誰乎予

乃檢身儉約私宅之用不以千民寧受侮被謗而不敢以狐媚致紛擾招撫流移釋放獄中無辜者思極力培植之土木悉皆仍舊不敢興作秋七月大雨山水泛漲是橋底石衝崩訪修橋故事則好善百姓自爲之官府特督催之耳試襲而行之果皆嚮應予也推培植百姓之意而培植此橋百姓亦以自愛者而於此橋愛之秋季落成督工陰陽官梁鏘儀賓安磐輩幸此橋之遭際也而求予記予也頗知自立誠心應接而不善委曲卒然而求者不無衝突泛漲之患焉未知有力者肯培植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四十一

如此橋否也感而序之州人輸財用者皆列之碑陰云

新建譙樓碑記

陝甘巡撫

李廷儀
州人

州城中央故建綽楔面於四門題國朝進士名氏其上達官貴人過而式之後進之士望以爲表細商小賈趨而列肆其下總總攢攢如也萬曆癸酉豐城孫公來蒞州事睹其制駭焉會州士夫及父老語之曰予聞日中爲市未聞其以坊也夫坊中虛而柱窿然四起是有火象宜亟徙去更建麗譙以鎮之不者且有火患衆莫信間請于當道當道亦謂非州事所急已之居數歲果災

延燒旁近舍以百十數州人始憶公言服公先見公之言曰州治左據太岳右臨汾水縱長橫狹是爲木形楔柱環聳是爲火形水居兌而失勢火向離而當位故不相制而祝融爲之災其說蓋出于堪輿家余不能通其指顧欲更建麗譙設鐘鼓伺晨昏以節民作息嚴于陬之禁于以備規制肅風令其畫不可易也後七年而洛陽高公繼至問坊所繇燬雅意新之適余奉使過里備以孫公之說告高公曰然樓可建也坊亦不可廢也吾將次第庀厥事焉余曰費將安出公曰是不可請於上

一或官帑不給則有阻之者亦不可徵於下一或閭左不便則有怨之者吾將捐俸以先士民士民能輸者聽不能者止願輸者聽不願者止俟費少具然後請於當道計上所必從而下可以無擾余感公義乃首出鏹若干緡爲州人倡州人各以其力樂輸有差其後費集而工舉果如公議經始於庚辰八月踰年而樓成樓甫成公去西夏吳公繼之嘉乃績屬余爲記且將修廢楔終其未究之志焉余惟天下事成礪廢興皆有天數而經營締造之畧固存乎人此一地也向也坊今也樓規模

形槩翻然鼎革矣然不有煨何以有成故易之屯也啓
經綸也蠱也需振作也焦灼煨燼之後而傑構一新觀
聽儻改雖天啓其會乎何嘗不賴於人力焉智者睹兆
於未然賢者更端於既壞不獨茲樓之役而已豐城洛
陽猷爲並著吳公踵而成之且益增其所未備治行踔
躒後先有聲自里巷童稚類能歌而誦之茲不盡記記
其一節如此

莖露菴施茶記

李 瑾

莖露菴者吾晉霍郡坡底鎮之茶菴也鎮距霍北十里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四十四

許爲南北孔道輪蹄紛沓苦無憩所祁寒溽暑如刺如
焚挹清冷而淵邈望甘露以天遥同仁者隱焉萬厯癸
丑歲郡居士闔時秋等泊比邱如捧協謀矢願捐貲募
緣砌建茅菴一所冬夏供茶水永惠遄來余過而嘉之
至天啓癸亥余自薊門入貳樞筦郡人故中丞敬田李
公哲嗣文學爲迺翁赴闕請卹浼余記顛末余方拮据
樞政不遑理鉛槧弗能應而又爲濟人善事適得我心
弗欲辭會予告方休沐因就李生草創稍修潤之夫金
莖濯月玉露凝霜此非人間物也一點甘涼消九凡塵

劫乃曠世不一遘而以道左之杯水方之不已過乎曰
莖露太清淑氣所結也求仙者必餌之然得之未必仙
而失之未必不人也既乎行役負販車驟馬馳委頓敝
瘠冀休望梅奚異倦鳥之望枳棘而涸鮒之思蹄涔茲
際幸獲一勺之飲詎非莖露蓋得之生失之死眎仙凡
所判之需不啻亟矣故水一耳取以益溺人則畏轉以
飲渴人則感陰霖旱靈固不可同日語也嘗攷金天化
人以慈悲爲教以衆生解脫苦厄爲心頂踵弗愛螻螻
必拯何殊吾儒惻隱立達初念但彼我岐宗世恒薄之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四十五

致令大千世界隨在善緣飄泊於恒河沙而弗果可嘆
也夫一草一葉存心博愛亦有所濟矧柄惠施仁挹此
注彼取之方寸而有餘者乎彼佛家云一勺沾萬軍一
喫拯全蜀良非溢語爾居士等建菴施茶蓋濟衆不自
私之真心慈悲解脫之遺意也誠擴充此心無地不可
解脫隨在皆能有濟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當
不越此豈必若菩提果定慧兼修見思統斷而後爲普
濟爲慈悲爲解脫哉此余記菴意也願諸居士及聞風
興起者勉之天啓四年孟夏書於澹泊居

霍山記

明太常卿
喬宇

孟夏至趙城覽周穆王封造父之地以趨中鎮時適雨
霽由峪口八十五里至鎮下其形勢可伯仲於諸嶽冢
秀而峯翼拱而墮廟在山麓遂行謁其中鎮之神像冕
旒紳笏南面而中臨才參政汝栗來僉事伯韶陪而在
焉余謂二君曰先祖侍郎於景泰元年以吏科給事中
分告卽位於此越今將六十年予又叨承前後二君皆
歎曰竒哉祖孫之相輝也及遍觀歷代祭告碑而府君
之碑乃仆裂於地余泫然二君曰向有司具石以鐫今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四十六

告文者尙幸有副在公無悲也廟外皆本山分脉合抱
以繞其前有古松數株高數丈槎枒詭怪如青幢鐵幹
枝皆東向十四日二君請遊興唐寺寺在廟南之山趾
唐太宗始建斷碑猶存依山帶壑特勝他處歸復宿於
齋居十五日黎明服元衣祭剋肅拜於殿下以天子命
告訖篆今告文於石又篆前仆碑於副石余欲登其嶺
去廟尙有三十餘里棘莽羅密且爲熊吼蛇掛之區畏
不敢登因歎古書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今亦不知其處所矣

重修河東公祠記

都御史
吳珉
靈邑人

靈石邑城西去一舍許里曰子夏里之南有廟一所像大賢卜子夏於中里人春秋祀之歲久寢壞宏治癸亥春義官牛寧屈達里望族也慨然欲修治先出已資以倡尚義者衆皆樂捐施恐後未幾百費咸備乃擇工匠興作自正殿及兩廡牆垣朽者易頽者補弊者繪缺者增重祀河東公子夏於中仍於庭之中央建樓三楹祭享之日伶人奏樂於上以和神人門垣旣崇啓閉有鑰牧豎樵子不得遊嬉於內遠近瞻望廟貌森嚴金碧輝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四十七

映煥然一新工旣畢寧介其姻友司訓張君廷器詣學請予記之按史記李克言魏城東得卜子夏文侯師事之通志記寓賢子夏晚年退居西河教授後世因追封河東公墓在河津縣書院在汾州祠有五一在靈石子夏里蓋魏都安邑靈石亦魏地也當時遊西河亦嘗經此後人思其教榮其過故立祀名里示不忘也夫聖賢之教扶持人紀功在萬世有天下國家者隆尊崇報祀之典固所宜也而窮鄉僻地亦能敬仰休風而思祀之可見吾儒之道灌溉於人心者曷嘗有間哉雖然予復

有告焉立祠祀賢固感其教矣苟感其教而不淑諸身則亦徒感耳必也於集衆釋奠之時覩其像則其教可思思其教必驗諸躬吾里之人果敦孝弟乎果崇禮讓乎務謹其所已能而勉其所不足俾藹然仁孝之俗興則立祠之本意得矣若徒爲觀美玩樂之所則反爲褻焉已耳尙其念哉是爲序

靈石縣新城記

靈石縣令 申嘉言 安化人

隆慶戊辰八月靈石新城成靈石漢介休域也隋文帝幸太原開道獲瑞石有文曰大道永吉因以置縣隸汾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四十八

州唐宋遼金相仍元改屬霍州國朝因之實平陽之屏蔽諸路之咽喉予承乏之年時嘉靖乙丑冬也初任諸務墜弛公署半頽百度咸廢其城垣單薄上不能正履下墜以湮圯不堪爲衛方以民窮爲憂遽難勞費凡百以三年計不意元年北虜猖獗其酋俺達黃台吉插台吉恰石吉襖兒都司倒狼土木委兀兒永邵部慎擺腰哈喇大舉入寇由興嵐崞縣直犯靈石逼霍州以窺平陽汾屬一帶殺擄無算破石州屠其城其爲殘毒百年未有之變也靈石以預防幸免大營當事者不歸咎於

人直以城垣不治爲罪信牒迫督築鑿之役急如星火予不得已僉丁夫慎財用大加修築經營調度不遺餘力料理周詳爲久恃無恐之計當時責委分任屬工者趙楠郭希政劉廷榮王本楊思禹又極一時之選章程既備功課攸明心各奮勵靡不殫竭効力期圖永久由是財用無費城成堅厚高深外落增築完固巖然爲河東保障念予值此勞苦萬狀兼衝煩東奔西馳日不暇給厚本抑末生養休息安集勞來凡可以厚民生而固邦本者無不盡心以爲之比報政之年料丁壯繕甲兵制器械修堡砦防要害節勞役省妄費練兵積穀前此壞亂不修廢墜不舉者亦次第其咸理回視吾邑雖未及禮義之區而民殷物阜亦庶幾爲河東諸郡倚重焉
謹記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記

靈邑 白 夏 潁川
令 衛人

王祠徧寰宇而吾治靈石祠之者廣且偉王家世河東茲邦爲桑梓近地意當年經寓必多雖千載後其英爽猶戀戀也縣南二十五里郭家溝橋北舊有祠靈享異諸方民有事必禱禱輒應然因就相承未底崇極而基

址偏側湫隘民庶囂雜甚非所以妥神靈愜人意也且橋已歲久傾欹行人病涉萬厯己亥致仕良鄉典史王公慶新任長安典史石萬良耆民張朝用等請諸當道易橋木以磚石堅實完固再鑿弔橋於要衝用遏賊因并議王祠不稱乃審曲面勢擴益舊址斬北山數十武前高王殿三楹抱厦如之後依山寢宮無梁殿亦三楹俱繞以垣牆護以欄楯廣前隙地爲屏蔽前再爲磚牌坊三空題其上曰天險橋橋之西另穿土空以居焚修者規模衍敞體制恢宏黝堊丹漆煥然炳耀落成而祭

人心慰暢公慶等復叩縣堂請記余唯忠義立人之大節論將者必本諸此而勇力不與焉王之名著當事聞後世雖老夫孺子談三國之事者皆踴躍歡欣以爲王助然不過稱其英雄善戰力敵萬人耳此不足以知我王也方漢之季四海鼎沸羣雄角逐其聲震蕩如袁曹孫呂之輩皆霸據一方彼徼功名圖富貴者孰肯去強就弱舍安卽危哉乃王則委質昭烈左右周旋稠人廣衆中亦侍立終日屢至危迫而忠義愈奮誠有見於天下者漢之天下漢政雖不綱而昭烈固帝室之胄也輔

之則足芟刈羣雄匡復漢業自河東道樓桑卽傾心昭烈蓋於順逆之理去就之義已籌之審矣其乘勢犯分崛起陸梁者王視之眞鬼蜮耳肯爲之屈乎王在下邳嘗見獲於操操特加禮遇厚結其心而王恬不爲動每以受劉厚恩爲言一顯其功報書而去操深義之以操之雄猜陰伎海內鉅人若楊孔袁禰輩咸不免於誅夷惟不敢加無禮於王任其去熟視而不追固忠義大節有以折服其心也而其時昭烈方孤窮奔走羈困無聊王獨冒艱危求故主有死無二古人謂士窮乃見節義

此其心豈反覆市利者可同日語耶及其守荊州攻曹仁降于禁戮龐德威聲赫奕華夏震驚吳魏君臣畏懼之不遑遂相與謀襲荊州而王之父子竟以致命當是時王不死則荊州可以無失荊州不失則中原可以坐復中原復則操不得以挾天子權不得以據江東爰漢之燼雖冷猶熾也乃天不祚漢卒使呂蒙之計行而荊州失守王業偏安信非人力所能爲者王如彼何且荊州漢之土宇也荊州旣爲漢之土宇則昭烈可有而孫權不可爭也非可爭而爭之權一賊耳知權之爭荊州

爲賊則知王之守荊州爲忠忠昭烈卽所以忠漢而忠
義大節有皎如日月者王亦何負於漢乎評往事者好
以成敗論英雄謂拒婚東吳王之所以取敗固矣夫俗
儒論史也孫權陽順陰逆其處心積慮未嘗一日忘荆
州以妹聘昭烈而意在荊州於母且相爲欺隱尙何有
於子之一婦翁也奸深鄙劣王素薄其人肯少從其請
耶從其請而兒女私情微有牽制則忠義大節將有不
白於天下者王豈爲是哉王之勳名在史冊遺烈在人
心千百世凜凜猶有生氣而吾靈石之民則樂慕忠義
有出天性而無强者顧祀之者非昭烈並坐則淫祠溷
淆僭妄褻誣恐神之有不妥也惟此祠幽深源遠兩山
峭拔數百丈而川流其下迅急淵深山川包絡廟貌巍
峩其地勝故其神靈旣成而來觀者數千人過客旅人
莫不駐馬入謁致敬而去雖縉紳祭之不爲諂雖市井
祭之不爲僭而香火之盛將有大通於三晉者是役也
經始於萬厯乙亥八月告竣於丙子十月財不稱費人
不病勞余旣紀其歲月而復扁其門曰鎮安天險且以
冀王之陰庇一方云

上元令房公碑記

靈邑 白 夏 穎川
令 衛人

嗚呼此上元令房公平泉之墓也公之沒余既誌而藏之幽室矣茲其兄平山公復請余再爲之表樹諸隧道以垂不朽按狀公諱韞玉字以輝別號平泉系出唐房公元齡之裔惟靈石一派繁而且著故公世爲本縣文殊里人自高祖以來居邑北索洲鎮曾祖子鑑祖守旺父登皆淳誠質樸雅重鄉評父以公貴贈新城尹母趙氏亦以公貴贈孺人公兄弟兩人長卽教授君韞金公其弟也公生有異質岐嶷穎敏督學曹公竒之補弟子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五十二

員上等卽蜚聲黌校蔚有文名嘉靖丙午以春秋舉山西鄉試十名主司仍錄其文以爲後學程式尋父母相繼遘疾公憂懼不安湯藥親嘗每籲天願以身代居喪哀毀踰禮諸凡可自盡者無所不用其誠教授君時尙需次於庠公友愛篤至事必咨議後行而財無間於爾我鄉人咸服其孝友丙辰春就選天曹授保定新城知縣捐俸修學士子傾心咸戴革奸察隱銓曹策其最將爲內召新城權貴有忌之者乃量轉應天上元知縣上元京邑政務叢委受制諸司其事勢又有難於新城者

公力任其艱益堅初志甫抵任奏革民間與光祿寺柴夫等弊七十二事歲省民財以萬計視新城一無少變民益德之爲建生祠於聚寶門外復勒去思碑并誌其利民之績薦剡中有謂其去思之詠隆於新城循良之績著於赤縣者蓋紀實也在新城保薦五獎勵二十有六在上元保薦七獎勵二十有三兩地俱著有令名計年資聞望應被殊擢乃權要宿憾未釋再爲飛語中傷之遂以壬戌入覲落職士論不平公曰升沈顯晦命也卽日西歸所得俸資徧周族戚之貧乏者時教授君亦

致政林下公日與之訓子課農怡情山水非公事不入城市鄉里有忿爭者相爲解紛不使成訟其居鄉可法又如此公操行純潔材能卓犖考其政惟與民慈惠用法平恕捍災禦侮無負百里生民之寄而百姓仰德戴仁勒珉圖像若公者誠當與愛甘棠淚峴山者相爲媲美矣公生於正德癸酉三月初四日卒於萬曆丙子八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四初娶翟氏蚤卒繼郭氏封孺人性天貞烈心地幽閒事舅姑而盡蘋蘩之職相夫子而適顯晦之宜以正德辛巳八月二十八日生因痛

公之沒哀毀不食甫及一載遂繼公而逝享年五十有七公有子六長松縣庠生援例儒官次柏京衛千戶三梧府經歷四櫓監生五梓監生六樛縣庠生公之葬以卒之年十一月初八日孺人之葬以卒之次年正月初九日與公合葬焉嘻亦榮矣公墓在鎮南祖塋之次乃系之以銘銘曰郁郁房公應運而生綿山孕秀汾水鍾靈竒氣夙成雄才自煥摘采元黃蜚聲藝苑棘圍較藝筆掃千軍魁名高掇冀北空羣筮仕新城釐奸溥利加惠窮簷不畏強禦京邑晉秩益殫厥心安民惟惠綽有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五十五

令聞曰北曰南俱由畿內在在棠蔭人心眷戀循良奏績柄用方殷權奸鼓釁萋斐成文解組來歸克遂高蹈表正鄉閭允升於道好速作配終始成貞蘭芽桂茁有美其芬訓子成名持家一德裕後承前永光世葉方期永壽天胡災之斯文之喪不其在茲猗與索州佳城鬱鬱奎璧之間文光上燭慚予作令乃爲公銘有懷山斗不盡之衷

重修廟學記

河南左
布政 孔天允
汾州人

學校爲治首務是以先王重之所以重天下之本也靈

石有縣縣有學未究厥始歲久傾頽再經水患廟制旣傾學宮亦然非所以崇明祀育賢才也潁川白侯萬厯甲戌尹靈石比下車蒞學謁廟登明倫堂觀舍宇大歎於懷慨然欲一新之遽未能越明年政通人和節量儲積乃集諸生而語之曰廟廷禮樂之宗學校風化之本二者交敝政焉出誠有司責也於是奉上德意庀財經費擇日鳩工以有爲者董其役凡殿廡宮牆多方繪飾啓聖祠戟門櫺星泮池庖福重加變易改觀若明倫堂敬一亭兩齋則緣舊址新復恢而拓之芹宮旁復鼎建

二祠左曰名宦右曰鄉賢又以餘功製二樓於學宮東南隅曰文昌曰魁星以爲諸生文明之助皆大書華扁以聳竒觀胥有裨於士類者也且釐正器數百物具備難以枚舉至於所需之物隨用隨處其間或拓舊基或加新飾或易棟梁或施甃砌高下有倫廣狹相準足侈前規而垂後規金碧掩映丹堊交輝煥然炳然而廟學之制爲之一新由是師生相與周旋雍容於道義之門春秋報祀亦將駿奔對越聿起夫明禋之敬每月朔望掣講以驗勤惰休日考課第文行而上下之人材自此

而興科目以之而盛風移俗易士習以端伊誰之功與是役也甫再月餘厥功就緒民不知勞財不告費非才識卓犖區畫有方曷以臻茲侯其知務者哉時邑博桑君李君命諸生裴郁劉暘田一成王化李楠走余請爲記余素聞白侯之賢且羨作邑之有道也故不辭聞諸禮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孟子論王道之成而曰謹庠序之教我太祖高皇帝以六事責有司亦以學校次農桑蓋教養二者雖切於民教化尤重俗吏不知而視如傳舍此致治不

足稱也已白侯之令靈石篤意愛民處官如家多卓異之績受知上官褒加之典翕如矣乃惓惓於興學校明教化以體先王重本之意固其所也嗟乎爾多士知侯修學之績抑知侯修學之心乎蓋學也者學爲聖賢而已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昔我文清公薛氏奮跡堯舜之鄉爲一代心學之最以致知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明經適用學至樂地爲今世眞儒配食廟廷是能遊聖人之門而上繼堯舜

之統於不絕者也士惟自修其學廣居吾居焉正位吾立焉大道吾行焉則聖賢之堂奧可登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可覩度無負於國家建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也若徒以詞章絢吾心以利祿媒吾志覬覦於趙孟晉楚之門是曠安宅而舍正路圯基壞垣依聖賢之門戶以爲奸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壞之竊不爲多士取也爾多士其蚤辨之哉

潔惠侯龕碑記

知府 趙 納 孝義人

潔惠侯祠祠有周晉高士介子也潔惠侯蓋宋元豐時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五十八

所錫謚爵云祠在介山之麓卽先生與母偕隱處於戲先生高潔古今尚之而寒食遺思尤密邇鄉縣嘉靖甲寅春余走謁於祠下酬生平之景仰滌暫時之塵容挹生氣於千載之前起良心於感慨之下有激廉奮懦超然而獨立者會介人趙廷會氏以祈雨應修龕祠中同郭廷周氏屬余文以紀歲月余惟世之論先生者皆高其義於旣隱之日而不知原其心於方隱之時則於先生嘗有遺論焉夫先生從亡晉文公十有九年及其歸國始逃遁於綿以死致身多難之秋退身功成之後旣

不居夫寵利又何顧於聲譽棲迹山川之阿抗志霄漢之上羞貪盜而不伍遠爵祿其如污蓋晉室諸臣莫高於先生者矣彼爲龍蛇之章者是徒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悲夫是故寧慷慨以殺身從容以就義豈敢委過於君實惡苟同於世矧君臣之義未始先逃子母之倫終不後失齊死生於一瞬渺天地而委之非據矯亢以上人豈徒溝壑以爲志假先以隱爲志則便於已而無益於時若終謂仕爲通則利於世而或枉乎已惟先生之出處兩無負焉想其從亡在外則已囂然有山

林之思及乎身隱奉親則固悠然無悶悔之意嗚呼賢哉達人高尚何容易知世無孔子孰知夷齊之不怨哉然則先生雖自以爲出怨言吾謂其心之不怨也郎使當時祿及猶將隱焉不祿而去其所以不潔其名乎不然有母勸之有君求之旣爲祿不及而去也胡不爲祿及之而來也由此觀之可以知其爲人矣乃若生而無祿死而爵之恐亦非先生本意但前朝事典未容輕言於是爲之銘曰於惟先生遭國多難擇君從之艱危匪憚君旣定宅義不居功國事有託身隱將終豈爲懷怨

甘此投林惜哉從者不辨其心舉世醉濁獨爾醒清氣
高千古無論死生仰止高山白雲遠舉我思哲人徒勞
延佇永言寫心爰風高蹈度幾秉爨獲茲同好

重修郭家溝橋記

河東僉事 辛 珍 耀州人

橋在韓侯嶺之南常家山之北各五里去府治二百餘
里是爲燕冀之衝秦蜀之經也玉溪王先生曰宜紀其
成勒石詔遠近溪張先生曰俞匪作孰則匪載孰傳易
世而化遷聲物泯矣茲遠矣乎迺命靈石尹稍騰漢狀
若興廢建治之由稍亦素佩先生之烈喜而附狀於珍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六十

以紀之珍拜手謹按狀云二山密相聯比而溝夾焉崔
巍截出與太行相參固亦太行之脉也歲雨集則綿山
及衆壑之水瀕洞奔趨日浚歲深遂益埕窪是故兩坂
峻倚通乎底極高深甲於晉甸陟降於茲者輪蹄丸駛
靡不驚眩而憂僵蹶也况陰雨則濘澍滑澆寒涸則崇
巖蔽景積雪堅凝者哉此亦晉途之至險也珍自秦遊
燕如所陳蓋備嘗矣橋於古昔不可稽國朝正統間有
內臣郭其氏者奉命出此閱茲險艱奏調府所轄郡邑
僉丁趨事可謂曠舉矣顧成而復圯豈謀非其人將大

水時齧非人謀可盡抑氣運有數默有待然也姑合草
構已百二十餘年於茲矣乃嘉靖元祀壬午御史王公
秀守巡馬公卿金公鯉秦公偉府守廖公紀後先繼至
聿求厥成飭其縣尉紀經以總理董率之司擇其民李
琦劉伯純僧張海峯以募四方之財發粟以補食取煨
以俾用於是羣工協力斲石常家山之阿輦材汾水之
曲而瓴甌輦軌縵統菽粟之類亦以時庀於是砥其塘
以壯基邪其旁以殺水之勢導之汾以爲水之歸水洩
則制備矣旣而於北厓南面構關王行祠兩楹所以報

神休而資默相也夫人謀旣協鬼神其依足以與坤靈
並運矣珍曰不奪民財天下之善財也不廢農時天下
之善力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天下之善勸也夫是舉
也財以千百計而民不知力以千百計而民不擾勞及
四年不可謂不久且甚也而百姓不以爲怨其術云何
亦諸君子處置宜而三善備焉然諸公往矣先生碑而
其人始傳諸公聞之必有大是功者王先生名溱家世
開州登辛未進士嘗於府北郊高河之上作公濟橋其
功倍之公濟其字也其興功濟物夷險亨屯類如此張

先生名相字子良臨清人以丙戌進士推是府克弼庶績云前推府喬公年霍守宇文鏞者則首事時贊襄者也

新建文昌閣記

工部主事 王國楨 安邑人

庚子之秋七月余北上假道靈石入其境黎民相恬以愉鼓腹擊壤其簡樸勤儉有蟋蟀之風焉將入閣學博先生乃率諸俊彥揖余似有所吐既就館則色喜而言曰敝邑之巽地霍山之麓形勢巉岩蔚乎蒼蒼風氣鍾焉我公眷顧人文捐俸建閣於其上崇祀文昌以恢一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六十一

時之勝覽以開千古之文明是不可以無記也余唯唯三嘆曰於都哉我公之澤乎公燕趙名產連步子丑之科海內山斗筮仕吾邑安邑真心寬政允稱豈弟父母作人而譽髦攸興一時桃李芬芬辛甲魁解辰未甲第斌斌最隆愛民而億兆見依救災恤患屏刑薄賦迄今棠蔭之思且益永也言未已而我公邀拜於四閣之上則見地宇宏闊規制爽朗四門頓起八竈玲瓏棟宇如鳥革之峻起簷阿擬翬飛之軒翔盤桓四顧其壁立萬仞而巋然於風塵之上者恍高賢之峻絕一望無際而

瑩徹於清虛之表者宛達人之空洞金碧輝煌而燦朗
於人之心目者藹文章之富美冷泉關其前如金湯之
四塞而固者足興鎖鑰之思汾水環其下而洶湧如萬
馬之奔者殊壯直前之氣美哉茲地其因我公茲舉而
益重乎然祠之有取於文昌者何考之天文文昌麗光
九霄彰化六宇圖書之府其所司焉我公身先教化兩
地文翁醇醇乎日與二三子設俎豆言詩書所在著樸
棧菁莪之化景風扇物鬱舒蟄奮當必有名賢接踵相
望於旂常鍾鼎之間遠之追踪裴狄温潞近之比肩周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六十二

韓楊薛以潤色當代則文昌之靈我公之德赫於穹壤
垂於金石將肖合矣然則是閣之建豈徒然哉公姓路
字應治別號養虛國楨與公有世講之誼云

重修冷泉關記

靈邑令

沈復禮

仁和人

國家分土畫疆莫不因形勝郡邑天下且因地設險以
固吾圉故邊陲晏如而海內乂安成祖建都北平山西
平陽爲畿輔右翼而靈石之冷泉關尤捍衛平陽之重
地也承平日久邊備稍弛隆慶丁卯之警寇躡內地冷
泉失守而汾霍之間戎馬生郊畿輔幾至動搖則冷泉

不但爲平陽重且爲畿輔重矣萬厯甲戌改汾州爲府而靈石隸焉冷泉無守而平陽之門戶撤有識者憂之越二十年而襄陵李都諫公深鑒往事念切維桑上封事直陳冷泉爲平陽鎖鑰剖決利害分析機宜不啻列眉指掌上可其議於是平陽有靈石如故然關之城垣樓雉日就傾敗險何足恃適余承乏爲令曷敢不爲綢繆計稽往牒嘉靖終有修葺之役府檄霍隰洪趙八州縣協其工貲夫役派之民戶余申議上台發廩粟藏金鳩工庀材畚鍤之設計工予值與圻斲者埒無不樂趨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六十四

事者日率尉劉巡檢沈程度而指受之增建官舍六角樓二壁壘陴堞視昔固麗有加始於丁巳三月六日迨五月之晦甫兩月而竣費白鏹十有三金粟一百七十三石不勞民擾隣而幸以集事天險屹然度幾哉一人當之萬夫莫開也雖然設險以待暴客古有明訓若恃險而忘民隱司牧之謂何余碌碌無狀有愧西河不能無望於嗣守者之保障也謹勒貞珉用俟來茲

介子辨

俞汝爲

甚哉晉文之譎也余過綿山訪介子推遺事見山勢迴

伏蜿蜒數百里若奧若堂若復若波而澗谷中冰雪齒
齒入夏不消乃嘆曰焚何容易哉非豐茅廣野所可燎
之原也非叢林聚薪所可赭之山也石澗之參差崖谷
之委會有伏而藏矣不然遁而走矣縱不愛身以博名
高何忍抱其母與之俱燼此非人情不可信而史氏書
之莫矯其非者得非紀過有田禁火有令且以紀時且
以名邑遂據而不疑耶夫惟再據者是以爲譎也且推
與文周旋患難十九年至割股以進豈不深自結納必
於隱者窺晉文之素也祿弗及可去矣去之不遠入山

惟恐不深肯局曲一隅母子相抱以待焚耶况晉文之
求非本心也無解於懸書思以覆之耳豈不知亡者必
不返而故急之豈不知茲山不可焚而故令之豈不知
推必不死而故彰大之凡以塗人耳目非爲推也當其
時卑辭謝過厚祿以招之無弗至者怒而焚益其亡矣
爲推者如是乎不然山旣焚矣禁火何爲骨已灰矣封
田奚益何不錄推後以介田之入祿之耶何不收母子
之燼介田之封封之耶兩者無聞徒虛辭宣令甚哉晉
文之譎也或曰山隸靈石有推墓在余望之頽然一邱

耳郡志謂推必不能隱卽隱矣無不可追辨以爲非是然則可焚則可踪踪之不可得焚何容易也

重建行水碑記

呂 柟

李太守者京衛籍浙江景寧人舉進士諱琮字義方舊平陽知府也行水者成化末年修利澤渠及永利池也利澤渠者長沙李學士先生東陽有記曰元中統間有引汾水者由趙城衛店堰而東流合霍澗二水爲渠以溉趙城洪洞臨汾三縣田四萬畝至順元年晉寧路達魯花赤朶兒只因地震渠壞又浚汧口五十二小夾口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六十六

十有九桔槔護夫皆貝以教農興事國朝歲久池湮水壅成化甲辰大旱太守請於當路重浚此渠引汾水於洪洞西北築壩以截其流復取霍澗之合流於羊獬壩鑿池四區窪而級之以爲甃槽渟洩斯水又於高河築壩二丈室十有四節啓閉以時灌溉沃饒引其餘水入流城中資萬室飲傍水地價頃至十倍矣永利池者錢塘倪宗伯岳有記曰平陽郡城水脈鱗鹵不可民用宋慶厯初知州潘大博引東山臥龍崗黃蘆泉水入城爲池植蓮其中金元氏亂水塞池廢國初郡守徐仲聲鐸

北引汾河濼利渠水穴城注池以供衆汲中爲土梁界池爲二甃以瓴甌四方各長二百有二十步其深七尋植檻於梁上使人來往名永利渠歲久衝涸兼豪右侵據民罔攸賴成化乙巳太守委官募役重加浚治旁池鑿井朝夕利汲而銀買車運之苦遽革又慮池瀦停濁鑿通池前郡學及不由兒濠環爲芹泮城外之水皆可引入城中無滯又於羊獬之間輦石爲梁洞殺上流勢用去霖雨泛汾沒溺民田之患明年秋請諸當路勅爲引水洞長千有百尺過水洞長亦半之井橋旣具花木

茂植乃作書院於池側以居俊秀其利始永矣柘昔過洪洞汾趙之間見溝壑縱橫禾麥肥美以爲江南湖東亦不過是詢諸田父皆曰李太守公之澤也今見李倪二記不信然哉太守曾公解梁鹽利主開西場門運人餽千金而不受有垣曲賊數千爲亂猖獗太守單騎招撫之賊感其恩信解甲設榻寨中具牛酒享太守而降事聞上賞太守金帛甚厚而垣曲父老以石刻太守相構祠以祀之此皆爲人所難爲者使太守而在兩漢也龔遂杜詩當遜居下風矣太守自平陽遷湖廣參政山

西按察使福建左方伯所至有政績云

趙城縣治記

薛

瑄

河津人

趙城爲平陽下邑舊治在城西南汾水上其地爲水所
嚙漸不可居宣德五年秋蠡縣楊君瓚以進士來知縣
事瞻彼縣治若斯以謂弗卽圖厥改作廳堂廨宇之類
更不數歲將悉圯爲洪淵矣遂具其事請於朝報可楊
君乃相方於城之東北負陰向陽高亢爽朗南北九十
舉武東西八十舉武旣得地則徙舊益新陶埴瓦甃鳩
材山木集工召徒計日興役作正廳作後堂作儀門作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六十八

鼓樓作六房以及廨宇庫藏倉廩之屬靡不具作復植
松栢四十有九始工於宣德八年九月十九日竟工於
明年三月初一日旣成屋以間計者得一百五十垣墉
整完棟宇宏遠不侈於前不儉於後高下大小悉中於
度由是徙而居之人得所止物有所棲旣而楊君將刻
其事於石而求辭於余余閱楊君於邑政之鉅細能盡
心其間而凡廟學壇宇育才事神之所旣莫不完修及
興是役又能程功度日節財謹用事不愆素民不告勞
而卒底於成是皆可書也遂書此使刻之俾後人知改

作之所始

霍山遊記

韓 魁

自趙城東北三十五里入香谷口抵中鎮山北關帝祠
步騎委迤山峽兩壁嶙峋草木離郁襲人轉歷伏虎堂
云休糧菩薩伏虎於此穿覆栢灣古栢懸崖環覆如帷
轉峻阪登中鎮廟中御製碑刻文無可遍識者逾澇得
橋澗中水淙淙折而東爲興唐寺唐太宗破宋老生後
敕建者舊有羅漢洞蓮花池今廢惟白骨二松雪幹霜
枝圍約六七人稱千百年物焉東轉徑崎入脫騎披衽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六十九

而前雙門峯中路如覆鍾兩谷水合前祠天王北紅巖
南桃花谷也遙望獨松挺出峯巔過獨石橋爲洗心泉
漱之爽人心目石磴岑嶽盤道十八折偃仄喘息惟葡
萄坪坦易可憩升土地嶺有祠祀山神而飛雁盤龍諸
峯四望而盡至歡喜嶺始履平岡環翠競秀二峯卓筆
松雲若丹垣碧殿孤懸天表寶剋筆架諸峯瞭然在目
凌虛石閣戶牖儼闕於摩天峯半鬼斧神工可仰而不
可躋也枕鉢盂巒爲萬年坪風濤松韻日夜怒號曲檻
周折漸人佳境拾級而登南出爲菩薩閣泉塔峙焉松

叢叢則慈雲寺背負天馬峯北雷音寺東西香積禪堂
高衲雲集長夏無暑新秋山色極可人目磬聲梵唄響
振林谷東土淨居此其最者嵩源洞僧嵩源跣趺處西
有十方堂煉魔董修亦一小選佛場也西方境一巘削
立下睨芙蓉嶂如屏稍北泉聲冷然有石獅二天竺峯
下鳥道紆鬱可達紅岩而寺之西觀止矣東循崖上路
僅一綫塔院藏菩薩原身左打鼓泉泉噴薄山罅若鼓
聲休糧龕卽菩薩辟穀處三面峭壁石蘚鱗鱗豁然中
虛古寺建於此東西鐘鼓峯香案旌陽馬鞍諸峯夾立

揖拱滴水岩在撼門峯後爲普同塔馬跑泉南一石巋
然說法臺也崖石有題咏左伏虎石菩薩伏虎處北山
椒有洞豁訝石甕泉停泓不出懸崖閣在望岩堯峯腰
而寺之東槩盡矣東陟捫天嶺爲探月峯屹若香爐北
靈龜岩老龍背仙人石高入雲端一松抱石而生下睇
則鳳凰岩僧嵌坎爲堂西望連珠峯青霞嶂蒼翠欲滴
中鎮峯爲山絕頂孤標逼漢俯瞰萬山若田畦然天池
涉夏冰合金蓮布滿山塢土人往往移去卽斃西下一
徑隄絕萬松林立厯古跡寨爲萬錦坡幽草珍卉搖綴

蒙絡玉柱孤峯矗天朝陽洞泉出石龕其陰巖峭嚙
石屋穹竇泉寒冽令人栗起後宰門神蹟隱見不常菩
薩放光處非一金燈寶蓋緝靄白虹變化萬端非夙緣
者未易瞻視也外蓮花諸山西跨霍州東潞沁水南抵
廣勝之雄北距介縣之委太行蟠左姑射踞右枝分脉
貫延袤千里奇景異跡琳宮寶刹莫可殫述特舉其休
糧之所表見足跡之可近覽者以紀其勝云

重修學記

知州
丁時學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多珠玉自武帝徙衡山之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七十一

神於霍山功成於西更見於南郭璞因之述大山宮小
山爲霍而疑山以霍名者不一冀方之表自彼陶唐詩
書所稱厥惟舊哉高皇帝投戈首教天下立學釋奠先
師於名山巨鎮尤重故五岳視三公廟祀以禮學者禮
卑法地知崇效天沐浴師訓幾三百年夫子實式憑之
霍廟貌崇久圯頽實多類池踞櫺星門內級步武邊折
水爲絕流予治霍之明年穆清殿堂黜堊輝赫自翼祠
戟門鄉賢名宦外坊中額犁舉肇新先學正月川先生
祠更爲光復闢地外陽鑿池拱向縱九橫五深尺二十

有四西注泉道引流東滙跨以環橋外周柵檻費殫祿
餘役執攸好興於辰秋迄於已冬正今天子太學載泣
六子表章之日霍在唐虞爲畿內聲教最先今少西阻
天子方遠宗堯舜土之應運宜盡出堯舜之邦或曰厲
流於彘霍用不彰學厲厲近學堯舜則堯舜近也三代
立學尊師辨正在此海內徵兵兵詘徵餉餉詘甚負堯
舜識者方驤首抵掌教化醇醲西方之美珠玉在躬武
帝不能徙郭璞不能述何難有用故曰霍之萬物霍然
大也大哉天地仲尼有大也環顧棖桷黝然頎然流觀

司樂璋判圭合宗士十計人士百計社農千計學山至
山希聖益聖舍我珠玉而求璞蚌神去久矣富貴一璞
也利達一蚌也士狗筆墨爲慕富貴不狗筆墨爲苟貧
賤讀聖賢書行聖賢事富貴可虞甚於貧賤無具而貧
富亦不可無具而賤貴亦不可建鼓招亡爲憂方巨予
荷弓翹領霍地又躬逢明聖齒胄膠庠他務劼勤思惟
崇學校爲足報明天子特達意黽勉交贊借具肅警士
承聖仔矐乎在後豈其富貴貧賤有餘以爲人士羞吾
性吾命尼山未散霍正宵征何可不記若謂克舉具文

則殿堂修飭也職也卽旦莫祝轅功名敝壤自是霍士
咳唾聲影中物惟是斤斤霍大爲嶽靈資隋險性命竇
明大道其不孤矣

一門死節六命行略

兵部主事 成 德州人

先祖諱延平號玉山先外祖張公諱炳號鹿崗先嚴諱
文桂字子英號仰玉原籍俱平陽霍州人也德不肖生
最晚宗祊之派莫知所出惟聞先嚴數言先祖與先外
祖居同巷讀書同學激昂伉爽不肯向人作低回佞
之色又雅同志趣先外祖長先祖數歲以兄呼之先外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七十二

祖年八十出遊密雲爲商不快去而明農乃寄籍於懷
柔寅洞里東邵渠庄會先祖以吏員選官先嚴年方十
四携之入都先祖知先外祖卜居邵渠單騎往會相見
甚歡酒酣談欲結姻外祖許之旣而曰瑩瑩一女不忍
離家人贅可也先祖亦許之接先嚴至邵渠遂完姻生
不肖德而先祖之官秦中先嚴復隨入秦無何而先祖
離任再歸邵渠年餘歿矣先嚴曰爲外家營綜度務形
神備瘁暇則手王元美二十史類編一冊於石門大峪
諸山朗誦高吟一日閱至秦檜害岳忠武事倏而大哭

倏而大罵芸田諸傭簇聚而問之則爲述其巔末諸傭亦無不哭且罵者乙丑之交璫禍肆起逆督關鳴泰建魏監祠於天仙山縣令柳茂林以贊禮生強德德抗不爲動先嚴密語德曰兒不讀文文山正氣歌乎頭可斷祠不可拜也厥後縣令聞之幾成大禍族舅張履禎乘隙健訟年餘不歇數人都具告廠衛會熹宗皇帝崩乃免云德於庚辛叨中兩試先嚴教之曰兒當學做人勿學做官德任山東滋陽令先嚴就養癸酉秋南場奸僞事露主試者爲丁進烏程私人也授意門生兗州府推

官鄒光昌誣繕一疏將加功於先師姚現聞而文先生湛持孔先生玉璜皆與焉光昌出疏相商德勃然曰此熹宗皇帝留佚之君子也大人將欲遺臭萬年乎光昌唯唯僅出揭而已光昌考選有碍進訊其不具疏之故而德禍從始矣甲戌夏御史峰縣褚德培結事沂州宋之普爲其同門王國賓計補本府缺卽將二處新餉二萬有奇洒派滋陽寧陽濟寧平陰等七州縣德五具稟國賓再申文各院一移書褚宋以去就爭之會也院蕭公奕輔駐節寧陽諸生講哀公問於有若一章聲淚憤

集終有留忠良除狐媚諸語蕭怪焉向守道湯道衡巡道冒公起宗訊之湯噤不發聲冒公獨正色答曰諸生爲滋陽申正氣耳時王國賓在坐幾無人色次日曲阜謁聖廟七處士民千餘環德而拜去國賓僅數十步耳德固知禍不可解回家以辭官稟先嚴先嚴教德曰兒兩舉差快父心殺人媚人仁者不爲况代奸臣殺善類代惡官殺萬民哉有榮有辱無榮無辱但兒告之父矣可不謀之師友請之上官乎德遵父言商於先師姚現聞同年馬君嘗辭官於直指王公邦柱者再王硬駁以

安身無恙師友力勸以清議有歸後院禹好善先巡漕時以荐烏程之弟育仁甚獲寵愛而總憲唐世濟本烏程同邑至戚山東按差挨次應屬金公光辰乃易爲好善又王國賓同府人也入境特叅夫前院薦德在十一月後院劾德在十一月且好善巡漕曾薦德在十月一季之間貪廉易位薦在前劾在後奇矣况劾之人又卽薦之人乎則愈奇比德奉旨拿問前曾具天變可畏一疏通政抑不與上而按察之逮者至矣按察爲顧元鏡布政爲勞永嘉俱係烏程私人哀哉德也素忌於温史

開釁於李王上籠以顧勞中間之褚宋卽鐵鍊成身其能當八小人之磨牙淬劍乎德赴部在乙亥四月十四日一家哭聲動地天日爲昏覓畜長往時或父子終日不食先嚴坦坦自如無幾微見於顏面德申理前疏真情使老母入都實先嚴主之卽德具辨疏者七次先嚴寓居順義草稿無不見也德一杖於錦衣衛鄒大金吾薄責細訊杖罷涕出再杖於西長安門外董昆則色色加功矣去死無多三待杖於右府成安伯爲右簽書恨德觀政時揭其受人投獻奉旨罰俸且承烏程意送監

蓋從無此例也德出監在八月十五是日敵攻順義城破之前此先嚴令僕輩預懸數十繩套於屋梁又潛掘一大窖於屋下勢急矣德六妹季白跪告先嚴令匿入窖內先嚴不從曰諸婦牽連在下我兒我兒老父豈以顛沛違禮節哉未幾敵排門而入問先嚴索銀先嚴以魯王歷賜銀盃三十餘箇付之不爲止先嚴仰天大罵以首觸之曰速殺我速殺我因遇害德六妹夜半賊去始知死狀哭曰父死矣我何用生爲德二妾蕭氏童氏又哭曰翁死矣我何用生爲相繼自縊死德妻劉氏先

勒幼女二小死旋自縊被惡婢舍兒解救勸阻得不死
德是月二十四日徒步入順義城夜下二鼓聞哭聲壯
烈宛若先嚴三更方止幸老母入京看德第七妹並德
一長女大小曾另避深山俱免難焉耳時烏程囑成安
解役星火催迨一家六命僅以楊柳作棺浮寄家園不
肖已爲府差刻逼西邁矣後德妻畢竟以王國寶懸坐
贓銀六千七百有奇義不受追呼縊死時當五月間傳
聞尸香三日焉越二年同門在京者王三山詹月如高
鷺磯楊無山吳永調諸年兄僉同先師華公未齋之命

醮資助葬姚崑斗師首捐十金而從不識面諸君子如
黃公石齋李公括蒼馮公艱仙王公介清周公仲馭曹
公履垣靳公冽泉陳公幾亭咸來助之同年兄吳駿公
楊機部王炳藜葛錦閭吳門姚世兄文初梁溪布衣黃
公諱繼祖者又咸來助之約賻金一百九十有奇六柩
始得歸土而不肖德罪惡通天未獲生代父命以死葬
憑父棺而哭行且覩顏旅瑣食息歲月天地間有是人
有是子乎日者聖鑒旁達原赦有路會當曲沃之行夜
宿楊生瑞瓜園伏枕摹文淚浹席上先嚴諸泛泛小節

概不欲書止敬舉其大者惟德本不足採伏乞當代儒宗鴻筆君子念襄事古處之誼憐先嚴殉難之烈哀一家六命刀頭雉經總緣不肖不肯降首俯從殺人媚人之事故傾陷至此或表傳誅輓垂賜片言以昭不朽哀哉哀哉今而後知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不可爲而可爲優孟之言固當官之鑒也

跋曹月川先生遺集

孫奇逢

儒之統何昉乎堯舜湯文儒而在上者也孔顏思孟儒而在下者也治統道統原不容分而爲二自分而二之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七十八

始專以儒統歸孔子顏曾思孟尚矣周程張朱繼之獨此九人者爲傳道之人其餘學術醇粹有宋而後諸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正閏雖深造各有自得而世代未遠羣言未定天地生民之命何敢以一人輕進退焉余不敏幼而讀書得良友切劘頗知究心儒業自董江都以至鹿江村得五十餘人彙成帙標曰理學宗傳復慮其遺也又得胡安定崔後渠共二十餘人爲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隲而次第之近得靖修先生太極圖通書西銘述解洞徹微密直窺道之本源豈尋常學人敢

望至夜行燭家規語錄錄粹年譜諸種皆修身明倫保家正俗之要其進修之醇不於其言而於其行可謂體備用達之學固應序列予宗傳錄中按先生嘗司教山右之霍蒲四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陳建通紀曰本朝武功首劉誠意理學肇曹靖修薛文清極稱靖修得元公之學篤信好古距邪閑正今文清配享孔廟炳如日新先生之言行竟散佚無傳余甚惜之然皎月在天片雲難翳明珠在水海若難私余固知先生之文必出也丁酉秋澗令天弓張君以有事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七十九

秋闈視余夏峰予正輯中州人物考以先生居理學之首天弓曰邑無賢豪地方之羞也有之而不彰守土者之責也明年搜其遺文八種刻成問弁語於予且述與大叅雲程崔公興學重儒之意此固先生之靈爽有以啟之河洛之間斯文丕變此集之出其有賴乎

書曹月川先生傳後

濂溪之太極橫渠之西銘實三代以下庖犧也然後世知元公者鮮紹興乾道間屢以二程夫子請配孔子之廟而祀於學宮皆不及元公至有疑無極之說出自老

子訟言排之噫可謂文之厄矣若訂頑砭愚上推極於乾父坤母下推極於戲言戲動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深哉誰其知之月川子於太極圖說暨西銘大都以朱子爲依歸獨辨戾一則所以効忠於考亭者良工心獨苦不知者謂與紫陽爲難則豈知大道無我之公哉

霍山廟建文元年碑跋

太史
朱彝尊
秀水人

右霍山廟碑建文元年正月壬午祇祭上帝於南郊二月癸亥鴻臚寺序班周敖國子監生袁綱奉命以香幣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八十

牲醴祭告中鎮勒其文於碑嵌廟西壁上蓋自燕師靖難之後四年之政事悉行革除舊典遺文去之惟恐不盡乃普天之下尚留此一片石存人間世之君子有志於補修惠宗實錄者辭雖不多所宜大書特書布在方策者也

成赤公先生傳

王恭先

成德字元修號赤公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滋陽知縣德爲姚宮詹希孟所取士又善文閣學震孟首揆溫體仁素嫉文姚因不快德崇禎八年

正月十五日流賊犯鳳陽焚皇陵享殿河按金光宸總
河劉榮嗣俱有急奏上疑淮撫報不至淮撫者楚人楊
一鵬病且眊閣臣王應熊以主司故常優假之引疾不
許而巡按吳振纓者體仁之同里姻家也越三日疏始
聞德乃發憤上書有天變可畏祖陵可涕直指奸輔誤
國之罪並陳中外交結之端仰祈聖鑒一疏畧謂奸輔
之私人遍天下故盜賊亦遍天下災異復遍天下自乙
丑有結逆璫者天報之以王恭廠之雷甲戌有翻逆案
者天應之以盃甲廠之火靜聽數月無有動祀人之憂

而墮賈生之淚者鳳陽之祖陵隨見告矣臣不覺泣下
沾衣曰此巡鳳陽者何輔臣之姻婭此巡鳳陽者何輔
臣之座師溫體仁王應熊尚敢漫天說謊以欺我皇上
耶疏入體仁深恨時克守王國寶以派餉屬邑有所私
德與之力爭守亦恨焉會巡按御史禹好善者守之同
鄉又溫之私人遂承風誣劾得旨逮問德益抗疏力詆
體仁廷杖三十下獄坐贓謫戍陝西莊浪衛德之戍陝
西也過樊橋驛訪故友荊爾植申悲道舊盤桓數日而
行明年丁丑正月自戍回欲僑居臨晉爾植爲館於所

親楊應昌家楊故豪俠聞德名禮益恭妻子奔走供設如司馬德操之降龐德公家又命其子姪宏度執贄受業卒爲高足弟子德在臨晉著書講學倡明忠孝廉節一時人士遊其門者比於元禮之登龍焉閱七年遇赦還起補如臯縣令未任卽途拜兵部武庫司主事尋陞武庫司郎中德見年來封疆多變人皆隱忍苟活感憤於中有養節義明廉恥一疏謂宋臣張栻言仗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在朝廷之上有以養之而已又曰今者廉恥道喪由於賞罰不明死賊者褒揚不

德亦已微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哉

按此傳頗詳獨順義城破一門死節之事不及一語亦憾事也

曹月川先生傳

翟鳳翥

先生諱端字正夫號月川本姓楊曲沃闔村人五世祖嗣以父命繼舅氏後因姓曹徙家垣曲葛伯寨會王父仲和公再徙永寧父敬祖公徙澠池窟陀里母邵夢修竹而生先生穎悟端莊二三歲坐必直身與羣兒立必拱手不妄戲謔飲食知孝讓祭掃知恭敬儼然有成人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八十二

度父異之名曰端五歲解河洛陰陽之畫究風雨雷電雲霓之故九歲就里師讀孝經曰不如是不成人子讀忠經曰不如是不成人臣父問忠孝二道乎曰孝以事親忠以事君孝也可爲忠忠也卽爲孝父又異之十五通四書五經博及羣書弱冠補邑博士弟子同邑陳公見之曰世有好學如是者乎以女妻之父爲建勤苦齋先生晨夕讀書其中冬不爐夏不扇不飲酒不茹茶心無外慕手不停披坐下兩磚皆穿尤喜讀辯惑編爲其明正道闢邪說粹然一出於正也著性理文集力辯釋

老之非勸其父勿賽神勸彭鄭二先輩勿赴水陸會詆
巫覡之誣折府吏鬼神之事請邑大夫毀四野淫祠百
餘所惟存夏禹雷公二廟爲設里社壇諭鄉人祈報焉
建文二年攝澠池儒學事部使者照刷文卷以前官違
式下先生獄先生處之泰然未幾事白一日家被盜同
舍廉得其人不問曰以二絹訟官其人行止敗矣倡明
道學日事著述一言一行皆有規矩一動一靜盡合準
繩接人温和不較短長不言貨利一以誠心與之輯家
規編夜行燭勸兄弟同居立誠示子孫安分建宗祠置

祭田以祀先世建義祠以祀外族邑大夫表其里曰端
士里永樂戊子鄉舉第二人己丑乙榜第一授霍州學
正霍先乏人師李白雲攝教事先生至仍延同講席不
冠帶不見諸生有問據理答之務躬行實踐四方學者
日益多霍初艱於科目自是每鄉舉有人多至五六人
霍人饑分俸濟貧生勸太守發倉粟賑饑郡人賴之貧
不能赴任者助之客死於道者瘞之門人母缺養者周
之同僚歿母老子幼者資還之在霍九年母邵孺人卒
於家訃聞明日遂行披髮跣足塊苫水飲途中見者感

涕徒步抵家踊哭幾絕既而父敬祖公亦病卒殯葬一
循家禮不用風水齋醮負土成邱廬墓三年有雀巢雉
馴之異來學者卽於墓側受業制未闋霍人詣闕上疏
乞復任未報辛丑補蒲州其行已教人如霍生辰不受
賀祝修學宮廨舍不辟太歲不計生旺同僚友遊梓潼
祠僚友禮甚恭先生曰何諂也曰斯文主日梓潼主斯
文孔子主何事嘗論配享曰曾點顏路伯魚父也坐兩
廡顏淵曾參子思子也坐殿庭非禮也合於殿東另祠
祀叔梁配點路諸公斯爲當理一生爲其繼母訟先生

諭之曰閔損王祥皆上事繼母者繼母而不敬事視父
爲何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况繼
母乎言訖淚下諸在側者皆泣其母子悔悟而歸諸生
有欲作佛事葬其親者以道正之有欲從母進香解州
關侯廟者以義責之霍人邢大使重修五嶽廟求先生
文皆力闢止之太學生王鑑母病貧不能醫爲延醫愈
之門人卒者往弔必再拜曰師生有答拜禮爲主其喪
葬以儒禮西安知府郭晟問政曰吏不畏吾嚴而畏吾
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則吏不敢欺公則民不敢

犯其公廉乎霍蒲學者服其教多毀淫祠佛像以從霍生高文質與同輩觀樂中途返曰何以見曹先生一樵者鬻薪於米中得金釵還其主或問辛苦得金何輕也曰曹夫子有適人也倡教吾郡可不知化乎洪熙改元任蒲四年考績吏部蒲霍二州人上章爭留霍先上遂復補霍朝廷由是知先生名三命典陝西鄉試秉鑑至公稱得人薛文清公與先生善先生築拙巢於霍庠文清爲記而題以詩晉定王過霍延見之曰今幸識曹先生矣時先生疾王以已藥贈之先生謝以詩王和之臬

憲張公曰我編賢人錄以先生爲首贈詩有心地光如日襟懷蕩若春之句各上憲不以屬禮待多使其子弟受學建頌書閣以貯上所頒書籍卽令學者講習其中秦蜀齊魯燕趙之士從至數百人以文行科名顯者甚多在霍又九年於宣德甲寅六月卒於霍先是州大夫問疾曰大夫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諸生問疾曰賢輩尊所聞行所知已而語諸子曰我生平不喜佛老惡其害道也爾曹以我葬考妣之禮葬我我無恨矣與陳孺人合葬霍東郭外子琇璟廬於墓四方祭無虛日蒲

坂謝琚爲志銘洧川范守已爲年譜澗池蒲霍皆有祠
正統丙寅翰林黃諫捐資歸葬澗池正德中大司馬彭
幸菴致書豫撫曰我朝一代理學斷自月川先生始請
從祀孔子廟庭陳建通紀日月川學行如此楊方正理
學錄遺之豈微其爲校官耶先生著四書詳說性理論
存疑錄通書述解西銘述解太極圖述解孝經述解儒
家宗統譜夜行燭諸書自號伊洛後學薛瑄贊曰質純
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崇正有德有言以淑後
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八十七

創建魁星閣碑序

安宏緒

州人

我
霍在明季八鰲媲美五桂聯芳四俊接武蓋彬彬盛矣

朝龍飛以來山川依然科地寥落術家之往來於是者
咸謂地靈人傑宜補風氣之缺而霍之士子惟咎學問
踈曠實行未修而已適洪公於康熙四十九年來守是
土憂霍之文風不競每謁先師廟必瞻望久之越明年
儒學先生議曰霍之舊科第纒纒不絕今猶是其地猶
是其地之人猶是其地之人之文何以今昔不相及也

亦文星不得其地耳尊經閣乃藏書之所祀魁星於其上則誣甚立魁星祠於左門之內雖文星衝路卑甚不若建閣於學左帝君廟之東南使文星燦爛輝煌則科第可復振矣先生素以振興文風爲己任但因冷局無資是以不果聞公言急圖之命緒與姚子風淳安子璠董子鏡虞四人總理楊子翰等三十生分任上白之公公曰可捐俸金三十餘兩擇日興工且曰霍之士民俱貧匠毋虧償材毋短償士之樂輸者聽其自便毋逼取有不足復捐俸以助於此見公之志何如豈爲一事而

姑以爲名者耶工未訖會公陞任爲雲中太守蓋天之報公如此其速也公去而士感之民思之以爲不復有如公其人者旣而樂公來牧州甫下車詣閣前却立而視之召諸生曰迎河山之秀氣開科第之人文者必此閣也出金助之興工於辛卯之二月落成於是歲之七月二公之惠也洪公諱璟字秋山歙縣人樂公諱廷芳字菊人奉天人二公多美政尤加意學校緒感二公之德樂爲後世道且冀霍之士子毋惑於術家風氣之說益積學而敦行焉俾出爲良臣處爲賢士是二公之望

實邦家之慶也於是乎書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上文

八十九

直隸霍州志卷二十五

中冊

藝文

國朝

守霍誌畧

康熙十一年碑
嵌大堂東壁

知州

查振宗

粵稽則壤定賦以後則惟正之供所自始也普天王土率土王臣上不得不取于下下不得不供于上者分也亦理也迨後部司有費兵伍有餉而徵輸遂急乃以民間之徭賦爲官常之殿最是官卽欲爲保障不爲繭絲不可得也在官又有不得不迫于民之分而民遂不敢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一

不勉以應上之求勢也亦時也蓋小民止此力耳以定力輸定賦力旣不竭賦亦易完愈以見催科中之撫字也無如霍當衝劇供應浩繁諸如貼馬折車威勒毒拷民不堪命兼之火耗是問矣解費是徵矣打點調停公費遞出矣至坐櫃收糧幫差貼費無端雜供孰非小民之脂膏乎以有限之脂膏填無坻之溝壑嗟嗟小民身家幾何蓋藏幾何而堪此無厭之追呼耶多一分雜費勢必欠一分正糧此官長之所以受累而民糧之所以日欠而血比也以致逋逃他鄉流離道左棄田園而勿

顧捐墳墓以遠徙是逃與荒相因見告也余自拜命受
簡叨牧茲土間有前予而言者曰霍風澆漓霍民刁梗
我

清定鼎以來從無完糧之日司牧爲茲解組者蓋不乏
人矣予曰否否欲潔流而先清源未觀民而先觀我持
此以行安往不宜何況霍區爲陶唐故墟其流風遺澤
得毋存焉者乎及下車數載飲冰茹蘗鯁然日以興
利剔弊自任幸一時諸上臺殫心民瘼多方剔釐先得
我心之同然其間火耗有禁雜派悉革錢糧吏收官解

夫馬官募官養以及車牛一役現給雇募尤不敢阿承
權貴以毒我生民挺身撻鋒捐除陋規種種痼弊剔釐
殆盡蓋減一分雜費自多一分正糧况雜費之盡去而
糧有不日起者乎曩之累年累月鞭扑箠楚而尙欠者
今則告誡勸諭甫入冬月而報竣矣向之逋逃流離而
遠徙者今則絡繹市歸而辦徭辦賦矣豈今日之霍風
非卽昔日之霍風今日之霍民非復昔日之霍民乎何
今昔之頑順大相徑庭有如斯也信乎陶唐之風尙在
陶唐之民猶存予敢曰撫字之催科哉良田諸上臺曲

意別釐予得以悉心奉行且庭無積案獄無沉寃庶幾
優優而上敷政之書矣後之牧茲土者亦惟潔流而先
清源觀民而先觀我毋徒咎我民也得矣

霍州秩官題名碑記

知州 黃復生

世官之制不可行於後世則不得不行殿最既有殿最
則必有黜陟既有黜陟則必有更換然既有更換則不
特被黜者黯然魂銷卽受陟者亦臨歧躑躅其所云去
思碑所立生祠皆爲旦夕間事不則數年之風雨後來
之毀拆亦所必有者卽爲百千世謀知莫施其巧勇莫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三

施其力其不落之聲銷響滅不可得也霍自西漢時初
名彘縣改縣永安省而置郡罷而置州汾而易呂呂而
易霍又罷郡而復州州而仍縣縣又爲州或受轄或轄
縣變遷不一其奉命而治此者不知幾何官其尊卑大
小或正或副者又不知幾何員卽其爲邑令爲刺史爲
郡守爲觀察使爲州牧爲同知爲判官爲吏目者又不
知幾何名與姓其違時之去思碑與所立生祠淪之荒
烟蔓草者杳不能攷覈而縷指而被黜受詬者不與焉
卽今奉檄修志而漢唐宋元以前絕難悉攷罄載惟明

時洪武迄嘉靖百餘年間可以按歲詳稽者賴褚君相修志力由嘉靖至

國朝亦百餘年間凡治霍名人君子善政異績止寥落數人遂有掛一漏萬之虞卽其所言寥落數人或於殘碑荒碣仆銘頽垣間所飄搖汨沒而僅存或從偏傍悟全字或由姓而得名或由名而解姓或從殘缺處得其任事歲月或從文義中測其去來月日其神勞而心苦未可殫志黃子惴惴而懼焉凡宇內名郡劇邑良牧賢守不致淪沒蕭索者由其治堂左右鑄鑿題名碑記詳

載其治此姓名鄉貫與到任年月暨日或竒政異績畧載一二亦足佐攷覈之精詳而無如霍之疎畧弛廢也豈從前諸君子博雅不尙與不然何所宜有而竟不一有也黃子乃決策捐資采石鳩工魚貫鏤列循敘而載鑿之堂左其爲千百年遠久謀者誠周雖然黃子於此又復惴惴而懼焉夫此一碑之中所爲姓名者昭昭也所爲鄉貫者井井也所爲歲月者明明也所爲黜陟更換者屢屢也竊慮過此而往里閭之父老子弟州城之薦紳髦彥公門之吏胥差皂於其去後按名而指曰某

某誠可陟者某某誠可黜者某某其布澤斯土者某某其流毒此方者則雖頑然一石其爲鼓勵後人之階未可知也其爲懲戒後人之具未可知也因於其端而先之以記

重修尊經閣記

趙邑令 呂維櫛

少時讀陽明先生之言曰尊六經者所以尊吾心之六經也吾心有陰陽消長而尊易有政治得失而尊書有興觀羣怨而尊詩有是非邪正予奪褒貶而尊春秋有節文條理和平順豫而尊禮樂是矣余以爲未盡也余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五

嘗謂尊六經者所以尊吾夫子之六經也易自河圖貢瑞庖犧氏所有幾畫爾後演於文王演於周公分卦布爻一卜筮之書也定吉凶示趨避而止至吾夫子爲繫傳文言十翼而始爲開天成務之經理數兼至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其寒燠八方合其剛柔故曰伏羲文王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不違不然連山歸藏亦昉於庖犧行於夏商曷不列之學官傳之萬世也自吾夫子贊易而易尊書自炎帝臨魁至秦誓凡二千三百五十篇至煩多矣各代文

告科條爾至吾夫子刪之斷自陶唐以百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故都俞吁咈之辭咨嗟儆戒之語炳若日星不然軒轅命史頡皇製文字其書甚煩何不列之學官傳之萬世也自吾夫子定書而書尊詩郊廟宗社爲頌朝廷軍國爲雅在諸列國太史採之爲風亦不過樂章歌謠也凡三千三百自孔子刪之爲三百篇四始六義昭然大備不然皇娥諸謠起自夔古卿雲諸什著在唐虞何以不列之學官傳之萬世也自吾夫子刪詩而詩尊春秋本魯史元公以下惠公以上非魯史乎周天

王柱下所守石室所藏以及百二十國之寶書如晉乘楚檣杙之類者何限觀射父倚相趙衰董狐號良史何以不列之學官傳之萬世也吾夫子筆則筆削則削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文萬八千言厥指數千卽游夏不能贊一辭左史邱明司馬太史公文章高萬古雄百代亦僅依經作傳稱揚贊嘆而已他何論焉不曰周天王之春秋魯之春秋而曰孔子之春秋宋大儒曰春秋孔子之刑書吾夫子亦曰吾志在春秋自吾夫子作春秋而春秋尊禮樂肇自循蜚而備於周公冠婚喪祭之

儀式也金聲玉振之終始也自吾夫子與其門人曾子子夏之徒參証考定訪於老氏考於萇宏語之魯太師千萬世之諭三千三百八音九成舉無踰其範圍此吾夫子之俯仰天地進退百王度越古今斟酌常變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垂此六經以教天下後世之學者而誦讀六經不尊吾夫子而誰尊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由今觀之堯舜之典謨訓誥義文周公之畫卦爻象咸賴吾夫子以傳卽如陽明先生言人心自有六經亦藉吾夫子有以啟迪之爾余故

曰尊六經所以尊吾夫子之六經也故建尊經閣於宮牆之內趙城學宮殿宇兩廡櫺門戟門暨明倫堂尙未圯毀其赤白之漶漫者新之草萊之蒹葭者除之籩豆洗錙俎登在貯者省之建敬一亭修兩博士宅臯比之間有完堵焉而尊經閣久壞不治諸弟子鼓篋其中丹雘不飾棟宇不完令曠職矣築之操縵安絃各有其所邑之先務也功竣勒之石以告後著之銘銘曰轟轟霍鎮洋洋汾流茲閣臨之行潦培塿翼翼簡域歸歸媧陵茲閣臨之士阜荒城仲尼道大堯舜莫同微言大義隆

隆崇崇貯函列帙多士式從蕪穢弗治悚懼余衷修之
葺之遙觀厥成垂諸金石用詔無窮

新建敬一亭記

康熙十有七年戊午夏余知趙城三易歲矣百廢具舉
其最大者莫若學宮余省視之咸葺新焉而敬一亭未
建余慨嘆者久之諸弟子員抱書楚楚來階下曰公曷
爲嘆也余曰嘻諸文學欲聞之乎舊朝嘉靖時內閣張
文忠公孚敬釐正典禮奏諸天下府州縣學宮立敬一
亭列程子視聽言動四箴於其中其意以爲視聽言動

不一而總歸之於禮斯敬一所由起也而學者又廣孚
敬之說曰自大義乖微言絕百家爭鳴異學蠹起於是
有楊墨家陰陽家有名家有縱橫排闔諸家殊塗異
軌於聖賢之道紛而難辨歧而莫稽微茫津漫而不可
尋詰固矣而吾道中有子張子夏子游之儒秦漢來有
蓋公韓太傅轅固浮邱高堂梁邱之儒迨至宋而考亭
與金谿異西山與慈湖異至明而河東白沙與姚江龍
溪異文忠公鯁鯁然憂之俾於宮牆之內構此新舍使
裋衣博帶執經問業之徒走園橋拜臯比聽鐸鼓采齊

肆夏操縵安絃皆一其心志齊其觀聽齋祓其神明合
併其思慮以從事於洙泗之教於百家則黜之於曲學
則正之渾考亭金谿西山慈湖河東姚江白沙龍溪之
異同而一之敬一亭之設學者端有賴焉今者雖時逢
昇平學者踵出而漢陽學士服膺紫陽蘇門遺賢規仰
南贛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遵尼山之旨諭各直省博採名儒講
求宗要收天下學者之視聽言動於此志此物之中敬
其一而攝其萬此尤其時也且古今稱聖人者多矣曰

堯舜曰禹文曰周公精一危微怠勝敬勝而總歸於五
父之衢若百川之朝宗一海羣山之仰止一岱斯所謂
敬一也又曰吾夫子之仕止久速動靜語默呼曾子而
告之曰一貫此吾夫子所謂敬一也今趙城亦邑也爾
諸文學得無異乃趨旁乃見支離其學術此吾之所以
慨嘆無已岌岌取敬一而救之也爰飾敬一亭計日鳩
工工竣記其工役年月於石乃著之銘銘曰倚歟至道
渾淪大同其原自天宏之者人尼山旣喪學術紛紜堅
白互出同異爭雄誰其正之永嘉元臣取名敬一巍巍

其亭四箴具立學者景從余省堂構是經是營畚鍤拮据用董厥成言言斯築麗彼趙城類璧多士視此刻銘

媧皇廟古柏記

媧皇廟東廊下一柏高百尺枝四向相屬約數十步四五人抱弗合隙中一樹出高二三丈徑數尺風動風寂簌簌聲不斷也人有言物以退藏者爲貴曲木雜卉淹沒山谷不材終其天年若茲柏在古皇陵廟中亶古來人所仰庇而茂枝卓幹亭亭秀拔若召伯甘棠勿剪勿敗壽於千百年之人心愈顯則愈久也

趙簡子祠記

趙城東北三里有簡子祠其後則墓也余以春秋祀其下肅衣冠謹趨拜嚴視聽潔籩豆盤飴洗登之物先期省鸞刀後事致胙饗憫乎愼乎若有所聞見也客曰過矣簡子雖晉卿實侯國之大夫也秩在陪臣命不出於王朝名不隸於周官擅持國柄強與盟會倘周王蒞明堂而正職方在所必黜也子大夫以進士高等來知邑聖天子提封萬里四海一家分符佩綬亦古諸侯之意也執禮過恭神弗敢饗吐之矣按古史晉乘簡子於尹鐸

近徧於嬖奚御近惑於物化人化之嘆近愚於畜晉陽
之甲納亡人於戚近偏近僭吾夫子驅車如晉聞竇鳴
犢舜華之殲作臨河之操而返誰實爲之簡子有焉子
大夫家鄒魯而濱洙泗嘗聞孔孟之遺訓矣亦何羨於
簡子而然也余謝曰客誤矣誤矣吾聞之前輩曰令諸
邑者視邑成事治諸邑者視邑前哲趙城爲簡子采邑
亦天子之所命也田賦戶口先我而理社稷勾龍坊壩
先我而主兄事父事士大夫先我而周旋徭役先我而
興革霍山巖巖汾水潒潒先我瞻望而祀告當其時趙

城人父母奉之神明頌之岡陵禱而公堂祝之自有書
契來蒞趙城之久治趙城之專未有若簡子者今其受
篆令趙城視前輩如劉公如秦公甘棠蔽芾之築風雨
之漂搖鳥鼠之剝蝕經其旁爲之悽愴太息亟思葺而
新之矧簡子蓋世有趙城者也余不敢鄙夷夫趙城之
民而敢玩無禮於簡子歟趙城之區水旱之不時疾厲
之間作以至兵燹厄難尙欲乞靈於簡子以輯和此一
方而歲時祭賽載在令典余例而行之客謂禮過恭不
亦甚乎余青人也前青太守汪公禱雨蒙山三獻禮於

顓臾之祠顓臾魯附庸社稷臣也律以爵亦侯國之卿大夫爾太守朱服象笏師師重寄曷至是君子曰汪公此舉以青民也余不敏願附於汪公之後省其祠圯者敝者飾焉

豫義士祠記

趙城南十五里國土橋豫義士遇趙襄子處也其北爲祠春秋祀焉當其三卿分晉強王命爲諸侯其後南面稱孤擁數千里之地與秦楚齊燕相抗衡可謂盛矣今邯鄲大梁南陽之墟求其故宮舊都皆頽垣荒壘而吞

炭漆身斬衣三躍之徒傳海內而名後世其得失爲何如也後人列之刺客傳嚴而核史家之例耳究其義與要離專諸同科然兩人皆事成而無憾義士雖血食於晉之人吾知其終有餘恫矣吾所最重義士讓者智瑤雄大時諸智皆去之爲輔氏骨肉之戚願同行旅義士以一介疎逖比之列國羣公子客未得如馮驩齊貌辯毛公薛公之儔也進諫其主而不能退保其身而不忍自分一死酬地下迨其晉陽師潰變姓名棄妻子忠於所事義無反顧智伯卽狂且無謀較之抽桃園之戈賦

貽戚之詩冀出山而免者有別此余之不取下宮之難
有杵臼嬰而取造父之區有義士讓也祠久且圯爲潔
其庭宇以勸夫後之爲義士讓者系之銘銘其祠曰噫
汾水竭霍山崩主人義弗可輕七首揮馬足驚與襄子
爭死生迎送曲神其聽修厥祠俾無傾

漢將軍紀公祠記

漢將軍紀公祠在上紀落里元至正間建也余至拜其
下愴然曰甚矣將軍之不遭也當楚漢對壘公脫高皇
於危岌祚興亡一呼吸間爾意必有國邑之封縱不敢

如留侯鄼侯條侯絳侯平陽曲逆度幾酈商靳歙呂馬
童之儔而竟未之聞也高皇諱脫身之辱自謂王者不
死何藉乘冠軍而誑楚者噫太過矣公旣爲趙城人而
數椽之厝經晉魏經唐五代宋至元之末造始就焉甚
矣將軍之不遭也急葺之以慰將軍千百年魂魄

漢大夫鄧公墓記

余西涉汾水抵石明里一邱巋然訊諸土人曰漢大夫
鄧公墓也視其碑良然舊讀史王莽篡漢時公詣闕上
書請還劉氏天下莽怒收之獄在銅馬帝兵未起前偉

哉宇宙一奇男子也迨光武中守寅上門踪跡落落似
宦似隱范蔚宗無特識不爲立傳故莫詳其州里余令
其地猝然知公之爲此邦人也雖然頗疑焉晉之人號
慕義樂善多藉名賢以爲重水邱釣遊亦未必有所深
考且墳而不廟趙城人祠簡子祠紀將軍祠豫義士公
之爲茲鄉人或出於邱毗牧豎田夫野老之口而學士
大夫徘徊瞻顧欲廣搜史乘以求夫至當是以數椽之
厝猶後於羣公爾然統譜云河東有郅氏趙城人以墓
墓公未盡爲妄也墓藏公體魄請爲辭以慰公漢棟頹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十四

兮赤帝泣銅人讖兮天位據封事上兮巨君懼乾綱正
兮四維立魂髣髴於空山兮啟余心之弗昧欲搆數椽
以妥公公慮非其地而遐棄

重葺衙舍碑記

余以康熙乙卯夏四月抵趙城值

王師西下以戎服從事再閱歲邑事始得就理余乃曰
曠則思舉隳則思興天道人情大抵然也邑有署弗葺
責在長吏以白諸父老盍新之或有告者曰吾晉人悉
晉事昔董安于之爲晉陽也益國便民之舉皆豫爲之

宮室棖棟不待腐而易丹堊不待污而新至今稱善焉
子大夫之至趙城趙氓靡病也工不費役不奪葺之便
又有告者曰程明道之令晉城也未聞有所興作蒞政
之署逆旅傳舍爾聽之便余曰二者皆非所語余今日
也古者鑿鼓取勤子來恐後猶藉民力民勞也今衙宇
之葺吾出吾橐中值吾值料吾料期吾期寧言費寧言
勞耶道傍築舍十年弗成需衆爾吾不需衆安于明道
均不問其所繇矣於是庀材鳩工計日趨事自麗譙中
闌廳事退食廊庑庖廚咸葺之而縣尉之舍贊政之廳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十五

椽吏之廨久爲曠土再建焉繚以垣門屬之門階屬之
階基屬之基邑始有完署余更進諸父老而告之曰工
竟矣於前之言爲不誣諸父老能舉晉事乎銅鞮和虜
弗飾弗營至貽隣國大夫壞館垣而納車馬勤渠畚鍤
謝過弗違亦晉之已事也詩不云乎風雨攸除鳥鼠攸
去拮据任之一朝躋寧饗之百年卽起安于明道於今
亦所不斥也礪石以紀歲月知余之無侈前人無廢後
觀如此

新築滾壩記

霍泉出廣勝寺山麓引爲渠灌田渠深丈餘皆石砌下至田與田平勢有高卑也山最高雨則暴雨注下注澗渠水柔尋渠行水自山下者注渠水壅塞不得流至田且齧渠壞不易修修矣雨又復如是渠不得利病坐此余爲築滾壩橫亘渠水上暴雨至則浮而過之不害渠渠得入田矣成立碑其旁俾無毀

修築城垣記

今秋靈雨甚至廿日不霽郭內外房舍傾塌者日十數告而城垣崩圯數百弓前築者基不完固雨久則土蠕蠕動上重下易墮理或然也曲逆縣壯首在崇墉渠邱城惡急宜板築先是多派里甲乾沒滋多工浮易潰余給直給糈時驗日視役不病饑工不言勞始於某日成於某日泐石知吏茲土者不曠職如此

邑侯劉公祠記

舊朝考最縣吏莫如調繁簡例臺省銓部無驟授巡方歲一按部中丞時奏聞察其賢者調繁大邑臺省銓部十九除於此更舉其尤賢者改附郭邑附郭邑之得臺省銓部百無一遺者他日諫議經濟多屬焉余之趙城

知前邑侯劉公當萬厯末調臨汾趙城之人紛紛謂臨汾何奪我長吏劉公田疇子弟我公撫之兩載矣問學校學校興矣問風尚風尚淳矣問秀良秀良登矣問文學文學盛矣問繡畝句股清矣正矣問萑苻武斷銷矣革矣問煬而蔽文而舞窺伺而叢借者戢矣遯矣霍山汾水之區社鼓方闐庚桑其祝何奪我長吏劉公臨汾人曰臨汾之田疇子弟學校風尚秀良文學繡畝句股萑苻武斷猶趙城也臨汾河東首邑戶口田賦諸務甲洪洞翼城諸邑其於趙城五之倍三之倍朝廷以公巨

材鴻模不限於褊小邑遂有臨汾之擢趙城人曰蔣碗之弗囿於百里卓茂之暫試於一方終不能盡展其所施也公之治最狀當臺省當銓部臨汾雖巨邑其不宜公與趙城等也相爭不置不得已趙城人聽公行餞於郊餞於郡之郊踵相接脛相屬也乃肖像而祠之於南門之外後令邢臺吳公道明作文紀之迄今六十年趙人思之無替祠且圮衆欲新之余曰令事也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亦從乎其善而言之也余蒞於茲三載矣治田疇訓子弟則思公飭正學校風尚秀良文

學繡販勾股懲奸弭亂進賢汰不肖則思公幸勿隕越於趙城之人無非公之明賜也食其惠而不知報受其益而不知感則余之罪戾寧有既乎余滋懼而滋戚矣甘棠之勿翦謳歌之不忘而庀材鳩工圖新厥事狀其廟貌飾其棟宇率趙城人尸祝而俎豆之水旱疾厲藉公靈爽以無恐皆繼公而綰綬者之事也余更重公者霍泉稅煩重一切去之著爲令歲省金錢巨萬仁人之澤普及百世已昔西門豹治十二渠鄴下人思之豹嚴重任威不若公之煦煦而慈厚也史氏將採之循吏傳

此祠也與桐鄉汜鄉同不朽於千百禩云公諱四端河南息縣人進士系之頌頌曰霍有嵎虎曷易馴也汾有狂瀾曷易障也祠之外隆隆者何以碑也祠之中峩峩者何以貌也祠之下蜀三焚禮三登反紛紛者黔首何以聚也則曰維公之故維公之故用是撫畏壘而拜曰吾之鑑吾之師

邑侯秦公祠記

嘗讀史一代肇興必有司牧宣化之臣分符州邑闢草昧啟荆榛登斯民而衽席之若漢之有密令唐之有萬

年令是也天子璽書褒之黃金賜之御屏紀之九卿臺
司除之命太常司勳執筆載之而諸黔首晉其衣冠崇
其廟貌臚於禮官春秋之祀典千百世勿斁也我

朝龍飛慎擇守令與宇內更始一時從龍之彥縮綬而
出咸膺民社在晉者有趙城令秦公公家世遼左筮仕
茲邑鼎革之際兵火甫息百堵未作公至則慨然曰犛
犛殘黎必不可操切而治之也曹平陽之爲齊相也齊
大儒以百數獨師蓋公一切與民休息今趙城亦猶是
也招流移寬賦役恤鰥寡弛刑罰邑蒸蒸有起色謁媯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十九

皇廟陵霍山中鎮暨簡子紀將軍祠神尊卑大小不可
紊也春祈秋報不可愆也俎豆血管不可闕也迎送神
曲章不可嬉而玩也公親牲房肅鼓鐘虔洗登捧祝冊
數十年明禋大典一時舉行飾學宮課多士其中弟子
員必加禮焉一日謁中鎮廟見其傾圯浩然嘆曰祀典
正矣而廟自貞觀來千餘載歷代御極遣官祭告
天子懷柔百神遍禮嶽瀆川鎮爾大神之居飄搖於風
雨剝蝕於鳥鼠不義甚乃庀材鳩功計日而竣下至簡
子諸祠並築焉事神治民百廢具興爰酌道里遠近賦

役多寡併三十五里爲十五里衆皆稱便南北道久塞
公開之北走太原南走平陽商旅踵至矣而舞文之胥
析冠之姦革面匿跡不踰年趙城稱大治乃晉公平陽
郡守趙城人思之不置乃立祠數十年虔祀之不少衰
余每過其下輒愀然太息曰民之不可愚也有以夫當
公之初至也趙城屬新造邦倘遵火烈之說馭衆如束
濕薪固不可而苟且從事計日月而去漫不爲理視邑
若秦越人之肥瘠此又公之怒然而不自安者也嗟乎
公甫去而祠之猶云公去未遠也今歷過三紀官遷數

地而京峴之碑猶築黃澤之音未歇詩不云乎無言不
讐無德不報趙城人之於公實有不可解者非以升沉
顯晦論也祠漸圯謀新之衆應之罔後飭丹堊潔棟宇
告成事系之頌頌曰簡原膺膺無峻阿霍泉沄沄無頽
波赤董莫邪斂其鏑春風化日拂太和庭除猗猗野除
駢堯都五馬何薰灼山城百里賡絃歌坎其擊鼓舞婆
娑公千秋而百祀蒞茲地而蹉跎

大司馬中丞趙公趙城生祠記

今吾山左開府大司馬趙公初令趙城今三十年矣趙

城人思之不置建生祠南郭吾鄉高侍郎公撰文碑之
余乃於祀事之頃執康爵諸父兄進言曰茲祠之建也
或有異詞焉謂公今位三公保釐東土山以左六郡百
四州邑諸衛所自方伯以下皆屬之比之唐節度宋使
相至重也今建祠在一邑與前令斯地者歲時伏臘受
蕞爾土之俎豆功在社稷而飫百里之供得無隘余曰
唯唯否否不然嘗讀史古大臣樹大勲勞於天下繪圖
雲臺畫像麟閣或朝廷命立祠京師賜之御製碑銘而
考其發軔之地卽偏州下邑苟一寓跡咸有專祠俾諸

黔首之拜舞而詠歌焉余來趙城展謁諸前令堂宇馬
北平王燧宋忠武公澤皆以股肱元老夾輔王室爵列
五等寵埒九錫其視師河東開幕大梁統數十州之區
領幾刺史轉運之任亦猶之乎公中丞東省也趙城人
皆列之名宦與前之令若丞若簿若尉若博士共聽二
仲之鐸鼓享一邑之血膾倘有錄兩公之全傳者曰宜
紀之太常書之司勳銘之太廟不當以一邑屑趙城人
其何辭而竟未有議及此者我公今卽拜大卿屏翰天
家視唐之節度宋使相亦不過如馬北平王宋忠武公

爾何靳其祠於下邑也卓子康封侯矣而廟於密黃次
翁宰相矣而廟於潁蘇文忠晉尙書翰林學士而祠於
杭祠於黃祠於惠而鳳翔福昌皆其初試也而丹臚崇
崇棟翼翼後之人經其旁亦必曰快哉公游履所至
帷幕所臨史冊誇爲盛事今古以爲美談我公卽歷臺
諫大京兆大廷尉而霍山汾水之間嘗鳴琴而治焉朝
夕寤寐必不忘趙城之人趙城之人飲其惠茹其澤肖
像而事之亦天道人事之所不廢也衆曰諾然余有厚
幸矣余家稷門托公部下父兄子弟日沐浴其膏澤而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二十一

一官匏繫藉公之前鑒奉而行之不至覆鼎隕越獲罪
於趙城之民今日睹甘棠趨畏壘均有益于風塵下吏
於公無與也公諱祥星號松石遼東義州人爲之頌頌
曰抗峻宇兮崇邱壑芳若兮清流仰今模兮姑尤逆發
軻兮簡疇甘棠垂愛兮塗巷歌謳望霍岳之卿雲兮聯
羅山之石樓今其擁高牙與大纛兮展辰告之訐謀神
明翱翔於舊地兮紛紛總總而夷猶

廣勝寺遊記

欲爲岩堯嶽寄劣削之觀乎欲爲浩漭湍渦泓濬之觀

乎欲爲窈幽諾臯幻異之觀乎瞻之轟轟窺之黝黝繞
童赭之鬱鬱葱葱游斯暢矣侈矣不得而兼也余令趙
城按寰宇記圖經中鎮霍在趙城南麓霍泉供明應之
祠列在祀典余謂祭而游游興索矣乃屏吏人騶從挾
一二奚童穿人家園畦諸寺廟隱約見之三二里渠水
從林薄間潺湲來迎余笑曰此桃花源水引人入洞口
者也又六七里見山上塔樹瀾漫繞之時樹沒塔時塔
雜樹隙中時塔兀兀出樹莫能勝勝其半勝其趾山麓
見寺廟東北厓下泉湧出滙爲灣類吾鄉柏灣黑水灣

汨汨西出束爲渠濶丈餘深可人半瑩澈見底清波映
小沙石如魚鱗鱗伏苻藻數百弓分爲二一趨趙城一
折而南南而西西復而南過趙城諸村之洪洞此所謂
分水處也有金天眷碑水之南抵山趾柏引之上如捫
女牆如穿迴廊盤折數百弓柏全覆之人前後踵相接
茫弗見上不見塔下不見諸寺廟泉水也再數十弓見
山再數十弓見山上寺入寺見塔塔仁王諸殿前揭立
雲霄間四周綴天龍神鬼像簷垂鈴風動定皆響寺僧
云昔西域僧游震旦諸道場見茲山光閃閃亘天遂置

塔不知昉自何代或曰元魏時也修於唐貞觀貞元再修於宋元再修於明正德中塔類金陵報恩金碧錯采稍減故稱第二塔寺僧云每春二三月頂放光青色大於五斗甕五六月見白毫光或見金光光中層層錯諸色變幻不一籽籽外射類蛩鼓翼者至大風雨雷電夜昏黑人比肩立盲弗覩頂有光如燈晶晶下垂列爲炬自頂至底朗朗見人若立庭燎下者異哉前此未聞也昔人謂塔有舍利故光出珠光上聚攝入塔影影則觸光光則倒授若茲寺舍利藏地中或有或無不可定無

影觸無光倒而光種種具此曷說也或內典所云龍樹菩薩見婆婆婆世界清涼山有一燈若碧琉璃世人名之文殊光茲卽其類歟繇斯觀想窅堵坡之在支那國土稱最勝希有曷云亞於金陵哉自寺出諸柏槎枒紛攬若人怒奮爪指採取諸物若旋螺若蚯蚓痕若古篆之班駁詰曲隨山谷下上柏密圍不可竇足空導疑無地不敢步怪拾薪者曷以履此或得竇外見山底石滑足不墮欲墮或隙隙惴惴先慮目翳翳育此慮目歷歷見也西北望霍之諸峰若負劍盾南來快矣然仰視不見

塔寺俯視不見諸寺廟泉水級而東南上踞塔前門外羣山來揖罡風拂拂諸渠西去若委繡紋於地漉漉無日夜疑有神物自山後推而過者羣石突其鼻如盱其目如纏纏纏纏欲向人欲背人起幽隩蕩重淵者雲霧冒石上燥則晴溽則風雨至也至是四眺浮白大呼曰此爲岩堯嶽寄劣削之觀此爲浩漾湍渦泓澹之觀此爲窈幽諾臯幻異之觀觀止矣止矣日旣暮黃雲夕暝畢逋依林渠水活活和夜絃送漁人歸棹而西也寺上下皆廣勝貯修多羅五千四十八卷古無學人語錄上

寺諸比丘有守四分儀習毘尼日用者明應祠祀明應王霍泉神也祠左一小祠像郭君郭名逢吉宋慶厯間與洪洞人爭水利家羅雲里在邑西汾水外無數弓之田藉霍泉灌者邑人感其公正故祀之至今碑纍立定水口祭賽品物紀渠長姓名無一可閱者嘻山川錫茲佳勝以示人而暗詩歌得無缺客曰留以待君耶余曷敢余曷敢惟紀其勝以俟來者而已

趙公生祠記

侍郎

高珩

古來名臣之垂烈千秋者蓋粉榆爲社丹碧留祠麗牲

摛文樂章垂後所以昭功德誌遺愛垂典型示師表者也夫明備詔祿義主酌功是以有景風之典太常之紀斧鉞弓矢之寵錫貞珉榮懷誼切報德是以有須昌之碑樂公之社峴首安邱之俎豆跡似殊矣而其載渴儀光邈杳勿替者意則同焉故上之而晉接有儀麟閣有貌下之而金石欲語劍履如臨均此物此志不爽也予以採薪之役杜門却掃久矣南榮霽日維摩一牀栩栩也客有剝啄柴扉者乃趙城父老介其邑令呂侯之尺一而請大中丞趙公生祠之記予瞿然曰諸君誤矣三

晉名筆予不佞安敢越國而奪賢士大夫名也客曰非敢率爾授簡也公今覆露三齊羊杜之治先生之所目覩也然不腆敝邑蓋始基之實沈之畏壘益可徵信於東海焉余莞爾而笑曰善矣客之善詞而言有物也予雖不敏安敢竅啟謝乎在昔名賢所至便足千秋不止尼父臨河迴車諸地也卽如仲宣有樓長沙有井此非功在民社利澤羣生也而猶衣裾偶輟風華奕世如此矧於芄芄之膏雨而宇下傳頌者乎公之賜履璽書甫臨滇雲告警士大夫父老皇皇焉以預徵加派爲憂時

進謁鈴閣率爾詢焉公愀然曰

皇上視民如傷大司徒復稱名賢者必不至是且歲比不登東諸侯之國三黼爲憂者久矣夫民國之本也厚下安宅軍民尤有賴焉本固邦寧之誼謂何而以竭澤反裘從事爲也萬一下尺檄及此不佞當懷恤補牘爲萬民請命予亟拜手而喜可知也出亟告士大夫父老曰吾東得歲矣可無憂也嗣是百城安堵姑尤以西聊攝以東大河之北衛水而南提封千里熙若春臺蓋三年於茲矣秦關楚甸帶甲傳烽方未息而不逞之徒不知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二十七

朝廷萬年之祚三十年來天覆之恩而蠢蠢思動者間有之乃二東千里獨儷華胥非公之明賜而誰賜也公乃於察吏安民之餘乃簡彪虎庀組練進距躍三百之士而椎牛灑酒大犒之誓以同仇同澤之義其有不率教而麗於法者則司馬之法不少貸焉矻然程不識之刁斗臨淮之壁壘矣蓋公之撫我二東也仁心爲質而義以輔之糧莠必除猘兪必翦飛章告密譴張其人者必懲之勿貸孜孜以殿天子之邦爲務如田之有畔也而尤能知所先務以康食率典導民息事豐庇之此非

旦夕之積蓋自山右以來旣以抗跡卓魯矣旋而直指使則六條以肅旋而大京兆則三輔以安旋而大廷尉則三刺以明雖爲齊魯之民食趙城之餘而大愜焉亦無不可也夫泰山之雲觸石而出不崇朝而潤四方此其氣之所積者厚矣而沾濡所及則羸博奉符之地拜賜獨先顧枯槁怒生穎粟自喜其孰不以爲泰山之雨獨私我者而究之溥被九羸之遠如同一同焉則羸博奉符之沾沾以爲私我者不亦淺乎况我

皇上睠懷鄧理側席名賢將進魁磊博大之臣如往代韓

范其人者出視熊熊入綜樞要以登三代之崇竝者非公其孰足當此則文若之畔宥密之府公將坐而有之并非齊魯之所得私也明矣區區趙城乃以秋菊春蘭比於亢倉之社其必爲公之所不居也又明甚矣然而先河後海厥有明徵百谷朝宗源自星宿姑以慰趙城秋菊春蘭之望不亦古人之義與異日者二東之百世祀將比於尙父平陽而無斃則趙城之祀亦曰權輿可爾我知趙城之人洋洋矜於齊魯曰公之博施吾儕實先被之我有田里則公經畫之所餘也我有子弟則公

教誨之所濡也公之大受自非尹鐸沾沾百里者之所
敢望然而膏雨百城收寧四海寧一思發軔之地而一
日遺我哉是則廟貌之不可少也蓋日日端冕而臨之
矣君子謂是役也有三善焉公之甫分符而卽民和留
遺愛也如此趙城之人能永去思而不忘舊德也如此
呂侯之奉典型範馳驅而能自得師也如此甘棠蔽芾
籊竹弓裘鳳履千秋之爲烈可以風矣又豈蒲坂之光
施哉公名祥星字松石遼東義州人

重建儒學記

康熙二十一年

黃翊聖

州舉人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二十九

從古帝王之治天下必先建學明倫以端化原往往臨
雍釋奠尊先師執弟子禮惟謹又詔天下郡縣皆立學
明道術習禮讓以善俗又養士造士爲甲乙科振興鼓
舞收天下之才於學以爲國學之所關豈淺鮮哉故名
其地曰類宮曰黌序必淵雅秀澤夷衍寬宏方足崇隆
聖道彰明教化士子以時肄習其問者庶幾心曠神怡
磊磊落落有不可一世之概不然鞠爲茂草則土荒矧
垣頽棟折敗址積礫謂欲觀化橋門養茂才敦孝弟必
不得之數也霍學自月川先生經營改置規模式廓一

時八鰲五桂聯翩奮飛厥後雖屢爲修葺不過黝堊燁
赫塗飾浮末已耳究且日疎月敗至康熙十六年乃顛
覆毀沒而不可捄荒徑斷址過者懊悼感嘆而已卒無
能修復之者幸五雲王公於十九年來守是邦謁廟惻
然遂進諸生於庭捐俸倡議修建僉踴躍歡騰各爲捐
助命余與增廣生員安國康總理其事弗敢辭乃筮吉
五月十三日鳩工舉事余二人協力共濟日夜勤劬首
建西廡次聖殿次東廡次戟門櫺星皆易楔易瓦墜茨
丹腹覃厥堅美越明年復有事於明倫堂及東西兩齋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三十

啟聖祠易宇更棟惟瓦惟翬朗鮮攸好又創建禮樂文
章坊並類池石檻閱朞有五月而落成前後整如飭如
真足以崇聖道明教化振興士類以爲邦家光豈徒燁
赫黝堊已哉百年之業興於一日王公之美洵不可沒
也公諱雲鳳字羽皇慈恕而愛民潔清而好士涖治行
政光明洞達其修明聖道敦崇教化造福於霍者正未
已也將人習禮讓家樂絃誦八鰲五桂行且踵起矣爰
書於石以誌盛事云

重修霍州學記

康熙三十九年

歲貢

柏

正

州人

人才者國家之楨幹也學校者人才之淵藪是以從古帝王他務未遑必先創建辟雍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使天下學者周旋於禮法之場沉潛於仁義之府期於明體達用焉耳如曰文辭而已是猶聖人之糟粕也僅曰科目而已是亦爲求富貴計也若夫垣牖凶吉地理禍福迺術士之見豈遂足系吾道之重輕哉獨是事有萬殊理無二本任舉一物莫不各具一太極焉而况學宮重地先師臨之在上諸賢配享於旁宮墻自宜峻絕也週圍自宜整齊也門戶自宜謹嚴而不容蕩越也顧可

令其隔絕偏側頽倒破壞而莫之省顧吾霍雖甚褊小襟帶河山近在唐虞封內且勝國初澠池先生振鐸於前崔褚諸父母培植於後教化作育固有不同學宮形勢亦甚嚴整可觀以此五桂八鰲之盛雖數百載後猶可想見焉迨至明末泮池移外照壁南遷東西並無關鎖學宮橫絕一道任人驅馳莫可禁制以致五十餘載科第寥落而士習人心遂不可問雖間有修葺從無思復古制者心竊傷之迨己卯冬適吉守張夫子來署州事甫下車卽捐捧諭令修學正因率同志申前議蒙許

可命與宋子賡庠安子彭年姚子風淳總厥役任子捷元等分其任鳩工庀材擇吉日興工櫺星門鼎建大坊泮池復鑿門內照壁還歸路北東西立騰蛟起鳳二門庠乎關防備學校清宮墻峻絕聖道尊嚴視向之任人驅馳擾襍者不侔矣然猶慮張公旋吉繼起無人則一簣雖覆九仞難成幸長白李夫子父母斯邦一以修學爲己任捐俸勸輸不一而止且命余小子等務全美毋缺務莊麗毋簡如啟聖祠頽則無以展聖孝尊經閣圯則無以藏古書皆重修重建次第竣焉夫右門無故拆

去是抉一目也左右通道二坊墮毀是翦二翅也名宦鄉賢祠塌毀狹隘固不可以安神且舊本南向後忽降於東西廚庫反以廚庫升於上而南向之是升降失宜更變之不善者也至此皆復舊觀焉聖廟磚脊殊覺不雅且與啟聖祠內俱無龕與人有屋宇而無帷床者何異今增修煖閣丹楹畫棟脊易琉璃扁額對聯香卓祭器無不修整金粧采繪光耀奪目又與二先生署建樂育坊司訓坊使學問淵源識所依歸啟聖祠門外南展地基蜈蚣長垣屏峙粉壁與文祠齊則左右長短少參

差明倫堂題名榜魁星祠月川祠皆易楔換瓦整理一新舉先朝諸賢經營締造數百年而尙有缺畧者不一載缺者補壞者修無不整如飭如美輪美奐盡改前觀焉則我李夫子之功誠不在曹澠池崔褚諸公下矣工始於庚辰春仲訖於冬初工畢衆推余記其詳余何能文但覺廟貌整肅則士子之心正光輝燦爛則士子之目開內無缺畧外無偏側則士子之欲去理存德行純全矣有不出爲忠臣處爲孝子者乎則我公之興學育才以樹國家之楨幹者豈特五桂八鰲而已哉余小子雖不敏亦惟與二三同志孜孜汲汲自春徂冬晨夕不怠期無負我公之意已爾公諱紹祖字丕顯奉天長白人清廉仁恕美政多端此其見於學校者云

霍泉分水鐵柵記

署平陽府
劉登庸

霍麓出泉溉田千頃唐貞觀間分南北二渠趙城十之七洪洞十之三分水不均屢爭屢訟雍正三年乙巳夏余署府篆詣渠相度創鐵柵分爲十洞界以石牆南三北七秋九月起工四年丙午春告竣水均民悅相率而請曰使千餘年爭一旦息使君惠我民深矣請爲文記

之余曰是烏足記哉爲爾民言其大者考古井田之制必有溝洫時蓄洩備水旱故三代以前無水利之說自秦廢井田溝洫壞後之智者導川澤以溉田史起鄭國李冰文翁召信臣杜詩之稱賢者皆用此道而民殷實國富強余嘗通天下計之西北盡爲山而東南盡爲澤荆楚揚粵溟海外包江淮中貫雲濤屋浪宜可無事於水然考馬臻於會稽白居易於錢塘一州一邑勺水可用惜之而不敢棄況在無水之地乎關中沃野千里鄭國之濬渭渠白渠龍首渠自漢武歷隋唐時時修復或

畝收一鍾或畝收十石是以歷代建都稱天府焉京東水利創言於虞集而不果用及至正中行之遂有東南之運此皆已事有成效者若在山西則有河汾之水矣太史公河渠書河東太守番係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今之河津卽古之龍門皮氏也考唐貞觀十年築瓜谷山堰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十石壚渠又鑿馬鞍渠開元二年因置龍門倉貯渠田之人轉運京師以省東漕此番係之策唐人行之竟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事存乎其人而已矣山西郡縣

各誌一邑渠名不下數十引汾者居半此皆歷代賢守
良牧之所經營規畫以興起民利者奈按籍而求多湮
塞迷失古跡之存者十不得五豈後人之事不能過前
人乎亦勿爲而已今上自

聖天子下暨親王宰相大濬畿甸之水以開萬世無疆之
利天下臣工凡可以利田益民者當涓滴勿棄乃爲稱
職奈何任其湮滅不一修復也耶余有志未逮用是滋
愧區區鐵柵之制毛髮之舉耳方之古人無能爲役何
惠於爾民而足記哉因卽以對民之言稍文而勒之石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三十五

卽可以自勵並告之仕晉者知水渠之有關於民而不
可忽也如此

重修中鎮廟記

乾隆二年 平陽府

章廷珪

冀州山多名勝而獨以霍爲鎮意者職方氏之所載在
冀曰霍名於後不可易歟此固言其據方作鎮也爾雅
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爲鍾美於是歟此
固言其藏珍秀也或謂水經注霍太山其廟烏雀不棲
其林猛獸常守其庭歟此又云其靈爽之所呵護也或
謂東會太行西偶姑射跨趙城絡洪洞瞰平陽而挺峙

於霍歟此又云其形勝之所盤結也否則力興唐祚引導王師破宋老生於霍邑縣歟此又云其豐功偉烈驗諸往昔爲云然也而均未足以盡霍嶽之神夫陰陽闔闢元氣變化宣精於天成形於地泄而爲川瀆結而爲山嶽山嶽之大有造於民生功與天地相侔故能出平雲雨而育乎萬物而況中鎮爲冀州之雄封北接燕代據鴈門雲中之塞東達趙魏帶太行碣石之險大河界其西汾水貫其中堯之所都晉之所國唐之所興地也是以山有廟貌以奠神君神有尊爵以稱王號碑石嶄

然班班可考其雷霆風雨晦明變化有不可得而名言者故歷代崇祀以爲秩祭之鉅典雍正十二年我皇上初登大寶遣使以告守臣珪奔走豆籩齊宿祠下乾隆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旨飭修殿宇動支帑銀二千四百四十八兩八錢六分守臣珪率職蒞事偕霍州鍾牧趙城縣夏尹蹴役課工周旋惟謹其規模一如故制正殿舊單簷卑隘今拓基五楹簷崇二丈六尺廣五丈五尺拱斗重詹朱門畫棟迴廊二十四楹東西廂各二楹寢殿三楹舊倚山偏向今

關山拓基正向子午簷崇一丈五尺廣三丈三尺歷代碑記世遠年湮或敬或仆剝落不一今按次移樹於正殿遊廊之左右經始於乾隆元年之孟冬告成於二年之季夏時歷三季工計萬餘事竣霍州牧請記於石因思夫棟桷覆瓦圻鏤丹碧之飾壯麗光采雖有加於前而輦木於山陶甃於地悉出

國帑羣臣力何有焉耆老進而告曰我

朝定鼎以來歷修三次皆有司創捐今

聖天子特命修葺崇祀報功莫大於是不可可以不記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三十七

新濬講堂雙池記

趙邑令

李升階

陲縣人

予於戊寅三月自永寧補趙城南下車早麥歉收秋穀亦不稔越明年旱益甚夏秋之際步禱無寧曰

皇上念晉民不能粒食發豫米五萬石協濟之運車趙有分撥運訖而大師凱旋回部輸誠入覲供應者閱三月雖兩載於斯多以應接不暇未遑言興舉廢墜事簡城書院前令關南予宗超倫之所創無膏火諸生鮮肄業焉予至而籌備之延師授徒駸駸乎士氣日奮予嘗往來較課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向背多不得宜然亦無能

改作矣林木之外一渠過院而不入講堂予深惜之院
係離宅面坎若於甬道兩旁濬地引渠水入得既濟焉
因植柏於內外院而插柳丹墀左右命役鑿池方各一
丈深八尺甃以磚不旬日而功成夫引流種樹以爲休
息之所予不敢作是思而一水溶溶流入宮牆停而泓
之天光雲影則裴裒其上苻藻游魚復揚舞其下所謂
鳶魚之趣活潑潑者何以過此藏修游息於斯不益足
証元微而參至妙乎池成作文記之且鐫石寘諸池上
以見意焉時乾隆庚辰端節後一日書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三十八

趙城縣志序

乾隆二十五年

劉知幾以作史貴擅三長志與史相表裏雖所書山川
都邑人物風土不必盡如史之編年紀月也然亦無非
記事記言本紀傳而稱實錄則所謂三長若才若學若
識者或一缺焉謝不敏矣在趙則更有五難焉袁松之
言五難謂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
不勝質固已邑志自

國朝順治十六年安君錫祚修輯以來越今百餘年無
論簡編殘缺糢稜不可識觀其敘言及所輯各類由明

之季兵火頻遭先時故實難徵文獻傳什一於千百亦時會之所值耳不純不備有何譏焉此其難一也昔之典籍既乏考稽今之老成誰與授受徒於空山風雨之餘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以求音也此其難二也通志凡例言山西舟楫不通書賈絕跡自來少收藏家趙以蕞爾邑諸生講學經史而外博覽無多而名山古蹟之紀載遍諮焉而究無所得僅守殘缺略補模稜胡爲乎此其難三也趙當南北之衝冠蓋逞來馳驅絡繹階既乏三長之具又不獲時承筆研稽典冊冀得鴻儒碩學

以助不逮而鄙予落落知交益寡此其難四也一邑之志一邑之事也經費不下千緡既無閒欸可以動支又未敢以向無成例者冒昧具請此其難五也則所云五難又匪直袁松之所言矣階以戊寅三月之杪抵趙邑之紳士卽以纂修斯志爲言未之許也越明年公舉詞以請且言邑有存費係城鄉義會拔取歲月積之以爲公用各有典守以此纂修邑志俾百年廢墜一旦作興公事孰大焉時郡伯秦公過趙階於行館面陳其事蒙許可因城東隅梵宇名紫竹林者開館焉縉紳耆舊

各董厥事開雕於己卯十月望日訖工於庚辰八月望日書凡二十四卷爲類五十有一卷首未不計焉嗟嗟階乏三長更承五難邑之賢士大夫不憚風雨寒暑蚤作夜思以助予不逮者實繁有徒而公項不敷尙三之一未敢以是更問之襄事而捐清俸以償焉階思我朝開國以至於今重熙浹累治化彰明山川靈異益騰光怪其中人文蔚起忠義奮興下及鄙屋茆簷匹夫匹婦凡沐教化觀感中和而爲孝子悌弟義夫節婦者書之不勝書也非是舉也將潛德幽光若滅若沒其何以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四十

黼黻

皇猷輝煌至治而見窮鄉僻壤潛孚默化於不自知乎我皇上聖神文武御極二十五年中文教之所漸摩武衛之所奮發俱運以聰明睿知之德使玉關二萬里外盡入版圖亘古未有之勲一朝耆定

命使周旋多經下邑而陵廟祭告若女媧若中鎮在茲邑者均得敬謹登載承乏微員駿奔執事亦邀名籍又不特邑人之幸矣故不辭譴陋拜首稽首而颺言焉

創修霍州公館碑記

乾隆二十七年

知州

胡觀海

霍郡北達神京南連秦蜀西抵甘肅以及巴里坤伊犁邊塞之地洵通衢大道也年來大差紛繁往來如織霍驛乃經宿之地舍館實爲要政焉霍志載向有察院數處兵燹後俱就傾圮基址已半屬民居差至則借駐王生封相之宅差務繁多又遍採民房廟宇或移駐於城外書院搬運供給不獨官民皆困抑且公務多違爰集紳士商議王生之宅未可常佔查城西有官院一處向無所用計其房舍材具適與王宅價值相當因與易之而王生以永無騷擾爲喜焉內有王生出典之屋悉捐

俸贖之舍之西北有喬劉李三姓房基俱經出典今復贖賣亦爲捐俸買值度地相形規模甫就於是紳士量力捐助筮日興工併立兩院廳堂廂楹廚房茶舍以及上下人馬之地各得其所維時監造之員有張尉中立督工紳士有成生大呂董生來清區畫經營備極勞瘁未三月而落成士民羣相慶曰顧斯館也誠如公寢矣隸人牧圉各瞻其事賓至如歸今而後霍其無慮於差務焉然豈特有裨於差務也歟哉書院爲造士之地數數騰挪師弟皆不寧今諸生得專心肄業矣民舍非應

役之地廟宇非迎差之所不數日卽有官差區處雖借不過一時而受累固已不少今居民得安處家室矣舉百餘年之缺陷而一旦創興民力無傷公私兩濟其有裨於霍也不亦多乎余曰補偏救弊有司之職也奉公服勞爾紳士實有力焉爰勒諸貞珉以志不朽云

霍山書院崇祀曹月川先生記

乾隆二十七年

霍山書院創自前州陳公陳公以黔中進士出宰江夏擢牧於茲惠愛曲至尤以興教化爲急務謂霍郡自曹月川先生作育之後人才輩出八鰲五桂稱名盛之區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四十一

焉今科第落落雖時有盛衰以振興之無人也爰集州人士建書院於城北工已告訖將謀延師而陳公修文天上矣厥後因州無公館竟作差使行臺乾隆己卯夏余任茲土欲成陳公之志而連年大差有倍於前未遂所願憮然者久之逮曹月川先生之設教於霍也昌明理學獎掖後進前後十有八載維時州人士翕然向化親炙光儀者如周正郭晟具載先生行實記繼起如史素父子喬瑞任光裕李廷儀成德輩忠義循良偉然前代名臣諸生中如邢大化高文質等有聞言孝而墮淚

者有聞正言而止供佛者有觀劇而忽生愧悔者下至樵夫亦知慕化返金迄於今士恤廉恥俗敦淳樸何莫非先生流風善教之餘澤也今州人士見先生祠堂傾圯風雨不蔽商所以祀先生者羣欲遷其神主於書院余曰善哉是舉誠得先生設位於中俾主教者知所以爲教肄業者知所以爲學所謂百世之下聞風興起頑廉懦立薄寬鄙敦於以崇正學而端品誼厚人心而善風俗雖謂先生至今存可也所繫顧不鉅哉又何有八鰲五桂之不再見於今哉余已於城中另修公館數處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四十二

一切差使不得復來騷擾但膏火不敷而余適遷移是在後之蒞斯土者盡心籌畫以振興爲已任度可以繼曹月川先生之前徽而使陳公創建書院之初心亦不至湮沒無傳也是爲記

禱祀霍山中鎮記

署河東道

程國表

乾隆己卯夏五月余自河東廉訪居太原時三晉亢暘甚麥無秋秋穀待澤播種者且將失時民荷鋤而望雲霓交迫於胷省會自中丞下至僚佐朝夕步禱越有日矣未邀天貺余告中丞塔公曰霍山中鎮明神也昔禹

治水乘四載首登於此而禱之春秋趙氏之世霍公出
奔而旱復之而晉大稔山陽天使竹書之事皆神佑也
至唐而幽贊晉陽義旅興唐業史策所傳彰彰不爽况
今

聖天子中和位育百靈休應以故國有大事命官祭告盍
不委一二大員致祠禱焉霍泉在山麓趙洪兩邑民田
賴以灌溉者十二三趙洪無此其能邑乎此神之明有
以全民命者必陰有以贊天工於以上慰

朝廷之宵旰下紓百執事之焦勞與億萬生靈之仰望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四十四

不亦可乎中丞公深然之即日僦余疾行塗次散齋數
日詣山齋宿漸覺山霧溟濛嵐烟欲墜也詰朝禱祀禮
畢霍趙牧令胥供駿奔方命駕出山而山外原田靈雨
大霈亦優渥亦霑足矣山多舊蹟金石書不遐遍覽焉
反會城中丞公以得雨大喜握手告余曰神之靈君之
誠也庚辰夏五月二旬有八日余復以河東廉訪之役
過趙城長吏李君迎余行館揖而言曰今日憲轅節鉞
簡命之時正去年憲駕竹帛將命之時也余憶之忽忽
一載而中丞公已下世矣太息久之李君曰客夏之舉

乃荷憲德以邀神貺至今趙之民父老子弟咏歌勤苦者莫不沐浴膏澤趙邑新志將成尙有藝文未梓竟曷請憲語以紀神貺且使一邑之文增其光寵乎余故欣然樂紀其事以神惠之不可忘也

中鎮記

李呈香

尙書載舜巡狩四岳而中岳無聞意斯時霍山爲畿內地所謂中岳者卽此觀禹貢旣修太原至於岳陽霍之名爲岳也可推而知史記封禪書以河南嵩山爲中岳乃周之制而是山爲冀州之鎮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四十五

鎮曰霍山是也漢時衡亦稱霍說者謂武帝以衡山最遠移於霍以祀之夫霍北衡南相去萬里不當以南方之神轉祀於北且卽移矣胡不移之於都內之岐陽而又遠致於此乎蓋山有別名說者妄爲附會其所謂霍斷非此之霍也此霍鎮之可誌者也若夫中之爲名則以恒醫無閭偏北會稽衡偏南沂岱偏東嶽華偏西霍山雖不如嵩岳居天下之中而實爲各鎮之中焉此又霍鎮之所以名爲中者也至於望秩山川望則不爲廟瞻彼巍然高大者卽其象也赫然儼威者卽其神也興

雲雨殖財貨施博而藏厚者卽其靈也豈必有事於泥塑木雕舍真而求假椽桷棟宇去明而卽幽哉故廟制之本末始終弗深考或曰借此以爲棲神行禮之地其本末始終則堂基恢擴於貞觀歷代相因我

朝康熙四十六年大守劉榮重修之迄今俱昭然可指况入峪口五里削壁危石幾難置足忽而天光乍朗地形突闢四山環拱二水夾朝中建寢廟松柏異卉周匝蒼秀疑若神之默相者是不可以不誌也余然之因並著之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四十六

重修韓侯廟記

靈邑 張學洙 三原人

侯之功偉矣廟食固宜然則曷爲而在靈石縣也或者曰侯實葬此余竊見遺塚歸然而史冊無徵或者曰侯實經此而儲胥何地志乘闕焉勿載是二說也余俱勿深論當夫劉項爭衡之際勢如逐鹿高帝故畏項天授楚方將以漢中老何暇計及天下哉設侯而事楚楚未必不得天下設侯而不事漢漢未必得天下楚得天下是以暴易暴也漢不能得天下是天未厭亂也羣雄狡逞殺伐相尋生民之禍尙忍言與自侯一起爲將拜而

上坐從容數十百語而楚漢之興亡如在目睫間垓下一戰卒定漢鼎嗚呼侯之功真與日月爭光矣千百世下猶利賴之豈特爲漢哉靈石爲晉陽咽喉亂山絕阜綿亘百餘里據險扼要乃必爭之地也當爾時烽火絡繹士馬蹂躪廬舍人民蕩然蓋父老苦兵革久矣一人御宇四海宴然夫孰使我免鋒鏑而事耰鋤百室歌盈止者非侯之力也耶夫孰使我出水火而登衽席奕世慶似續者非侯之德也耶生成之感中於人心知必有家尸而戶祝者奈何未央之冤啣恨千古後之人思之

慕之又從而悲痛之爰因荒塚而立廟以祀此三代直道之遺寧獨於靈民有異耶而又何疑焉廟昉於金明昌間自元迄今重修者三而歲月滋深漸就傾圯癸未夏六月余有宰是邑之命適明大中丞節鉞移旣瀕行進余而言曰靈邑韓侯廟踞南嶺之巔嶺以廟名路當孔道凡輜軒往來咸瞻禮焉今棟椽崩折其何以妥神靈而肅觀瞻夫防修先賢名臣祠墓亦守土之責也爾其誌之下車三閱月政事粗舉敬謁侯廟集里中耆老而咨詢之孰者應葺孰者應增孰者應改置區畫已定

先是解州刺史賢裔言公前署縣事鹽官陳公先後捐清俸付住持而邑中好義者亦踴躍樂輸遂鳩工庀材刻期竣事而廟貌巍峩侯之生氣勃勃矣是役也大殿與西窰房仍其舊而新之戲樓因其址而廓大之增軒楹一東窰房三鐘鼓樓各二又茶房三間檻欄階級煥乎一新經始於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落成於乾隆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董事人里老吳世恩趙守忠等住持則僧人通智之師也因邑人丐余言是爲記

遊介林記

梁密齡
蘭谿人

余聞介林久矣或謂子推遯跡處非靈石之介林皆不必深辨丁亥春遊於靜昇王氏之別業登樓遙矚見東山之麓蔚然深秀主人告予曰此介林也越月歸自太原忽聞時鳥變聲嚶鳴求友興不可更遏命童子策二衛來喜其鈍步得以悉一方之勝由村南過王公橋對岸小山亦起伏有致萬樹撐霄春流競發其地多榆間以桃柳春色更佳已稍迤折而東望介林若片雲映於山足去河漸遠行二三里許則水隨蹇足潺潺然心與

俱清矣距村已十里許北望市井咫尺仙凡介林則參
差濃淡樓殿依稀令人見二米家法綿峯撲面而來雄
秀領諸山如兒孫近村名張嵩村溪透屋舍林外崗巒
皆羅列掩映不可缺亦不可補造物之安排耶目之所
見以爲然耶此時林亦望余然在遠近有無間可望不
可卽者渡數曲始及山門其中惟柏參天不知幾千百
萬株間有雜樹皆石間攫拏而出石大者如獸怒蹲如
人對奕微影在地天光自樹隙中射落回顧童子面有
碧色予曰紅杏倚雲綠茸鋪地此真能撲去面上三斗

俗塵也地勢漸起聞簷鈴聲更數十武入祠瞻拜規模
宏敞近人題贊頗多後殿爲介母祠介弟介妹侍焉昔
晉陽傅青主與予外氏祖胡公來題其楣曰承顏堂卽
自取壁上功隱承顏之句又云婉容分到牡丹頭里人
描污僅存故跡矣兩墀牡丹數枝相傳其根株甚繁每
歲必有白花放於枝巔里人以爲神修葺之餘摧折殆
盡童子曰豈以富貴非公願故並此花鋤之耶至堂東
地勢轉高有亭三楹瞥見諸峯高下顧盼几席老柏森
然拱峙於牆外翠色濃陰滿人襟袖介林佳處以此爲

最余得捐塵累坐此琴書數年必有所得此則余之有志未逮者也出門曠視百里內山川曲折燎如指掌回首烟嵐徘徊不忍去邑人囑余曰當亟往來於此嗟乎余風塵中人果能亟往來於此乎天下名勝之區多矣樂遊者遊或不可常得否則非見其無可樂卽以爲無足奇或又曰眞能遊者不必在耳目間也嗟乎造物鍾靈之處固不欲斯人之塵溷也於人乎何尤

淮陰侯墓記

鄒學曾

曲沃人

淮陰侯事漢高帝帝北征豨侯遭未央之變首函送代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五十

適帝返兵到嶺遂葬焉說者謂侯何昧於自全也夫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時乎時乎不再來蒯徹不曾爲侯計乎而乃終爲兒女子所詐也雖然高之忌侯侯所知也侯之死亦侯所甘也當高帝奪印符遊雲夢雖屬中材亦知帝心之巨測使侯從此仗兵威取大寶易耳况三分天下也而乃曰漢王遇我甚厚不忍鄉利而背義甚矣侯之宅心直與日月爭光矣蓋高帝設壇具禮拜大將繼又操印使王齊侯之視高已謂得一知已可以不恨且卽使漢薄待侯而侯始事之終

背之千載下又當以侯爲何如人哉此侯所不屑也舍人之告不無許僞吕后給侯入朝侯竟恬不爲疑殆所謂以身許國者與觀侯臨危有言曰悔不用蒯通之計非果悔也特自明其不反耳知斯意也庶可謁淮陰之墓

重修永濟橋碑記

舉人 劉 澐 猗氏人

晉之水以百數汾爲大源於靜樂流經大鹵之墟瀾靡夷延率出平壤跨西河而下抵靈邑邑南負景霍搯全晉之吭汾自北來繞縣治盤盪如玦激而西南約十里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五十一

許有橫嶺曰梁家圪塔圪塔者崑阜也南對絕巘河流委輸山峽間束而爲壘始湍疾回薄不可涉盛夏凍澇巖溜谿瀑交灌互澍撼鵠於嶮轟雷弩風混潰沙礫甚驅硨磳如轉磑冒壠沒麓旁斷义牙負鬻甌者至却走不敢汲舫扁經過遇風濤上下如漂鼓糜沸無得泊夫是鄉躡居水湄病涉者不一人何空思鼉梁之駕竟驅石無術耶良以所費不貲是用不潰於成乾隆初時和歲稔村人士念車徒竭來之艱糾合該鄉父老募貲捐建爲石橋七孔以濟行旅辛巳秋暴雨夜至撼山嚙崖

湧挾巨槎橫堵橋端天吳一震如巨靈轟石破天驚
決裂中斷自修橋落成後舟柁久廢邑西南諸鄉赴縣
並適東睢者往往自崖而返有急則蟻附崗脊迺道數
十里外如是者匝年有餘而功不克舉雖修葺之願人
各有心而總理無人誰與共襄吁哉重砌之難如此彼
鑿空者更何如耶爰有國學博士弟子員燕公九臯裴
公大勇慨念者久之且思昔人創始之時無一藉手不
辭勞瘁迄今遺跡尚存不及時督治脫數載後頻遭溢
淤益難爲工因謀諸比里分糾勸輸共續前猷僉曰可

乃始經於廿有八年之春越明年頽者監毀者緝缺者
補圯者成又增修兩端磴道左右檻柱計其從爲步六
十有奇崇如其長三十之三橫可容方軌共需緡錢數
千有贏自是徒者御者履道坦坦無揭厲之虞但河心
多砂粒潦水伏衝善掀欲以礪石甃其底爲保固計而
二公相繼物故於是二公之子若弟暨諸同事人纘成
之凡再閱寒暑而告竣實乾隆四十四年夏五月也適
邑茂才謙六何生素善余設帳其鄉暇日招爲濠梁之
遊指畫其山原之秀麗里閭之攢聚且曰吾邑控引東

西百有餘里汾水貫其中劃而爲二凡居邑右者無慮百數十村塢輻輳往還均於此焉問渡昔橋之成邑侯關中張公錫名永濟但未有記故創始者名湮沒不傳其可稽者則補修以後諸人姓氏失今不志後將何考茲鄉人磨碑以俟轉倩先生一言以紀前躅噫吾老矣雅非題柱客然重其請誼有不容辭者爰掇其顛末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世

靈石頌

并序

靈邑令 虞奕綬

石何以命縣重縣也靈何以命石重石也以一石係一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五十二

邑之奠安故命之也康熙朝前令侯公榮圭撰靈石縣志稱隋開皇十年文帝幸太原傍汾河開道獲巨石有文曰大道永吉以爲瑞因於其地置縣其注沿革如此而不詳所本夫以石爲瑞當以瑞名石何靈之也今邑之二驛一曰瑞石何係於驛則瑞之而係於縣則靈之也考北史隋志兩京新志諸書若武安之隕石高帝之埋石咸陽之移石於隋事蓋詳而茲石未之聞焉若文字之異則魏青龍中之柳谷口石唐貞觀中之鴻池谷石宋太宗夾江石徽宗時綠石類此者蓋難縷述咸謂

符命之應其實皆人爲之卽一時惑之以爲瑞豈傳之
既久猶尊之以爲靈耶天寶間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
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縣亦就物質隱起意
爲附會耳矧靈石二字與大道永吉文固無涉耶前志
所稱旣不足爲命名據亦未足爲斯縣重也獨其注古
蹟則稱或云留此石以鎮城北之水患者而究無專辭
余初之官卽而觀之去今永固門外不半里高將及尋
周倍之石本入土莫測丈尺其形則河朔之林慮太湖
之彈窩也其聲則太未之思溪泗上之靈璧也其文不

可復見審察其質則或闇者如鐵或章者如銅而文且
理者猶是石也錯雜融結巒然天成昔程大昌釋禹貢
怪石以爲質狀色澤似石非石殆若是乎則曷不怪之
而靈之也夫靈神也福也縣治地處窪下汾自北來近
收東河之水直注城下西折而南稽之前志諮於父老
汾之爲患屢矣茲石屹然當其衝猶砥柱也故城巋然
得存今夏六月積霖如注附郭廬舍皆湮沒汹汹者以
爲城且不完乃水溢及石輒殺其勢順軌而下如神助
然城卒無恙夫乃恍然於金土化制之義以爲有斯石

乃有斯城也有斯城乃有斯縣也是其爲台駘所呵護而爲福於茲邑靈之爲靈洵昭昭矣則以靈命石以石命縣也固宜因奠以酒醴而爲之頌曰嗟嗟斯石學學其容得一以寧地靈是鍾爲高名臺爲下名沼惟茲天涯民和永召臨川有廩饒州有倉孰若茲石福我無疆垣墉仡仡汾流活活永奠此邦不遷不泐

靈石縣里民張獻萬經修橋道記

爲善急聲名紀善者詳貴顯嗟夫身處卑賤食貧力善不求人知而卒莫之知是可悲已非悲爲善者之無名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五十五

悲夫無名者之無以勸善也靈邑之西成里有民曰張獻萬力作勤動以墾石田豐歲僅自給遇歉輒餒性樸厚見人爲善卽慕悅之往往竭己貲以成人美無少吝色亦無少德色然欲市之以名輒固却弗應縣之朝陽門外有南橋依山跨汾西鄉之赴治者必由之橋久而圯以工費繁鉅莫敢首事獻萬見病涉者爲泣下矢竭其手足之瘁以身爲之倡浼鄉鄰請於官於是當事者策羣力翕然從之鉅工以成又自周宿村至南橋鳥道盤屈學學礲礲巖石錯雜行者股慄足裹獻萬惻然於

心毅然於色願以一身當五丁之役然卒歎於貲未及
舉事乾隆庚戌年七十八病不起呼其子士選告以未
竟之志士選乃刻苦節約閱數年計其貲足供役泣告
於父之靈而修治之上下十餘里向之欹隘礮碌如臨
於木者今則介然寬平如遊於原也鄉人歸美士選士
選驚謝曰吾父素不市德矧予小子其何以堪願隱之
以成先志歲壬子余因公過其里聞於鄉之民而知之
不禁慨然曰嗚呼豪傑貴胄坐擁厚貲視鄉里疾苦如
秦越遺金滿籩而損智益過違悖先德往往然矣所謂

貴顯而可紀者非譽卽諂觀獻萬父子之所爲不亦皇
然赧然沮喪而忸怩也乎昔温國文正公書劉太周文
燦蘇慶文臺亨之所爲曰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
自懈綬於前賢雖去霄壤而使邑之人皆如張氏之所
爲是齊民之義風俗之美而宰斯土者之願也忍聽其
隱之而弗彰之也哉故標其事於石而題之曰里民張
獻萬經修橋道之碣分卑名微有善則錄教義也不及
士選善歸於親教孝也

靈石縣翠峯山文星閣請立條約記

疇參三才時惟人哉疇首四民僉曰士哉靈石分野在天占次實沈厥星參厥象武在地則東屏綿西襟汾羣山糾錯絕鮮平壤其土瘠則農不給食矣其俗儉則工不備役矣其用約則商不赴市矣而醇謹樸質秀而能文者士習獨彬彬焉蓋自卜子設教西河肇造文教今邑之峪口祠春秋尸祝不廢則其遺澤遠也顧邑之諸生有言邑界西衝昔多武事起家占文籍者如晨星然自前令柏鄉路侯於翠峯山建文星閣迨桐城張侯復爲移置方位占度丈尺而後靈應屢昭文運大振士之

榮顯甲霍屬焉茲縣治之東有峯巍然有閣傑然卽其所也祀在卯戌之月多士四集恐規條不立日久將替祀典士習所係匪淺請示之約爲圭臬奉又翠峯之麓陶者穴之實洩地脈請捐公貲市其地永禁陶工地之所入以供經費余曰善爰列條約并禁陶者從衆志也抑余更有勉者司中司祿玉衡開陽實掌文運而東南占位爲丙爲巳象主文明是閣也於天地秀靈固不爲無助要以潛修力學砥礪奮興所謂勝之以人而爲四民倡者尤在駿奔者克自樹立以荷陰扶則是閣之興

固與卜子遺祠東西分峙共維文教於久遠而土氣且蒸蒸日上也諸生唯唯而退因以記之

靈石縣禁陶令

自有熊氏命甯封爲陶正民利其用後世因之蓋如布帛菽粟之不能相離矣顧犄牛之後陶河之濱未聞與成邑成都者近爭地利也靈邑三里之城西南北皆瀕汾惟東壁近負山麓自翠峯山至龍旺頭爲城之屏衛地脈實由之以興麗斯土者咸視此爲安危矣歲庚戌民有利重貲者棄其地於陶人阜者穴隆者日窪居民慮亡其唇寒其齒也且城居素無火驚不習撲救自陶工旣興夜火如燭數月之內聞譁譁而駭出出者告災之屢譁然不寧僉以咎陶余旣命爲防禳之謀備其撲滅之具且爲之令永禁陶工曰凡有附郭之民委地於陶及陶人不請於官擅興工作者聽民告而治之於是民情帖然聞禁以來無復祝融之警已數年於此矣夫古者復穴之制亦屬之陶而欲利民用必先定民居余恐久而相忘禁仍弛也故書於石

靈石縣重修南橋碑記

去靈石治之朝陽門外將五百武舊有南橋橫汾而約其流形家者謂地靈萃秀於此理固有之而君子重人事則實以便民也邑境羣山紛雜治之西南逼臨汾水其外村落周布距治遠者往往數十里赴治者車不能轍馬不可埒越重山陟阻道負戴徒步蟻緣而上偃僂而下以涉於汾橋久而廢爰揭且厲每夏秋之間時雨暴至則奔流汹怒足戰神眩淫雨連日則注波巨浸望洋色阻亦閱冬春陰崖寒冰澈脛慄股堅冰常凝踵趾莫措夫以汾右各村之民由數十百里鳥道而至至

則病涉如是則有皇然懼慘然悲廢然阻耳誰與宰斯土者熟視無睹而不蹙然心傷也乎余初之官舉諸廢亟亟於此詢之吏則前令已身捐倡募以貲不給輒中止余急爲分俸刻日論工增石爲堦積木成梁約土屬道不需時而竣厥事非敢苟也非示儉也急民之急不可緩也向之皇然廢然者今而後于于而來咸樂稱便蓋欣然色喜可知也若夫易木而石以垂永久是余有待之志也今余將去此恐橋久仍廢故備述向者之不便今之速成冀後之君子時修葺焉且成余有待之志

是則斯民之幸而亦地靈之效也與是爲記

重修廟學記

乾隆五十九年

知州

蔣榮昌

霍州廟學在州治西南其規模制度創自前朝歷年久遠代有修葺我

朝康熙三十九年重修後沿今又將百載乾隆四十八年高密單公燾來知是邦見學之廟廡神門以及堂齋庭廚多有敝缺不飭之處恐其日就傾圮急謀修整以復舊觀乃首捐廉俸二百金復進紳士周我等數十人勸相輸助彙銀八百餘兩方擬刻期興工旋以擢陞閩

守忽忽赴任去雖未及親身經理以蕙厥事然重修之舉實基於此矣嗣因比歲歉收議行輒止五十五年牛學正美璧復與衆紳士悉心籌畫量工度費又輸二百餘金諮之前牧巴公星阿擇吉興修工未作巴公又攝篆寧武署牧蔡公齊明來始經理之凡有敝缺不飭之處皆以次興工大加修復一時司事諸生皆奔走經營以昭慎重於是儲材山木廣備陶埴棟楹必期於宏整瓦甍務求其完堅併力合作惟恐後時宮牆旣昭周聳殿宇益形邃肅階級有等池橋鞏固堂皇偉麗之觀視

昔蓋有加焉是役也大功已屆垂成僅餘丹堊圻鎔之飾尚未施工適余從蒲坂來牧茲土謁廟展拜仰瞻周視煥然一新因詢多士遂以重修始末厯告余更請卜吉補飾絢采以昭光華今功既告成復求作記刻石用垂永久竊惟

朝廷崇建廟學所以重道明倫興賢毓秀實爲人才風俗所攸關爲政之要宜莫先於此者今霍學之修單公捐廉勸輸基之於先諸君子交相濟美繼成於後而一時司事諸生又復始終盡心盡力無懈於其間皆可謂

知所先務能仰副

聖朝崇儒勸學之美意矣余以後來亦得躬逢其盛而樂觀厥成自茲以往將見霍之人才日以盛俗化日以美詩書禮樂之教延及齊民比戶可風不皆廟學之所滋培貽澤也哉是爲記

重修文昌廟創建樂樓碑記

范爾照

州人

霍郡文昌廟始建卽有樂樓歲二月初三日獻戲三日亦樂以崇德舞以昭敬之義執事者有恪罔敢或怠百年遵沿而不替乾隆二十五年孝感胡刺史典郡惑於

風水之說以爲文星喜靜樂舞非宜毀其樓撤其材而別用之嗣後青燈黃卷奮志研修不乏其人乃五十餘年科名落落風水之不驗如此迨嘉慶十二年刺史葉公祖秉鐸牛夫子陳夫子商易魁璧之向仍備歌舞以薦神歆是年卽有雋於鄉者次年又有雋於都者風水之偶驗又如此然此吾儕不敢援以爲據維今

聖天子右文重道馭極之初卽於帝君增隆祀典舞饗有加顧我等於宗主之神可不仰副

朝廷德意而尊崇妥侑乎乃公議創建樂樓重修廟宇

衆皆曰不可緩圖旬日得輸資千五百緡鳩工庀材大爲興作暮年正殿月臺兩廂廚庫甬道饗廳繕修完整豎建樂樓門牆垣墉皆如制其規模聖丹無不悉勝於前神樂式憑而人心悅矣旋覺人文楸蔚珊瑚發出海之彩丹桂燦向榮之葩固

國家久道化成涵濡培養抑神功默啟潛扶蒸蒸日上知其然者猗歟盛哉是可誌也斯役也締始於十四年之正月告竣於本年之十二月時知州事葉公祖峻崑平陽同知楊公祖淳學正牛公美璧訓導陳公衍震吏

目胡公鸞把總劉公永泰生員董翔鳳吳清玉皆與有力焉例得備書

靈石記

前靈邑令
今大同府 王志融 華州人

天下之物凡飛潛動植莫不各有其情顧凡物之情有生有滅惟石以無生無滅而情獨永則造物之鍾其靈也不亦宜乎靈石晉縣也考邑乘隋文帝開皇十年開山得石有文在其上曰大道永吉當時以爲祥瑞遂置縣夫當宋齊梁陳偏安江左數十年中禍亂極矣至隋文帝得國勤於政治使天下復爲一統天之生此石以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六十二

昭其瑞也固宜然不旋踵而煬帝荒淫盜賊蠁起江都巡幸身殞國亡唐神堯僻在晉陽太宗以天授英資早定大計實由此道西行遂以蕩平宇內克成貞觀盛治然則此石之靈爲隋瑞耶抑預兆有唐之興而早出於隋之世耶夫自上古聖神云遙龜圖蹟杳臯夔旣沒至寶無聞後世侈言祥瑞凡草木鹿鳥之奇莫不窮搜遠采獻媚人主以文太平之盛不知伊之佐商不必生空桑也呂之興周不必釣得璜也向使興王崛起不能得賢人而輔之以期股肱良而庶事康則雖盡南山之石

徧體皆文恐不周觸天難云補矣然石之爲祥不可知
而其靈則不容泯余爲茲邑令三年矣每至石畔摩挲
撫玩不能忘情蓋自有此石以來凡居處於靈石者幾
何人來往於靈石者幾何人而以靈石爲其頭銜者又
幾何人世代遷移人亡跡泯獨此石高不滿五尺耳睹
之而其色蒼然扣之而其聲鏗然將與霍山恒岳同留
終古也昔羊叔子登峴山每嘆由來賢哲登此山者皆
湮沒無聞而叔子之名實與峴首同其不朽是知人必
大賢始可傳於後世不與凡物同其生滅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豈獨古人有此情也哉嘉慶十八年暮春下
浣因偕友人再玩此石歸而誌之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六十四

靈石志序

嘉慶二十二年

粵自周禮小史外史分掌邦國四方之志小行人又錄
萬民之利害禮俗悖逆荒札安平各爲一書以五物詔
王周知天下之故後世郡邑之志於是濫觴凡所以觀
民情察吏治斟酌利弊移易風俗胥此志也靈石爲山
右衝衢乾隆丙午丁未歲時余侍先大夫牧絳州尋擢
守邢襄東出介霍間道經是邑見其星郵絡繹無虛日

計爲之宰者酬應紛拏撫綏罷敝良非易易嘉慶己巳
余謁選舉得直隸威縣尋蒙

恩特調山西靈石自維余家自明季由晉之洪洞遷陝華
州偃指從前服官三晉者五世矣若霍州臨汾藩垣祁
邑絳州所在政蹟炳如載在家乘余小子叨祖宗餘蔭
適莅茲土下車以來無日不惴惴焉以仰奮

天恩下酬民望爲念且恐家聲隕墜以貽先世羞然則徵
文攷獻佑啟愚蒙又烏得不亟取諸誌哉顧嘗披檢舊
文因陋就簡殘缺未備又自康熙壬子距今百五十餘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六十五

年從無釐正修葺之者余滋恧焉尋念茲邑也大山巨
壑厄要宜防頽墉短垣增坏宜飭腴田瘠壤輸納宜均
祈年報享秩祀宜舉洪潦衝激堤障宜固險瀧峭壁疏
鑿宜勤破觚斲雕侈靡宜斥他如佩綬橫經哲人貞媛
豐功駿烈宜揚潛德幽光宜發使次第修舉勒諸典冊
亦觀治者考見得失之林也顧茲事體大余愧譎陋因
循而未果丙子夏次皋黃君以海南名宿觀政并門向
與余訂文字交因羅而致之乃廣約曲求旁蒐彙括易
其詞覈其事正其體疏其目遠而有徵近而不穢因天

之道相地之宜疆域有條戶口有紀田賦有經禮樂有
緯職官治之學校導之選舉秩之兵屯衛之彰於名宦
顯於人物流於藝文播於風俗事得其理人得其序蓋
治道於是乎備矣抑余更有幸焉山右臨汾志二世祖
正議公修之祁邑志高祖中憲公修之今余勉葺是役
亦猶區區繼志述事之微意云爾余雖未能興利剔弊
綱舉目張然是編也司風君子采事觀變因時損益神
而化之與民宜之其事則靈邑其文則史其義則猶然
古者周知天下之故藉以仰贊

聖天子軫念民依之郅治而小子叨職八年亦度免於尸
位瘵官之誚也夫是爲序

再訪古碑記

梁中靖
靈邑人

由夏門西南行六七里日照碑灘兩碑相照故名山勢
峙立汾水中流幽谷深邃袤長四十里其南卽陰地關
蓋古之雀鼠谷也碑在河北者唐咸通十三年蕭珙通
濟橋記記有高壁鎮雁歸亭諸勝書法蒼老距水高數
尋在河南者唐大中三年節度使王宰記自敘其陞遷
之故與往來之由楷書遒勁入河深數尺又其上有小

碑字剝落不可辨蓋古驛通衢遊人多題詠焉乾隆丁未文與喬君訪於牧豎而碑始顯偕同人往搨之今年秋天日清爽水落沙見同遊者復有訪碑之約於是攜酒肴渡畧約由古峪灘循水而南水流石崖下匍伏行數武迺緣石磴而登荒徑逼仄狹不容步危臨絕澗激浪怒號心搖目眩惴惴不敢下視約數里始至至則覽雄鎮尋古勝碑猶對峙而寒山寂寞野草蒼茫求所謂高壁鎮雁歸亭者渺然不可得噫大中至今九百六十年矣而碑之顯喬君以前無聞焉豈古人勝跡有所待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六十七

而後見耶抑碑之顯晦自有時耶丁未至今二十五年矣而古碑殘缺又不如昔則後此者可知也亦安知有好事如吾儕者復從而訪之耶時嘉慶辛未重九同遊者李君輯五張君一山李曉文師趙君德貞諸姪象晉光斗石工甯森

重修南橋碑記

知州

顧紹先

霍治左挹霍山右帶汾河路當南北之衝霍泉滙衆壑西流入汾者三爲鄭家溝爲南澗爲北澗南澗石橋乾隆四十六年建題曰安濟嘉慶四年重修迄今十餘載

山雨迅暴湍激沙淤橋日以圯橋距南城道路先爲汾水所齧行旅患焉壬申歲署州事西蜀秦公爲成謀諸州尉胡公勸民修治惟橋之爲功大不能不有待也甲戌夏秉州篆者黔南鄭公燧謀舉行未果是年冬余牧茲土詢訪及之越明年州人士嚮義樂輸咸願赴功趨事而以紳耆董厥成橋制悉仍其舊橋底添築石堤俾益鞏固由是而北澗河鄭家溝諸橋咸葺治焉廢者舉之塞者通之河流順軌而履道平坦守土之責也余敢曰信而後勞其民哉誠以富歲之民易爲善耳年來大有頻書用歸覈實故士民踴躍急公有不期然而然者各橋工始於乙亥竣於丁丑其間余權平陽郡三月代霍篆者燕山王公照相與有成而州尉與諸紳士之賢勞暨吾民好義樂輸之誠尤不可湮沒也是爲記

重修北橋碑記

州城北橋之水由東北霍山之麓逶迤而西入汾舊有橋相傳建自元初邑乘所載鳳棲橋是也以乾隆六年重修識之石四十六年新建南橋成遂以北橋稱之又題曰惠濟維時以南橋餘工補葺故無記是橋綿亘五

孔宣洩得宜法至善也近則岸土塞孔水勢偏衝橋漸以圯乙亥歲士民修南橋並以亟葺北橋爲請余與州尉胡公督率經理疏濬培築悉復舊制北門內地低窪陰雨積潦穴地導水西注城外橋之迤北有隋臣宋老生墓亦訪求故址而新之又東北之周村舖至三里茶房石路嶮巇車虞顛覆亦鳩工鋤剗州治之北堪稱坦道使非州尉與諸紳耆之不辭勞瘁士民之尚義急公曷克臻此惟是民力維艱補直匪易繼此而隨時料量保護是所望於後之同志者矣是爲記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六十九

重修宋老生墓碑記

隋中郎將宋公諱老生大業末守霍邑時當隋亂豪傑蜂起各擁衆攻取城邑煬帝方溺於游燕不自省癸丑神堯兵起太原直趨靈霍軍於柏壁公軍於陰地且築保寨以拒之唐兵不得進會霖雨欲旋師當是時使非太宗神武哭諫得行而隋之授重寄者又俱得如公則唐之受禪未可知也迺公僅以一軍爲西京捍蔽威壓疆敵而唐受天命霍神効靈竟由間道猝臨城下公猶毅然自奮背城借一屢挫其鋒及援絕勢窮捐軀報國

非忠義之氣鬱勃胸臆曷能臨難果決視死如歸若是
哉於戲天之所興廢不可以力爭若力既竭而事之不
濟天也隋德雖衰而公之志不奪公之墓固可與夷齊
西山同終古矣惜唐人不爲立傳籍貫莫考潛德幽光
亦無有發出者讀史者不能不爲公惜然霍久已奉祀
名宦宋相張公商英曾爲詩弔之可知忠烈之氣積久
彌光雖千萬年自有不能磨滅者也公墓舊在霍東門
外二里許因水圯遷厝北門外今季秋飭工修橋見其
墓歲久就堙張公詩碣已爲牧豎所傷斷裂在地急爲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七十

修築完好並重立碑石夫表揚忠義守土之責也工竣
爰紀公之所以忠於隋者如此以昭茲來許焉

重修鄭家溝石橋碑記

嘉慶二十二年

鄭家溝在州城南五里南北兩阜夾峙霍山澗水西注
前明正德間建橋曰通濟歷嘉靖暨我

朝康熙乾隆間屢葺治焉碑石林立溯自嘉慶二年修
後閱今又二十載夏秋山雨蔽陰迅流衝激橋漸以圯
癸亥歲士民修南北橋事竣爰謀重葺是橋橋闌椿石
悉依舊制東西培築土隄期堅久也又添砌石陂收兩

阜注水防浸灌也東建碑亭蔽風霜剝蝕而憇行旅也
且以餘工治辛置小石梁自是州境南北涉水之處悉
有杠梁以濟之往來者可無厲揭虞矣工竣泐石記之
董事等姓名並誌於碑陰

聖廟重修碑記

竊惟學校之設文運之所攸關卽王政之所自始典禮
重而師儒尊治道之本也春秋二丁釋菜釋奠鄉射習
射君子於是觀禮象勺管籥有其器舞佾歌詩有其節
君子於是觀樂尊經則閣可梯也明倫則堂可躋也鼓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七十一

篋之餘又有

欽頒四書十三經二十一史凡歷代書籍暨

聖諭

宸翰燦然具陳郁郁乎文哉司鐸者當何如修治也霍州
學修於乾隆五十九年距今越二十餘載牆屋圯敗丹
暗粉落駸駸乎幾難免風雨烏鼠之侵矣甲戌冬余牧
斯邑每於春秋展謁校官徐陳二君顧瞻太息請醵金
葺治焉余以催科聽訟之繁有志未逮今年春始倡捐
新之諸生成樂趨赴徐校官鳩工庀材曲爲規畫傾欵

者植之濺漏者補之榛蕪者治之堂廡寢筵構櫨榱桷
戟門壁池莫不具飾

先聖先賢先儒木主重加丹飾然後陳器辨度繚垣施聖
增置供器五供棹三各祠廡所需燭籠四十有八計費
錢二百八十五緡度支絀則校官以月俸補其闕越六
月工竣乃興器用幣釋奠於廟牲酒豆籩秩秩有儀觀
者交悅咸頌校官之功請爲記余惟修廢補闕有司之
責也乃校官首勅厥議有志竟成余竊媿焉方今幸際
昌明都人士一入橋門而仰宗廟百官之美富觀詩書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中文

七十二

禮樂之燦陳夫亦可以興矣是役也董其成者吏目皖
江胡公鸞襄其役而敬書粟主者廩膳生朱鳳彩半載
經營咸裹糧趨事費不虛糜誠善舉也顧後之官是守
是土者廢則舉之母瘵乃官亦如學者之日省其身母
輟乃力則教益明而政益修豈不懿哉爰爲記

示霍山書院諸生

卽用
知縣 李培謙 臨川
人

書院之設始於宋儒其時理學昌明士子所相聚而求
者無非身心性命之事今異於古所云矣師之所講弟
子之所習不過沾沾於文字之間其所爲文又非出於

心得大抵襲窠臼講排場敷衍補綴以希冀主司一日之收錄其於身心性命固未嘗一計及之也卽於聖賢經傳精神義理亦斷斷不能有所肖有所入也而爲之主司者其棄取或不能持一定之見賢賢然相遇相求失者不必知其何以失得者亦不必知其何以得也其得之也則詡詡焉動於心見於色以爲今而後可以償吾誦讀之勞其實讀書中之甘苦固未喻也以爲今而後可以行吾之志其實志非所志其所行皆凶事也借科第爲聲勢倚仕宦爲漁獵甚者虐民以取戾縱欲以亡身其子若孫習於驕奢流爲匪僻以吾遊蹤所及所見亦夥矣如此讀書如此居官如此結局有益於身家否乎能顯揚其父母否乎能保艾其子孫否乎先哲有言出一個喪元氣的進士不若出一個積陰德的平民蓋痛哉乎其言之矣使其人於讀書未遇時能稍稍料理自家身心性命其爲文亦必不肯蹈庸襲故卽爲人亦必有所持循不肯縱心佚志以致於破敗決裂如前之云云也我

朝功令歲科鄉會試皆以四書文取士亦謂四書中囊

括古今漢儒之經學宋儒之理學皆滙聚於此士子既能代聖賢立言必能以聖賢自待不謂積久弊生其流極乃至於此也名爲讀書五經且置之高擱矣名爲作文且無文無章矣對人則眯目糊心臨事則沒頭沒腦競錐刀之末骨肉亦可參商縱嗜欲之心酒色轉爲性命風氣所趨流而日甚吾輩中豈繫無人豈不大可哀哉豈不大可哀哉霍州土厚水深地方亦無大富大貴足亂其龐洪淳樸之氣區區踐講席五日矣士子之來謁者大抵樸外而秀中皆負可造之資惟是見聞稍狹

根柢未固其人其文蓋可臆及萬一遭遇旣來功名到手嘗試之事甚多神明何以不亂毀譽榮辱變或隨時禍福吉凶來仍無定此亦不能不爲諸生懼者也今謹錄出敝鄉前輩紀慎齋先生讀書入門三法爲諸生勸但肯深信不疑中下之士皆可裁成爲人爲文皆有規矩眞能從幽谷中頓超萬物之表諸生何不試之其法如左

第一法莫妙於將一部四書節節反身體認人每謂四書是聖賢事豈知四書中惟中庸至誠至聖諸章論語

堯曰章孟子見知聞知章此等是說聖人本領餘外多是教下學中人之法並非難知難行之事特人未嘗切實用功體認便可惜空空放過若肯切實體認不出兩三月之久頓覺此書中步步勝境一言半語忽然別有天地頓覺此身中種種樂趣五官百骸忽然觸處靈機此是真情實境到此便知

第二法莫妙於體會朱註四書經文簡質人或不得其中樂趣但將朱註反覆涵泳在自己身心中體認朱子註中純是一片赤心勸人語語懇切令人感發流涕生氣凜凜且其文理盎然如太和元氣渾括四時涵泳之久不但身心灑然豁開境界即文章亦自能入妙請試嘗之

第三法莫妙於良知之學朱子體用全備本末兼該人或一時遽難下手王陽明先生又陡發一片赤心提出良知二字教人自認家寶蓋人之良知得之於天但有此一口氣在便有此良知在或清夜平旦之時或乍觸乍感之際惻隱之心忽動羞惡之心忽動恭敬是非之心忽動只此忽動處便是良知發見便是已身至寶即

便認定不令走失從此靜觀方寸細察生機忽然覺得
我眼何以有明天與我也耳何以有聰天與我也一身
百體何以有知覺天與我也我明明與天同此靈性何
故拋却甘居下流猛然提起頓覺平曰一切妄念非心
應時消滅渾身活潑潑如在天堂仁義禮智觸處逢源
日日如此久久如此真覺大可包六合小不外方寸明
珠現在皮囊頓改浩氣可以長存真性果然各足樂孰
有樂於此者乎易孰有易於此者乎此千古第一金丹
妙藥智慧由之而啟卽文義亦由之而工矣請試嘗之

以上三法隨時可做時時可做真簡捷真容易人人能
悟箇箇能行不勞力不費錢不藉於人不求於外當前
卽是效速如神諸生幸歡欣鼓舞聽之

新建前牧陳公祠碑記

知州

崔允昭

大名
人

此地乃前刺史恒公所設射亭也供奉陳公木主舊在
馬神廟西壁間廟積年傾圮不足妥神茲爲修葺而整
齊之而特移公之主於此改亭爲室作爲專祠以慰公
靈傳云以死勤事則祀之以所聞公之軼事當於祀典
不謬刺史固宜保障乎民者也慮差務擾民而以身殉

之其爲保民也大矣祠而祀之不亦宜乎且立專祠示
不瀆也嵌公之遺詩於左壁而譚公之事者爲有據矣
並誌之按公諱鈞貴州遵義縣人癸丑進士由湖北江
夏縣推陞本州事詳宦績

直隸霍州志卷二十五 下冊

藝文 古今體詩

廣勝寺

唐 太宗

鶴立蛇行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
龍蟠梵質層峰峭鳳展翎儀已卷收
正覺印同眞聖道邪魔交閉絕蹤由
儒門弟子應難識穿耳胡僧笑點頭

南出雀鼠谷答張說

元宗

雷出應乾象風行順國人川途猶在
晉車馬漸歸秦背陝關山險橫汾鼓
吹頻草依陽谷變花待北巖春聞有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一

鵷鸞客清詞雅調新求音思欲報心迹竟難陳

扈從南出雀鼠谷

張說

預動三靈贊時巡四海威陝關凌曙出平路
半春歸霍鎮迎雲漢汾河送羽旂山南柳半密
谷北草全稀遲日宜華蓋和風入袷衣上林
千里近應見百花飛

恭和御製同二相南出雀鼠谷 張九齡

設險諸侯地承平聖主巡東君朝二月南旆
擁三辰寒出重關盡年隨行漏新瑞雲叢捧
日芳樹曲迎春舞詠先馳道恩華及從臣汾
川花鳥意並奉屬車塵

前題

宋璟

秦地雄西夏唐風壯北圖禹行山啓路舜在邑爲都忽
視寒暄隔深思險易殊四時宗伯叙六義宰臣鋪徵作
宮常應星環日每紆盛哉逢道合良以致亨衢

前題

蘇頲

雨施巡方罷雲從訓俗迴密途汾水衛清蹕晉郊陪寒
著山邊盡春當日下來御祠元鳥應仙仗綠楊開作頌
音傳雅觀文色動臺更知西向樂宸藻協鹽梅

前題

袁暉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一一

魏國山河險周王警蹕迴九旗雲際出萬騎谷中來石
路行將盡烟郊望忽開賞矜垂柳報春畏落花催興逸
橫汾什恩褒作頌才小臣瞻日月延首詠康哉

前題

席預

鳴鑾初幸代旋蓋欲橫汾山盡千旗出郊平五校分前
林已暄景後壑尚寒氛風送簫韶曲花鋪黼黻文鹽梅
推上宰禮樂統中軍獻賦紆天札飄飄飛白雲

前題

王光庭

省俗恩將徧巡方路稍迴寒隨汾谷盡春逐晉郊來雲

騎轉行漏烟旄引從臺惠風初應律和氣正調梅雅頌
通宸咏天文接曙台霸陵桃李色應待日華開

前題

徐安貞

兩臣初入夢二月扈巡邊澗北寒猶在山南春半傳頌
聲先奉御辰象復回天雲日明千里旌旗照一川柳陰
低御輦草色變新田還望汾陽近宸遊自杳然

前題

崔翹

峽路繞河汾晴光拂曙氛笳吟中嶺樹仗入半峯雲頓
覺三原盡平看邑里分早行芳草迴晚憩好風薰嘉頌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三

推英宰春遊扈聖君共欣承睿渥日月照天文

寒食行次冷泉驛

李商隱

歸途仍近節旅宿倍思家獨夜三更月空庭一樹花介
山當驛秀汾水繞關斜自怯春寒苦那堪禁火賒

登霍山驛樓

廟列前峰迴樓開四望窮嶺巖嵐色外陂雁夕陽中弱
柳千條露衰荷一面風壺關有狂孽速繼老生功

汾上送王主簿

韋應物

少年初帶印汾上又經過芳草歸時遍情人故郡多禁

鐘春雨細宮樹野烟和相望東橋別微風起夕波

汾上燕別

許渾

雲物如故鄉山川知異路年來未歸客馬上春欲暮一
尊花下酒殘日水西樹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

霍泉

李端

碧水映丹霞濺濺度淺沙暗通山下草流出洞中花素
色和雲落喧聲遶石斜明朝更尋去應到阮郎家

題霍岳

宋提刑
御史張商英

鷲翅垂三晉鼇趺踞一方丹書亡智伯白髮詣秦王展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四

足承姑射回巒揖太行水涵千頃富源發四渠長鳥不
棲靈木雲常入帝鄉柏根蟠老石瓜蔓散平岡叱咤生
雷電鞭笞役虎狼欲知雄氣象衛霍出平陽

弔宋老生

血戰保孤城嗟哉宋老生身甘殉隋難義不屈唐兵骨
已塵埃盡光猶日月爭裴劉等死耳誰重復誰輕

中鎮廟留題

知晉
州軍王惟正

聳峻疊寒翠森森廟木秋崇封應聖跡褒德鎮中州輔
宋來行在興唐占上遊義旗初有力未足答神庥

廣勝寺

藍諫礬

一上危亭倚翠微
曠然懷抱失塵機
天遙流水分明去
野濶輕雲自在飛
歲景又看梅已落
鄉心還見雁將歸
紛紛戰國無窮事
今日誰能說是非

前題

王說

山亭十里見纖微
暫出紅塵已息機
次第一行寒雁去
淺深千片亂霞飛
青山不斷何年有
流水無窮底處歸
自古興亡安足問
世間人事轉頭非

前題

王淵亭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五

春嶺碧嵯峨
公餘載酒過紅塵
隨地少野意
近山多水溜
寒鳴玉楊花
碎翦羅歸衫
未能着斜日上松坡

霍鎮

金陳綱

峻極巍巍勢望雄
層巒疊嶂翠重重
爲神有感興唐祚
作鎮無疆福晉封
材產九州資構厦
泉分數邑潤耕農
幽巖舊榻高人隱
絕頂遺墳石帝蹤
欲雨片雲生峭壁
未明初日照危峰
斷崖當午晴雷震
深壑經秋積靄濃
樵子每逢遊澗鹿
禪僧時見戲潭龍
明光祀典傳千載
御札牲牢致享恭

霍鎮和前韻

狀元
王綱
趙邑人

鳳翥鸞翔氣象雄
蘿山石闕幾千重
名齊嵩華興周典
勢壓河汾壯晉封
錫號夙聞班五等
爲霖頻見慰三農
巖扉雲滿禪僧榻
野逕苔荒羽客蹤
夜靜笙竽鳴老樹
月明幢節上孤峰
烟涵遠岫晨光暝
雨洗層巒黛色濃
小院花香遊瑞鹿
澄潭波冷臥蒼龍
皇圖億載神幽贊
牲璧方來禮益恭

藺墓有感

田天澤
趙邑人

翠疊峰巒步障新
上卿廟貌萬年春
如何完璧歸來後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六

故里蕭蕭也屬秦

汾水道中

元王惲
平陽守

蒼巔互出縮峪勢
曲走蛇回眺驚後
擁迎看復橫遮雲
林澹高秋半嶺翻
晴霞十里九渡水
清流帶寒沙山溪
本幽寂激之聲乃
譁解鞍憩美蔭覺
我心靜嘉風枝滿
秋實野菊被水涯
幽馨散蘭馥紅鮮
綴丹砂二物固瑣
碎託興幽人誇我
欣記所見信筆書
田家

出佛峽

窄磴縈紆蠟屐寬
五臺高下玉梯盤
水從石隙流膏膩

雲向松門疊翠寒萬壑浪花朝雨霽千峰嵐氣晚鐘殘
昏黃月在藤蘿上欲覓寒山歸路難

重遊廣勝上方

張昌

曾伴衰翁宿上方海榴花下掛詩囊白雲洞隔迷鷄犬
翠竹梢摧失鳳皇靈籟聲回驚殿鐸雨花香滿散禪牀
遠公化去誰同話日落空庭塔影長

登東城望霍岳

徐毅

城樓東望岳山青秀削芙蓉倚翠屏大地飛翬成傑構
中天浮玉入疎櫺高連奎壁通南斗遠接鯤鵬起北溟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七

掃蕩風沙清紫塞有誰磨劍按青萍

自太行望霍岳

王惲

山西四月似涼秋秋半搖鞭下嶺頭心苦自憐嘗越膽
長歌不用撫吳鉤風烟動色開中鎮禾稼連雲際四州
碌碌一官成底事春風歸夢仲宣樓

遊霍岳

劉珏

山腰明霽靜煙霏岳頂雲濛淡欲飛巖壑似供詩筆健
法身都掛五銖衣

霍州道中

行人

司馬堃

兩日相將過萬山此身常在翠微間
泉歸斷壑身偏遠雲繞層林意愈閒
峭壁疎風花落去遠天斜日鳥飛還
霍峰只在輶車外王事驅馳未一攀

過韓侯祠

明于謙

躡足危機肇子房將軍不解避鋒芒
成功自合歸眞主守土何須乞假王
漢帝規模應豁達蒯生籌策豈忠良
荒墳埋骨腰山路駐馬令人一嘆傷

介子廟

謝榛

綿山憶介子歿後幾千春獨有英明主
終憐患難臣蒼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八

葭餘古燒悲鳥自荒榛歲歲逢寒食
其如惆悵人

和王公濟過韓侯嶺

常倫

漢代推靈武將軍第一人禍奇緣躡足功
大不容身帶礪山河在丹青祠廟新
長陵一坏土寂寞亦三秦

淮陰侯廟歌

王世貞

咸陽傾城葬祖龍嬪嬙掩泣千花紅
十二金人銷不盡揭竿斬木飄於風
是時韓生業釣者其志固已無山東
轅門執戟重瞳子巴蜀爲壇隆準公
白帝雄圖久成滅烏江獨馬非爲功
歸來故鄉高築宮黃金如山一日空

齊趙諸侯在指掌，俛仰宇內無英雄。三奪軍權再被縛，束手不待如發蒙。迺知天授豈人力，代相之約何匆匆。當時幸不烹蒯通，嗚呼餘子焉足數。往往鐵券埋膏斧，驪山刑客布平王。長安徹侯噲等伍，微時猶營萬家墓。貴日翻慳一坏土，尚令黃河羞漢帶。日夜崩濤奪征鼓，乍可吾徒設瓣香。莫令兒輩陳牲醑，荒階突兀見老檜。乾坤榮榮日漸吐，五陵王氣橫亘天。亦復寂寞成今古。

抱腹巖

韓邦奇

崔巍峻嶺與雲連，梵刹宏開際碧天。佛殿有風金鐸響，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九

石巖無雨綵旛懸，優曇砌上花香馥。祇樹林中鳥性禪，信是空王有靈異。祥光絢耀起前川，

謁介廟 二首

楊 巍

每於青史想高風，故里經過涕淚中。欲弔當時栖隱處，滿山殘樹夕陽紅。

幾年狐趙共艱難，一死夷齊伯仲間。落日荒祠汾水上，行人猶說晉河山。

前題

黃洪毗

地迴龍蛇蟄，山空玉石焚。貪天慙衆諾，眞隱自無文。只

抱丹心苦難忘白髮恩年年寒食節風雨不堪聞

中鎮廟

提學副使 胡謚

遙從雲朔起嶙峋西華東行近接隣形勝中原開偉觀
英靈歷代饗明禋泉流不獨涵千頃雲出時能雨八垠
此日躋攀凌絕頂平觀咫尺是星辰

前題

本州學正 吳榮

嵯峨嶺勢倚長天呼吸疑通帝座邊秀氣聿鍾三晉濶
神功能障一方全春雲夏雨調元化白髮朱書著昔年
登眺幾回凌絕頂恍如一枕夢遊仙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十

九日登霍山

知府 王溱

此日成高會他鄉得勝遊丹崖一夜雨碧樹萬山秋落
帽懷寧減傳盃語未休看雲歸思渺對景且遲留

謁中鎮廟

左叅議 才寬

崢嶸絕頂不堪攀天下瞻依有數山上帝高居申玉宇
浮生何處覓元關地懸風雨雲霄外路入星河咫尺間
吟賞自隨卿相後翻愁車馬入塵寰

和前韻

僉事 來天球

勢入層霄尚可攀下方布列盡諸山奠安民物歸中土

襟帶河汾重九關祠廟尊崇形勝裏雲煙吞吐翠微間
享神幸列名公後頓覺塵心脫世寰

和前韻

喬宇

翠岑丹壁費躋攀冀域當爲第一山千古巨鼇扛地軸
九霄元豹托天關河汾俯視灣環外嵩華平臨伯仲間
共祝豐年答神貺春來霖雨遍區寰

前題

吳愷

霍山祠廟萬山中肖像依然太古風百尺蒼松參宇宙
一天晴日破溟濛道尊未許勞封禪靈異曾聞妙感通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十一

碑碣森森隆祀典寶幢紛似掛長虹

祭中鎮有感

編修 徐瑛

天開地闢分鴻濛茲山作鎮居士中巍然自是羣嶽崇
崑崙北來勢杳窮太行西下趨關東龍翔鳳舞千萬重
維霍峻峙何其雄紛紛培塿俱相從有若父祖臨兒童
北爲并冀南華嵩扶輿蟠螭疏堯封我皇御宇熙天工
民安物阜躋時雍奈何旱曠爲鞠凶宸衷軫念恒冲冲
爰命臣瑛奉黃琮函香不遠祀靈宮州侯縣邑致虔恭
奔走執事無情容神庥昭於天聽聰精誠肸鬻潛相通

禮成燕享情融融振衣獨上最高峰長鑒雲表招玉龍
幹旋造化須神功願得十雨而五風載歌天保慶年豐

再過霍州

都御史 韓邦奇

此地吾嘗治風塵幾度遊道隨汾水折雲擁霍山浮昔
往黃梅雨今來白雁秋萍踪倦行役意獨愛滄洲

霍州晚行

副使 閔槐

詩囊常得伴奚奴客路何須問僕夫風靜凍禽棲木穩
夜深涼月照人孤水光搖蕩明還滅山色微茫有若無
馬上清狂歌一曲旁人應解識眞吾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十一

霍州曉行

馬蹄踏殘葉霜花結敝裘尖風酸客鼻敗草禿山頭雲
冷日難出溪深水不流曉行苦無樂非是好吟愁

中鎮廟次韻

知縣 李恂 平陽府人

蜿蜒一脉白雲中培鬱岡巒自下風帝遣名山奠中土
誰言神手擘鴻濛褒崇已協羣生望肸鬻還祈一念通
三十六峰那異此丹邱何處躡星虹

弔藺相如

高啓

危計難成五步間置君虎口卒全還世人莫笑三閭懦

不勸懷王入武關

九日登霍山和王玉溪太守

喬瑞

位重征徒肅天空鼓吹高雄文鑱岳頂裡祀薦谿毛布
德同周召留題繼雅騷藥籠慚馬勃兩日醉醇醪

霍山辭 并序

何景明

司農公致爲臣而去或曰司農公致爲臣必不豫
懷忠獲疑修正被斥此屈子所以憂離感憤而賈
生所以悼毀也或曰否不然枉直善惡厥道不同
君子要之善且直而已不論夫合不合也故忠臣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十二

不責信於君正士不責親於人司農公致爲臣胡
爲弗豫間曰汝南 景明 往造公視其體腴然其度

於於然不異平居也徐察其色黝然顧若有伏憂
者於是 景明 述或人之言告之公曰夫臣者以誠

奉職以道愛君不克其職則恥不得其道則止今
予思克厥職而道不得以罪遣足矣然疇昔之夕
予靡靡寐起游思纏纏有揆皇度或省而反予者
胡爲豫胡爲弗豫或人知予哉 景明 循階將退公
曰行止進退命也豫不豫人也人如命何予晉產

也晉之鄙有山焉曰霍山霍山者晉鄙之鎮也其
下沃渠衍拓可田而食豐樹樹櫛可蔭而息剷窪
躋阿可以構而處也吾逝矣安知人間有豫不豫
也

景明

乃爲霍山之辭以壽公

巖巖霍山之窿穹兮奠彼晉楚左屬太行蒲版委蛇兮
襄陵嵒嵬而在下雲之興兮霈霈望佳人兮容與嫋嫋
兮秋風芳卉兮已摧虎豹兮咆哮猿嘯兮又哀山中兮
寂寥佳人兮胡不來桂樹生兮何檀檀霜霰下兮夕以
寒叢薄兮蒙密澆兀兮潺湲鳥萃兮翼翼獸伏兮般般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十四

鳴隼不可以共厲兮佳人歸來兮延年

過韓信嶺

楊美益

蹙頂方成皇帝尊功勞一半屬王孫不忘漂母饑時飯
漢后如何却少恩

萬壽聖節奉命祀告中鎮

總督

楊宗器

聖主憂勤祀與戎微臣奔走慶遭逢一官四載秋防靖
萬壽三年禮秩同黎庶焚香歌富歲腐儒素食敢居功
莫緣衰病憐歸晚况復新恩寵數隆

中鎮留題

巡撫

何喬新

盱江人

三晉名山此獨尊
俯臨羣阜若兒孫
幽巖窈窕藏靈雨
絕獻峻嶒壓厚坤
夜靜泉聲仙樂迴
春深樹色羽旂屯
從來代祀多儒碩
誰遣童童款廟門

碑有宰相
童童名

休糧山次胡太府韻

趙城
縣丞 懷 綱
饒陽
人

聳目層霄翠欲流
曲盤靈磴上高頭
休糧寺在仙升遠
打鼓泉懸響自酬
古殿簷飛千嶂入
蒼松逕轉萬林秋
依稀身寓諸天上
名勝無過此地遊

休糧名勝枕汾流
打鼓泉懸萬仞頭
傳教尚遺元度址
餐霞自與白雲酬
烟嵐忽障千峰黑
山雨飛來六月秋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十五

縹渺仙蹤空悵望
脫凡今昔幾人遊

松峰積雪

喬 字

路繞危峰不易登
萬松盤巨石峻嶒
深岩慣積三冬雪
陰壑猶餘六月冰
寒結頽雲飛不起
凍穿垂溜濕還凝
朝來早暑心如渴
欲藉冷瀼散鬱蒸

巖泉寺

北尋蘭若路透迤
左右峰巒夾兩頤
燕污架裛僧定後
龍收烟霧客歸時
旌幡白塔三生供
香火空山百代遺
笑我晚年方一到
旋披蒼蘚爲題詩

佛峽憶遊

雲巒烟樹擁行車欲覓寒山誰主家
泉出石樓聲遠近風生松壑響淅訶
昔時臺閣成仙佛別路山川換歲華
我擬涉汾尋窈窕不堪回首夕陽斜

宿佛峽二首

石殿高寒敞不扃畫簷疎響渡風鈴
烟橫薄暮千峰紫雨落荒郊百草青
花氣入簾詩句得松聲驚枕夢魂醒
禪房寂寂更深後猶有山僧夜誦經

綠樹蒼蒼帶暝烟坐來山雨思冷然
諸廊迴繞疑無地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十六

一剎臨崖別有天石迴靜聞殘溜下塢深
時見懶雲眠
眞成杜老龍門宿却笑塵心未悟禪

題中鎮廟古松

青幢紛映海霞紅屈鐵高枝盡向東
疑合蛟龍垂澗雨
愛聞笙籟響天風層雲上麗鸞應宿厚土中
盤草自豐
况是神明扶正直茯苓千載問長終

汾河懷古

王好問

河山寂寞古原空劍壘銷沈漢業終
簫鼓只今惟逝水
樓船不見自秋風征鴻影沒浮雲外
寒杵聲微遠樹中

無那興亡起惆悵夕陽衰草恨何窮

廣勝寺

林中猷

寺古前朝建山靈歷代傳插天千尺塔湧地萬尋泉松
老棲雲鶴僧閒種水田簿書忙裏度暫得聽譚元

興唐寺感懷唱和

才寬

講堂零落雨花天老樹亭亭閱歲千繞戶烟嵐空盡日
映梁丹碧是何年龍宮遠泝三門外鷲嶺低分太岳前
我欲尋幽兼覽勝藍輿時到竹林邊

前題

賀貫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十七

霍嶽峰頭只有天如來何地看三千碑生苔蘚無全字
樹雜隋唐不記年僧舍數椽流水外山雲一片夕陽前
從遊歸去消塵夢夜夜瞻依北斗邊

前題

呂愷

登山尋寺入雲天麾下無勞動八千坐傍松陰看野鶴
歌傳花底惜流年相逢覓句來林下還憶提兵到陣前
昨報羗戎歸戰北凱歌聲裏靜三邊

前題

高昭

萬峰晴日看花天閒向空門問大千勝跡屢經汾晉地

斷碑多紀宋金年忘情野老休相訝好事山僧不及前
披盡松蘿猶覓句錦囊風月在誰邊

中鎮神松

劉廷桂

凌雲捧日勢參天雄鎮中條億萬年地近堯都風氣美
脉連河岳幅員綿松名白骨昭靈貺花發紅顏簇景鮮
入勝登臨清興久歸來明月上崇巔

鼓泉

賀國定

寒泉飛向青山下直度雲林鳴咽瀉不是風敲竹葉聲
也非漏滴銅壺夜爲憶周宣蝌蚪奇更思漢士三搗雅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藝文詩

十八

千載宣尼鐸不聞欲借此聲振聾者

補遺

九日登霍山偕喬進士瑞翁上舍衢仝賦

王 溱

乾坤開勝概我輩合登高歲月孤鴻跡雲霄雙鳳毛秋
光山掩映雨意景蕭騷異境仍佳節踟躕共濁醪

前題和王玉溪太守

左參 政 喬 瑞 州人

旌旗臨霍岳下土厠陪遊九月欣新霽三農慶有秋黃
花供勝賞白戰未曾休坡老終南壁豪吟復見留

國朝

果親王霍山詩碑

專美西方著物華巍然作鎮峙平沙風雲勢合堯天峻
南北渠分禹甸斜朱篆不邀遺竹帛黃冠寧許放霜花
於今最信山靈句八表煙霞總一家

冷泉關道中

王士禎
新城人

南經雀鼠谷崎嶇殊未休路隨千嶂轉峽束一川流灘
急長疑雨蟬嘶畏及秋雲峯將落日立馬迴含愁

介山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十九

驅車綿上聚懷古綿上田授壁事已遠遺蹟今虛傳晉

國昔多難公子實大賢五蛇爲之輔一蛇獨脂邑志作
耆似悞

按劉向新序載有蛇脂
盡乾語係叶寒字轉韻乾身隱竟焉文狐趙羞比肩逃

榮誼固高報德理亦然徘徊望忌坂落日無寒烟何人
貪天功嗟哉南內年

韓侯嶺題壁

烏喙那堪共良弓久自藏一軍驚大將千古痛眞王勢
已歸諸呂何勞守四方世家誰載筆讀史淚沾裳

冷泉關道中

王士禎
新城人

驅車臨曉發野氣望中清
溪日青林豁山烟白堠明
雲巒隨境換堡聚逐崖成
到此汾河水依人覺有情

曉過靈石

趙執信

曉色依微嶺上橫
望中雲物轉淒清
林收宿霧初通日
山挾迴風盡入城
客路遠隨殘月沒
鄉心半向早寒生
驚鴉滿眼蒼烟裏
愁絕戍樓橫吹聲

過仁義驛

吳雯

蒲州人

古驛藏深谷盤迴到水涯
茨菰秋澗葉蕎麥晚山花
徙倚青藤杖縱橫白鼻駒
蒼崖土五色或可就丹砂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二十

郭家溝

吳雯

雨後山更佳石橋集孤想
鳥下綠烟中人行紫泥上

題索洲壁

沙磧見鷓鴣蟲聲亂禾黍
白雲遶棟飛昨夜東山雨

過冷泉關

沈廉

河山莽蒼蟠龍起銀濤
寒噴關門底樹禿烟消
鳥影稀荒雲零亂殘陽
裏三年攬轡往來頻如
弩西風吹倒人茫茫北
控并州路此地誰言非
要津

憩蟠龍庵觀空閣

閒雲澹無語留我息塵襟山意寒將雪泉聲冷入琴高
懸空處眼清見此時心日暮珠林杪香風引梵音

過仁義驛

沈 荃
華亭人

層嶺鬱岿盤紆望轉勞雲垂大壑暗雪積亂峯高畝
畝依壠坂人家半穴陶駢駢行役者未敢學盧敖

過靈石

岸束迴湍急沙虛疊石懸輕霞初冠日遠翠欲浮天鵲
噪巖間樹人耕嶺上田前溪渡馬處碧水自潺湲

上韓侯嶺望霍山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二十一

驅車上高山山高苦登頓重岡既盤紆沓嶂復窈峻晨
曦戒修塗亭午尚前進崩沙臨大壑下視幾千仞徒懷
叱馭心恐負垂堂訓遂造此峯頂呼吸帝座近還謁韓
侯祠颯颯英風震東南望霍山岿嶿指中鎮積雪冑寒
空層雲起膚寸睇目泱幽襟放情祛鄙吝飄飄物外情
安知徒旅困喟然發長謠天風吹短鬢

癸卯六月奉

旨散賑於平汾諸郡借榻靈石之蟠龍庵愛其結構宏敞
房廊幽邃詢所自則禪悅上人之手建也經營

三十載約費千金誠未易易今上人已圓寂矣
作此誌之
田文鏡

獨據溪山勝支公此結庵地偏開草棘心自闢精藍力
大齊龍象名香比鉢曇我來看手澤重啓藏經函

望綿上弔介子推

方士模

拔地蒼崖起岿堯盡碧天晦明秋色裏磅礴暮雲邊白
骨旌何補青烟禁尚傳幾時一藤杖憑弔倚層巔

過李衛公祠題壁

靈邑 吳挺

曾向虬髯傳裏尋只今遺跡感知音書生亦有封侯骨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二十二

幕府應無得士心肯負蛾眉雙眼俊輸他頭血一囊深
稗官寫盡英雄意憑弔荒村泪滿襟

再過小水鎮題壁

火雲堆裏太原遊又逐西風向水頭下馬重尋山寺碣
開囊獨上酒家樓塵沙徧灑英雄泪草木先知天地秋
可惜兩番攜劍過更無人與說恩讐

韓侯墓

平陽 章廷珪 會稽人

路轉山迴行復住下馬來拜韓侯墓韓侯已往孤塚存
風雲常護嶺頭樹功高震主易生疑烏盡弓藏悲晚悟

千秋遺恨惜英雄不聽蒯通非自誤春風秋月兩茫茫
長樂宮中經幾度吁嗟乎淮陰河畔鈎臺旁遺廟依然
思老嫗微時尚感母恩深達後豈負君心注傷哉赫赫
漢功臣一旦危疑等朝露

李衛公祠題壁

任

楓

汝州人

混沌龍蛇未易勘李郎猶不識張三若非俠女懸孤鑑
那得英雄聚一龕將相宗工依日月海天王氣震烟嵐
祇今汾上低頭拜雲樹光芒照碧潭

仁義驛阻雨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二十二

鎮日蕭蕭雨郵亭解佩刀長官盹破炕饑馬嚙空槽已
被微名誤難言穩臥高吏人且散去吾意寄醪醕

夏門道中

李先達

峭削夏門道疏排禹力神沙寒流水急石亂野橋新仄
徑猶容馬窮椒尚住人清風攜滿袖肅穆小陽春

韓侯墓

巡撫

伯

麟

滿洲人

磊磊嶺上石鬱鬱澗邊樹寂寂空山中兀兀韓侯墓殞
首長樂宮瘞衣靈石路誅茅丹腹開粉壁多題句溯自
唐宋來議者難更數史遷爲漢臣微詞差足據

太史公傳贊謂

其不矜不伐庶幾於漢家勲可比周召天下已定乃謀
叛逆此史公微文不敢顯言者也淮陰不叛於垓下未
會之先豈叛於天下已定之後唐宋以來議
者紛紛究不若以漢臣論漢臣可爲定論也 又或摘其
疵功成身不去卽從赤松遊亦如潭影度傷哉士一邱
魂兮豈久住積雪滿巖巖寒鳥啼朝暮眞王及假王成
敗歸何處

辛未五月時師經霍山久旱得大雨復聞捷報漫

記

都御 宋統殷

空濛山色雨中鮮爲報平汾大有年馬足風塵合下淨
旄頭光怪看高懸黃纓赤羽連烽動鉄馬金戈憶戰酣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二十四

我欲從之澣殺氣銀河倒挽水涓涓

過霍州謁曹月川先生祠

傅淑訓

太山南下水淙淙昭代師模屬此邦學似百川爭赴海
心同片月靜涵江河汾道術淵源迴蒲霍宮牆俎豆雙
廟貌如新遺像肅碧梧清影動虛窓

霍州謁汾陰祠行

知州 杜學易

漢祀汾陰震古傳當時建祠在何年下據山崗占形勝
旁臨汾水勢盤旋我聞漢武號雄才汾水汾祠却異哉
方澤祭地制已遠別起法宮土木開坤柔殿閣鑿石龍

梳洗樓高插漢峰更有秋風樓相映可憐俱是萬民供
憶昔漢武渡中流羣英飲燕恩方優襪除災異誠非策
勸諫言切或更休吁嗟往事無容譏露下天高虛翠微
迴戀悵望思無限寒雁白雲依舊飛我來時值秋欲暮
不見樓船見古渡汾水纔落灘尚存西並黃河起烟霧
回看殿宇肅陰陰碧瓦剝脫金粉淋古柏如銅根如石
塌牆芻牧來相侵宮中道士羽衣列與語前朝不能說
指點蒼苔蘚石堆云遭兵火碑燒裂我聞此語心尤酸
燒毀爭知創立難當時勸諫言或切漢室蒼生亦自安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二十五

霍州道中

汪邵孫

危坂高百尺馬畏石頭欹土窟如盤蟻連山似累棋峰
腰殘雪古澗底細流漪仰手攀非易危巢可俯窺

訪汾陰祠遺蹟

知州

黃復生

塞河勞苦盡民工贏得雄豪汾水中此地有祠稱勝槩
多年無跡落荒叢河渠書在史如故封禪文存碑已空
好大喜功漢武帝吾將澆酒洒秋風

唐太宗先鋒臺

兵起晉陽本太宗傳於此地拜先鋒應知眞主難衡敵

莫笑老生不豎功，荒土一坏愁落日。
殘痕幾點泣秋風，土人說到千年事。
臺冷猶看禾黍豐。

韓信嶺

當年取趙功，稱奇背水安營幟。
赤時以此封王韓，應得無端削爵漢。
先欺披尋逞蹟鬼，爲訟俯拜殘祠狐。
復悲俎醢禍深骨肉盡，有何墳墓額豐碑。

周厲王墳

土城額霍幾千年，殷鑒猶留彘水邊。
三尺荒墳魂自冷，中秋明月照難圓。
須知尊位多憂患，竟不防民至播遷。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二十六

莫怪殘痕消不得，潰川垂戒至今傳。

夏日同友人屠文山遊霍嶽

楊應琚

遼海人

天竦雲停介與霍，往來已與山相識。
屠君亦是愛山人，今朝攀陟相努力。
連巖疊嶂何處登，流水之涘徑可覓。
大都高山皆無路，惟憑溪谷通遊屐。
果然水畔有行踪，遙看古道石鑿鑿。
逶迤取徑數十里，山紅澗碧真奇特。
到此峰迴勢如劃，松柏森然人動魄。
乃是霍嶽之靈宮，粉牆丹碧年久黑。
下馬拜罷摩碑版，朱文綠字風雨蝕。
廟右僧人有別宅，蓬頭垢足迎官客。
門前泉水流如織。

相與解衣臥其側日暮登嵯觀古木兩株古松爲巨擘
枝高千尺大十圍皮似龍鱗成五色山風捲起落紛紛
萬千蝙蝠張兩翼須臾織月吐林杪相呼便宿松間石
今夕不知是何夕但覺烟霞生枕席

霍泉

劉廷桂

混混原泉晝夜流無邊風景卽瀛洲山排屏障青霄外
鳥叶笙簧綠樹頭雲影徘徊鷗影泛天光掩映水光浮
分明大地開圖畫留與今人作勝遊

羅雲洞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二十七

羅雲洞古幾千年迴隔塵囂別有天幽邃不通紅日照
縈紆偏稱白雲眠石門久閉人稀少岩樹斜懸鶴自旋
聞道仙翁歸去後水流花落月娟娟

遊霍嶽鼓泉二首

孫濬

平生邱壑情遇境卽欣暢攀蘿撫流泉鳥道迷所向山
中風月多風月情同貺早知解吾來清白遙相向夔夔
泉鼓響細寫碧流長菜煮烟霞味茶烹雲霧香僧來清
話久人苦俗緣忙一枕驚塵夢飄然寄上方

登霍巔

中原雄鎮勢崢嶸
晴壑風生波浪驚
萬古乾坤撐柱石
百年寒暑共枯榮
青連恒嶽行雲渺
碧落洪河倒影橫
我欲結廬棲絕頂
與君重訂白頭盟

鼓泉

路網

一峰天際俯汾流
打鼓泉懸萬仞頭
逸響尚留元度址
循聲空與白雲酬
烟氛忽墮千峰黑
山雨驚飛六月秋
縹杳仙蹤空悵望
於今曾見幾人遊

擬祭告女媧氏陵樂歌四章

呂履恒

於皇女媧繼天立極
三綱四維人倫罔攸斁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二十八

誰掉茲洪水阻饑我黎
用測我葭灰南東斯夷

誰謂片石作丸一泥五行
四序章采陸離

於皇我

清萬國咸寧凡我覆載荷
我生成式皇靈其未艾以永

保我昇平

女媧廟三章

魏象樞

其一

維天清虛維石頑冥煉補
而後孰辨厥形

其二

天可門乎不得其門如何可補仰之可捫

其三

五色既成渾圓無漏西北不完伊誰之咎

汾曲道中

白日下汾曲清秋宜遠行泉經村店引烟望驛樓生背
嶺人聲接刊林鳥道平亂餘初買犢逋賦賴深耕

霍太山

王士貞

岳色清秋裏峇堯俯素汾幾時攜蠟屐絕頂息勞筋姑
射連冰雪中條接白雲竹書何日事霸業久三分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二十九

霍泉寫意

巖竇濺濺漾鏡華一泓分注走銀沙明知出峽同河潤
不必尋源問漢槎映帶汾原饒黍稷氤氳霍峙動烟霞
繞隄望澤君知否更有鄰封十萬家

登太岳山巔二首

鄭崑瑛

百丈層巒峻九天不可梯巖花隨意落石磴與雲齊忘
却此身上但看下界低霄端王子晉招手欲相攜
絕逕捫蘿上凌空逼太清下窺高鳥沒俯聽急風生帶
樣橫汾水斗如看簡城烟霄謀一宿伸手摘星辰

汾河懷古

劉允升

頽波蕩蕩草芊芊
巡幸曾聞元鼎年
哀樂情多非少壯
帝王願極又神仙
中流簫鼓樓船震
夾岍旌旗日月懸
留得秋風辭一首
斷碑苔蝕臥蒼烟

藐姑射山

毛逵

或言汾水西
舊有藐姑里
玉人邀難求
至今遺銅屣
著之如輕綿
可以涉雲水
延佇待雙鳧
朝暮常倚徙
日出霍峰頭
彩雲蟠其下
光暉映城隅
藐姑相照射
恍惚見仙人
玉顏殊瀟灑
醉倚白鹿肩
縱橫同騎馬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三十

興唐寺

王顯圖

秋晴山暖野花發
小雨石路無塵埃
果園槭槭墮響葉
香澗泠泠漱古苔
危磴千盤但佛閣
懸岵二松誰手栽
謾言人世與茲絕
上方金碧令心哀

西方境

絕境西方幾度扳
柴門僧舍半溪灣
層層曉樹浮蒼靄
曲曲晴峰擁翠鬟
人立斷岵知有路
雲堆深谷似無山
一聲長嘯壺天杳
可是遊仙駕鶴還

觀佛峽圖

太史

朱彝尊

秀水人

中臺撥磴訪清秋攜得寒山共石樓半幅峽圖流剩水
一尊嵐影落丹邱紅生蘚壁雲輕抹綠到松關霧不收
誰說山僧無好事溪花狼藉供牀頭

入鎮山偶吟

平陽守 馮國泰

四月尋春綠未齊懸崖百丈偃清溪雲間峯色好於畫
谷口松風靜可攜臺殿久留輿國象岡巒雅稱越山題
我來欲紀新唐事馬首纔東日已西

謁媧皇廟

楊二億

敬謁媧皇廟竦然怵我情碧宮連嶽峻蒼柏帶雲橫道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三十一

可兼三古功能贊五行補天非誕事信是有神明

中鎮神松

和前人韻

白骨松春不鬪紅雙雙挺秀序西東看來玉質三冬雪
聽去松簧五夜風清操不因空谷減堅貞翻覺晚時豐
從今識得後彫意應與山靈共始終

藺墓靈棘

和前人韻

荒草平原靈棘新相傳藺墓幾多春身亡尺土皆非趙
惟有忠魂不屬秦

簡城

太岳晴峯曙氤氳入簡城橫汾新水漲隔堡曉烟平北
郭輶初發南衢曲再賡老予長首蓂騎馬亦逢迎

謁女媧氏陵廟

霍岳遙看簇五雲古皇祠塚極繽紛丹青像貌留疑案
金碧樓臺帶夕曛石色間能生煉氣林風時與靜篁聞
幾回從事春苔老不用沮洳漫采芹

弔王貞烈女

李升躬

汾水秋風雁畏飛水清沙白落寒暉也期白首甘同老
誰信黃泉永不歸明月夜深寧共影青霜曉落莫重衣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三十一

於今白石苔痕碧豈特於今古亦希

暮春紅崖

李呈香

邃壑朝嵐重春光頓欲收飛花連鳥落滯液帶雲流練
白山容老崖紅日色幽東風留不住冉冉過峰頭

喝石曉吟

新涼除夏暑黝谷繞清氛欹枕尋殘夢開櫺放宿雲苔
青嵐早布岩紫日初熏曙色朦朧裏鳴禽處處聞

喝石午吟

覓得羲皇枕拋書松下眠移雲山動影烘日草生煙風

怒驚飛瀑林間靜急蟬探幽無箇事長此樂頑仙

喝石晚吟

松嶺餘曛盡山禽寂不鳴林疎煙不密谷暗月增明藤
蔓扶牀穩松花入座清爲憐遊屐倦扃戶沸茶鐺

宿廣勝下寺

趙南觀

暮嵐亂擁萬重山會借僧房貰晚間月射蒼松光碎碎
風連碧水浪潺潺飛花入座禪心靜落葉翻空鶴夢還
坐對頭陀譚聖果渾忘雲榻是人間

霍泉乞水

趙邑令 李升階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三十二

漏盡出東郭月上汾河曉澹澹霍山雲疎星懸樹杪邨
舍寂無聲遮莫晨雞好曙色動行衣朝陽殊杲杲遠聽
流泉音繞柱疏瑤草一泓明鏡開沙淨天光皎嗟哉麥
隴春無復鳴聲鷲雲漢悲遺黎禾黍爲誰稿匪躬實涼
德煢煢時在抱長願蒸爲雲霖雨蒼生蚤

張雪梅大節溝歌

事見烈女

梅花開雪裏一片冰魂合山谷亂流漸羅韉那堪踏千
軍馬過溪橋凍橋頭雪擁梅花夢百尺溝深不可踰誰
人一躍溪山動凜凜溪山素影愁也知歸去到羅浮憑

他血化黃泉碧萬古生存大節溝

金鄉女子梨花行

事見烈女

金鄉誰氏女桃李穠華春嚴君從薄宦太行遙傷神相
侍有朝夕椿萱庭草碧旋風吹血腥千里汾波赤去親
長作虜馬載香紅正是梨花天那更梨花雨翻身馬
墜梨花下紅絲帶縮梨花亞從茲一片梨花竟年年明
月梨花夜

藏金女子

事見烈女

妾在藐姑山下住盈盈二十流年度冰雪爲肌玉作神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三十四

自來綽約塵難汙一旦山崩水亂流四郊烽火野城秋
馬上但聞腥血氣升天入地憑誰謀妾有藏金千與百
將軍聽罷開顏色給歸身向井中投一朶寒泉香更白

謁女媧氏陵二首

兩儀非立極幬載孰爲功日月歸羲昊星辰繫溟鴻不
須量劫燼無處覓神工再莫添鼇足三山看覆紅
神陵猶五色土繡碧苔痕古樹擎天出寒灰接地屯建
隆封霍岳肇極奠崑崙莫道歸元化乾坤在墓門

謁韓侯廟

二首

按察使

朱紹曾

上元人

三分割據勢方成不肯乘危聽蒯生誰道異謀萌末路
君侯心跡自分明

巍巍陵廟枕山邱道路人猶說項劉賸有英名今不朽
相君原只合封侯

韓侯嶺拜淮陰侯墓

學使黃鉞當塗人

嶺上涼風颯若秋我來繫馬拜荒邱羸顛劉蹶今何有
不及茲山屬故侯

靈石縣觀隋開皇十年所獲靈石石文大道永吉
四字已磨滅不可見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三十五

靈石高於人磊砢若積鐵摩挲吉讖文年遠久磨滅隋
文幸并州獲此縣因設開國時十年符瑞上未絕邾知
妖祥興大書亦不輟前年方雨石滄陽路艱脆明年古

器妖金石且為孽

開皇七年雨石於武安滄陽間十餘里十一年正月以平陳所得古器多

為妖孽悉毀之

大道永吉何暗昧媿前哲

史稱隋文雅好祥瑞暗於大道

如聞

石有言我亦無可說惟幸王君懋靈感未臚列

王邵傳得石者

三不及靈石靈感誌三十卷邵所撰也

神林謁介子推廟

綿山高不極縹緲白雲端下有神林在來從介廟觀虛

堂役神鬼被服秉躬桓風雨靈旗動蛟螭畫壁蟠是誰
加爵土強爲飾峩冠言祿當時媿從龍此日嘆事傳瓌
異失節企潔清難豈有黃蘆木惟餘白牡丹宦無游轍
至詩笑斷碑刊綿上田猶舊山中食不寒一家仍眷屬
千載共團圓後殿中祀介母左
介君右介君妹 賽罷神應樂婆娑得盡
歡

九芝呈秀歌

巡撫 金應琦 安徽人

聖主重農桑不侈言符瑞芝呈九采鳳苞輝生向蟠龍之
古寺雖與嘉禾雙岐合穎稍殊科要亦風雨和甘之所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二十六

致若令產自大中祥符間應與甘露青龍同表異方今
黼座宵旰勤豳風繪圖誌耕織珠聯璧合未稱奇僅
命史官紀其實大玉甕却自于闐奇花象不煩邊尉則
茲古棟非草非木之奇葩要只堯階朱草翠萸之一類
當時九官四岳不聞以此贊賡颺今茲守吏儒臣豈足
摭拾以作 盛時之鼓吹然而禎祥之來非無因此地
當年况有飛來之石同浮泗榮光出河五老遊騶虞非
時不能至將軍新唱凱詞回嘉名顏斯欣所值吾儕承
乏守此邦乘輶問俗常停騎時和歲稔屢書年玉潔冰

清無墨吏屈軼挺生佞無指廉泉卽醴於以滋培而拔
萃菊英延年仁壽普春酒遍飫衢尊賜山經草譜靜參
稽一莖九穗洵非木耳雞菌堪彷彿

聖明不貴史備書箠脯生廚理無二願君葵藿殷拔薤鋤
非類願君切桑麻絃歌明素志他日政成譜入循良傳
卽取瑞石靈芝並作甘棠之故事

冷泉關

江蘇
巡撫陶澍

義棠鎮名南下路冠爵古通津水作蛟龍氣崖藏雀鼠春

神仙留結構

古有魯般橋
見水經注

行客惜逡巡直過轟轟谷餘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三十七

波恐未馴

綿上行

江蘇
巡撫陶澍

綿上聚何膺膺綿上田何綿綿綿綿膺膺不可極覽古
行人生歎息烈山一炬不逢人枉與千年作寒食昔爲
從風蛇今爲曳尾龜國有君矣焉用文之璧可授亦可
沉舅氏豈必皆同心留者誅去者藝猶勝魏犢與顛頡
古來梟雄矜擊斷安樂何如同患難君不見漢帝不報
紀生功假王烹死咸陽宮

九芝堂

堂在靈石驛館嘉慶九年
七月芝九本產梁上因名

蓬脯階奠汗漫辭空山草木本無知時清不詡登封瑞
零落斯堂號九芝

韓侯嶺

飛鳥愁難越祠亭杳靄中懸厓封古穴大樹捲悲風並
足羞諸將推心誤乃公漢家舊陵闕搔首夕陽空

趙城懷古

處父造石槨受命商辛主槨成商已亡報命無處所爲
壇霍太山哀告意良苦遂死霍山前石棺帝所予人臣
忠所事詎不論出處袁公殉蒼梧究自勝王褚苗裔周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三十八

頑民晚乃得造父屢傳襲晉卿食邑復茲土當時有飛
廉助惡爲險阻周師驅之東肝腦塗海澣處父亦飛廉
名乃耦二五致令千載下黑白無人剖太息羸火餘世
家久無譜良楛不同林讀書慎稽古曾參非曾參無爲
妄投杼

國士橋弔青笄

青笄事見
呂氏春秋

刺客傳五人曹沫蓋智士專諸及聶政亂世劇盜耳志
決身亦殲荆卿與豫子荆卿初出時田光爲之死豫子
伏橋下青笄亦如是殺身明不洩慷慨起頑鄙所惜笄

趙臣受命察奸宄自賊不辦賊得毋負任使伍胥申包
胥公私史交美李璿石演芬致命亦其理君親友三者
未可一例視泰山與鴻毛徒爲故人恥史公削不書諒
哉宜有旨

洪洞望霍太山

昨日別霍山霍山馬前留今朝入洪洞霍山馬後送山
靈戀戀殊有神宛轉恰似隨詩人白雲一縷不肯去徘
徊久乃成魚鱗我聞山神不欺趙襄子唐宗之言亦如
此每到有求神豈能偏向行人作歡喜平生嗜好鍾烟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三十九

霞蠟屐一著輕崕岬祇今簡書有程限天邊空對芙蓉
花且喜三朝多領略心邊陡立山邊脚何時小住驂茅
龍回頭更與青山約

韓侯廟懷古

河東道 劉大觀 山東人

侯功初立侯則死萬疊青山墓前起稱冤責過劇紛紜
至竟何說爲真是以殺無罪罪漢高藉口跋扈之臣子
以誅心例例君侯侯有斯心早叛矣眞王假王徒區區
鄼侯留侯但爾爾書生泥古發迂論聚訟築室應寒齒
耿耿千秋一疑獄誰畧其跡究其理井陘白骨化青燐

垓下紅顏沉碧水，誅戮過多古所戒。自來名將多如此，責侯而侯未必怒。稱侯而侯未必喜，平生飲酒讀漢書。抑揚贊嘆多微旨，太史公筆自沉痛。蕭何曰：信是國士。安劉者，勃書牘，背隆準，兒孫亦委靡。雲夢烟霞屬魏晉，未央宮闕埋沙滓。今向秋風拜侯墓，斜陽欲墮嵐光紫。別有桃源人未知。

蘇溪題壁

二首

雞犬桑麻含靜穆，樓臺礪壑著離奇。霍雲綿雨自千古，遙峯蘊藉近峯迺。峯下祠堂潔惠侯，一線路從溪上轉。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四十

野花妍麗水聲幽

韓侯廟

二首

學使

陳嵩慶

杭州人

鳥盡弓藏悔已遲，眞王頓足事先知。劇憐雲夢成禽日，翻羨淮陰乞食時。貴不可言空復爾，鬼能爲厲欲何之。於今霜草斜陽路，誰向荒墳奠一卮。

慷慨登壇事業陳，一軍驚後更何人。若令伍噲非知己，至竟安劉失老臣。漢時西封殘碣古，秦雲南望野花春。靈旗盡日清風卷，回首關山爲愴神。

謁韓侯廟

林

芬

大興人

五年重過嶺下馬拜韓侯國士祠千古眞王土一邱靈
旗翻月冷野殿帶雲愁往事向誰說蕭蕭山樹秋

韓侯廟

鄭賜圖

福建人

漢室滄桑竟若何巍巍絳帳俯山河千秋國士餘坏土
一代眞王嘆逝波報德兼金方撒手仇功深殿已投戈
而今莫問升沉事暮雨雲旗冷薜蘿

李衛公祠

張應辰

汝州人

祠宇蒼涼傍路塵丈夫巾幗各精神美人去後青山在
俠客名留古驛春虎嘯海隅分一局龍攀白角露全身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四十一

至今萍水成佳話誰是當壚舊主人

淮陰侯祠

張應辰

垓下誰收逐鹿功將軍旗鼓失重瞳但看徙楚誅漂母
豈忍乘危聽蒯通百戰河山秋草外千年祠廟夕陽中
可憐國士成弓狗底用登臺唱大風

韓侯廟

方坦

桐城人

把釣誰相顧登壇衆所尊豈知眞國士卽是餓王孫不
聽三分策猶懷一飯恩嶺頭祠宇在千古祀忠魂

韓侯廟懷古

張崇型

松江人

君侯節概如嶺高論功豈直蕭與曹侯死嶺存傳不朽
至今過客思英豪憶從落拓淮陰路仗劍胷中森武庫
一飯且教漂母憐片言旋啓滕公悟無雙國士得時難
委任權專上將壇北平代兵不釋甲東拔趙幟方傳餐
身歷疆場數十戰謀出全師驚奇變垓下名騅看獨雄
關中失鹿知誰擅齊軍易取心難收書傳躡足嗤留侯
假王信洽臨淄衆眞王疑成雲夢遊佐得新朝一疆界
走狗將隨狐兔敗獻策何曾怨蒯通雄心未免羞樊噲
時乎一去不再還倉猝禍生長樂間剩有衣冠營舊塚
侯不見鴟夷載月逃海濱自古成功宜引退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四十一

介林

萬泉
令黃憲臣
南海
人

一逕入松柏週遭翠影重挈風疑嘯虎爪石欲蟠龍死
占峯千疊生逃祿萬鍾如何名忌坂迴看碧雲封

度韓侯嶺

二首

峭壁俯塵凡鞭絲影半銜嵐光隨馬足日色冷征衫徑
折蛇蟠磴崖飛石作帆松楸露祠宇隱隱在層巖
至此停驂下韓侯有古祠風聲迴巨壑雲氣擁靈旗骨

挺蒼松勁心懸白日知微文司馬筆聚訟更何爲

登秦王嶺

萬轉盤紆界碧空嶺頭曾捲義旗風斜陽馬跡荒榛外
殘雨龍吟絕壑中地劃雄關汾霍斷雲開間道鬼神通
至今谷口無尋處故壘蕭蕭虎豹叢

謁介子廟

二首

身將隱矣又焉文瞻拜遺祠重感君豈有龍蛇悲抱樹
應隨猿鶴早離羣松濤萬壑喧秋瀨草色千年弔夕曛
底事蒙莊逞奇論

抱樹焚死乃莊子寓言

空令烟火冷并汾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四十二

綠陰十里枕孱顏心寄春秋獨往還河上君臣慙白壁
林中母子占青山旌懸峭柏長松裏祿及荒塍斷隴間
我度巖扉叩眞宰碧雲冉冉水潺潺

聞邑人極談抱腹巖之勝詩以紀之

誰剗山腹禮空王積雪春猶冷上方峭壁烟雲雙屐起
虛崑燈火一龕藏龍降遠礪潭心靜蜂簇奔泉石齒香

地有龍潭隔數里許有蜂窠泉泉自壁間出如蜂窠然

鐵索幾時梯絕頂

鐵索嶺名

西

風倚劍厲寒芒

觀瀾亭小集

二首

濕翠擁山城尋幽別趣生谿烟昏日色巖樹隱秋聲馬
倦低奔櫪鷗閒遠赴盟憑欄欣所適高論午風清
小亭臨驛路淹日不聞喧水色醒塵眼山光落酒樽振
衣秋雨脚剪燭暮雲根句索風簷久都忘夜月昏

秋七月同遊柳林返署中新得桂花小酌賞之適

稷山張嵩樓至談飲樂甚遂成一律

柳林乘興手同攜又向名花畫裏題移得小山秋院外
招來明月石欄西一樽影動飄金粟萬斛香浮碾玉犀
不速客來增逸興濃薰鼻觀醉如泥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四十四

韓侯嶺

謝玉綵

長沙人

一山風雨滿靈旗莫怨陳平躡足時不是奇才身不死
功高原有漢王知

署中立秋和千波韻

劉士望

汾陽人

無端榮落是桐陰一樣驚秋旅客心新雨乍收殘暑盡
曉風才送晚涼深河汾怒激三千騎歲月啼消十二禽
讀罷歐陽中夜賦幾迴酒思豁曾襟

九日清涼寺登高

秋風匹馬一登臺萬壑蕭疎瞥眼來山寺憑高霜氣重

人烟低護午晴開飛鴻南逐汾流去積雪東分介嶺迴
明月滿川歸路晚酣歌應笑玉山頽

前題

二首

崔作霖

寧河人

每逢佳日慣登臨策杖紛投祇樹林幾朵菊花高士品
四山秋色旅人心再三游騰鴻泥雪重九寒添雁戶碁
拚不感懷偏覽勝衛公祠畔草深深

清霜紅葉點平蕪暢好遊踪與昔殊座上恰逢人送酒
客中兼少吏催租一年風日惟今美故國茱萸遍插無
不盡醉防歸不得下山還倩短童扶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四十五

九日清涼寺小集

周士本

山陰人

蒼巘琳宮迴絕塵登臨同喜醉良辰黃花影裏飛觴急
紅葉聲中得句新萬疊霍雲連日脚一灣汾水抱城闈
何須遠赴龍山會眼底秋光正可人

九日清涼寺登高

王志湑

華州人

霽日登高盡一觴安排眼界入清涼雨深石井泉心綠
秋在僧樓樹頂黃簪菊每教懷杜牧題糕端底讓劉郎

謂劉星堂詩先成

滿堂絲竹歌明月留與山中說酒狂

登郭外古祠

節過重陽雨始停層臺對酒俯郊坰霞飛晚堞連山紫
水積秋烟漾樹青立意登高容我補放懷醉語笑神聽
連朝雅集詩成卷都付張髯上畫屏

冷泉曉行

早起驅車出冷泉秋容雨後靜堪憐淺流小艇人爭渡
疎樹平岡屋有烟秔稻登場農事樂江湖懷遠雁聲傳
故園三徑浮雲外籬落誰家菊正妍

九日清涼寺載酒登高

寺樓閒靜見秋眞歲歲登高不厭頻紅嘴鴉喧飄葉樹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四十六

白頭僧熱愛山人片雲似送催詩雨斜月仍臨漉酒巾
燈火照歸岩下路馬蹄谿水石磷磷

靈石署中秋夜卽事

窗明庭院上燈初秋霽衣輕意藹如飯罷兒童聊作劇
政閒兄弟共攤書泉鳴遠瀨山痕靜雁度新蟾樹影疎
一醖微醺鄉思動故園應已菊盈除

立秋後一日遊清涼寺和黃次臯韻

二首

孫貽謀

六合人

才拋酒椀又山遊脫帽雲光醒醉眸藤杖人支雙屐滑

玉簪花占一庭秋
舌甘泉味頻調茗
簾護鑪香不上鉤
聞有涅槃遺像在
老僧相對說從頭
名場廿載悵緣慳
近日方參夢覺關
饒有面塵羞白髮
幾將手版負青山
重來約踐秋風裏
前度詩留粉壁間
俯視郵亭車馬織
紛紛都讓老夫閒

由霍州回邑

前靈邑令
今大同府 王志融
華州人

勞勞車馬轉羊腸
歷慣風塵未覺忙
那有吏才成善政
轉因年景念窮鄉
野烟窰賣寒山酒
曉日駝鳴古驛霜
永夜叨陪賢刺史
歸來言語繫思長

謂崔省
齋先生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四十七

深秋出郭

女牆風緊雁行低
近郭乘閒上石堤
遠色暮山高寺外
夕陽行旅野橋西
柳經寒露秋同老
人過中年物易齊
菽穀登場麥又種
愛他新綠徧前溪

因公至蘇溪小憩佛寺

臘盡寒餘澗道冰
夕陽蕭寺望凌兢
大松樓畔森羣岫
凍竹廊邊見一僧
爲政寬嚴原有則
隨聲毀譽久無憑
長官自有糾心法
懶取楞嚴看七徵

仁義鎮驛館秋夕

碌碌黃塵久，星星白髮增。
亂山烟外驛，新雁雨中燈。
逝水年光邁，涼宵遠夢乘。
何堪懷往事，寥落半同僧。

觀瀾亭晚眺

霜風蕭瑟滿晴川，羈宦憑高意悵然。
平子遙情雙短鬢，安仁恪處幾流年。
寒潭影靜秋無底，古戍林空日有烟。
何事人間閒歲月，往來銷盡馬蹄前。

因送差坐道傍野寺

二首

古槐蕭寺一禪秋，繫馬空廊豈爲遊。
滿地蒼苔僧不見，玉簪花濕雨才收。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四十八

平添秋水漲山門，碧樹人家隔岸邨。
那得漁簑容我着，一竿烟月釣黃昏。

曹村題壁

野渡晨光寂，溪雲日影微。
疎籬樊綠圃，密樹隱朱扉。
村犬隨耕出，田烏近馬飛。
故園風景似，小憩夢魂歸。

觀瀾亭和次臯韻

二首

秋冥日高曠，沉滯感余生。
得閒就朋好，亭臺秋水聲。
目親松桂韻，心慚猿鶴盟。
微醒立菜圃，土滋風露清。
君才海南秀，貌古言辭溫。
快意簿書外，秋清共琴樽。
爲

問戀鷄肋何如咬菜根俯仰成笑矐月上山黃昏

孝文山

西南馬跡樹蒼蒼

謂秦王嶺今馬跡尚存

早已龍飛有代王謙讓

克承戡定後光華曾照水雲鄉成康既歿難爲主舟綺
無從只一昌孝武緣何違儉德秋風汾水意郎當

韓侯嶺

背水囊沙上將威移師項羽困重圍江湖饑餓留殘喘
楚漢興亡任一揮汾嶺風寒埋骨地淮陰雲遠釣魚磯
留侯不報韓王恨畢竟生平老布衣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四十九

李衛公祠

誰起祠堂晉水濱鬚眉巾幗各精神當時野店來佳客
千載青山說美人豈有岳靈眞告語憐他海伯竟沉淪
風雲不少功名事灑落殷紅一拂春

早春郊行

文書堆案儘婆娑偶爾郊行倦眼搓微雪亂山迎曉霽
好風高樹動春和連年歲稔民猶苦作吏資深愧益多
幾處冰開溪水活又添華髮照清波

九日遊清涼寺

二首

溪山仙侶快同攜落葉如花趁馬蹄澗道曲臨喬木古
寺門高與遠峯齊公餘佳節還樽酒物外秋風且杖藜
芝草琅玕蕭爽地鴈鴻聲過日平西

茱萸醉把一搔頭老去多情是此遊汾水白雲千古思
青袍華髮幾年秋收殘禾黍川如掌點破烟嵐月挂鉤
好事僧寮安筆研居然嘯傲對滄州

李衛公祠

任昌第
壺關人

荒郊下馬氣如虹邂逅虬髯仰衛公日角正思真令主
蛾眉先識兩英雄依光虎拜神京北望氣鯨飛渤海東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五十

賸有小祠臨驛路幾回搔首弔西風

淮陰侯墓

梁繪章
靈邑人

登壇拔幟樹奇功扛鼎重瞳霸業空秦鹿當年歸漢帝
將星從此落王宮山陵不老英雄恨恩遇難忘國士風
聞說嶺頭遺塚在行人感嘆夕陽中

瑞石行

梁寅魏
靈邑人

河汾波浪連天白兩鼉夜鬪蛟龍宅一鼉戰敗伏草間
兀然不動化爲石開皇御宇誇昇平西河郡縣多紛更
偶然鑿地得此石符分百里符嘉名君不見樊文有石

嵩陽得元常難破朝堂惑

唐書馮元常傳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天后暴石於朝堂馮

元常奏為偽妄

又不見林州有石頌天申神文不受風霜蝕

太宗

即位九月林州獻貞石隱成文曰告聖主大吉子孫五千載

古來英主或好奇在官

祥瑞時奏之此石成文亦不惡安見當日非相欺自隋至今幾千載石勢嶙峋長不改分得中條一片來此中詎有神靈在不然說法在空山生公對石開心顏假如與石談至理點頭頓悟非等閒始信頑石真非頑嗚呼始信頑石真非頑

溪頭

何道生

靈邑人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五十一

寂寞孤村外溪頭夕照殘斷橋迷舊地臥石響迴湍山遠看人小林疎覺鳥寒漁翁無一語祇自解持竿

擬李衛公聞扶餘國亂定知虬髯客已得事與妻

張夫人釃酒拜賀志喜

某局長安着已殘圖南風翮快鵬搏中原得鹿原非易絕島屠龍亦大難君本張翁應帝制我根李氏也龍蟠而今中外區臣主何日珊瑚拂釣竿

陰地關

梁

樞

靈邑人

南來陰地久無霜殘壁西風古戰場日暮寒鴉山色遠

空留明月弔梁唐

魯般迺道中

嶮巘魯般道西風送客旌霜高汾水落日出曉山明節
度殘碑字維摩古刹名秋來無限意殘葉亂流聲

雨中望千佛巖

宿鳥催殘夢簾開滿座秋烟含山滴翠雨漲水添愁路
滑人行少嵐深景自幽高樓此靜坐萬象一沉浮

瑞石歌

邑侯汪稼門
先生月課

曹誦清 靈邑人

君不見管涔之水自北來砰訇喧豗萬壑雷靈邑孤城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五十二

浸素漪艷若照耀金銀臺十萬人家枕汾澣水有蛟龍
不敢怒蜿蜒三百會禹門誰其鎮之一石蹲人謂秋湍
激浩渺邠茲蹲石一拳小峩峩太華尚可擘倘有怒猊
愁抉倒偉哉造化真有靈靈鍾此石瑞千齡藐壺中之
九華唾袖底之東溟體涵蒼翠而滴潤響越琳鍠而流
馨儼若近空明之洞天兮君不見蜂房水渦碣磊乎嵌
空而瓏玲嗟石之靈兮靈誰比未必媧皇能鍊此我疑
神禹鑿向龍宮塞水脉不遣息壤長在彼相傳獲自仁
壽年至今摩娑等銅仙城中佳氣鬱葱龍城外驚濤空

潺湲石乎石乎秀盤陀宜有松風耳後過分明海門龕
赭立不才奈爾靈者何石果有靈聽我語勿但元精壓
水浦化爲虹光萬丈貫斗牛人瑞之瑞瑞千秋

謁先賢卜子祠

曹文梓

靈邑人

轍環不到處吾道至今西俗自沿唐魏風遙接魯齊遺
祠新灑掃下里舊羈栖一脈思言子江南雲樹迷

謁介廟次傅青主元韻

梁中簡

靈邑人

盤桓古蹟白雲週路入深林景色幽割股忠君型百代
承顏孝母自千秋蒼松翠柏標真節綠水青山繞故邱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五十二

力挽綱常誰得似獨留明月照峯頭

雨夜過韓侯嶺

張振緯

靈邑人

遠見山愁愁不醒嶺頭常爲護英靈心懸白日當空照
秋帶甘霖徹夜零忠魄長留春草碧蜺旗高捲晚烟青
平生樊灌終羞伍人哭人歌弔驛亭

介子廟

楊齡芳

靈邑人

身將隱矣主恩偏旌善人猶思渺然綿上風煙傳一炬
林間松柏已千年休言東海今無扇差勝西山尚有田
至竟遺祠生客感豐碑題徧牡丹前

英雄奇遇祠

韓泰豐
靈邑人

有客萍蹤合英雄勝槩留炤騰西岳座青入美人眸促
膝壚邊酒掀髯物外儔龍從河岳靜虎嘯海天秋昔過
汾川壯今瞻古鎮幽眞王歸特識一劍各能酬

冷泉關

知州鄭燠
貴州人

灑灑溪澗鳴曉寒添半臂煙昏小水河雨積大雲寺濃
滋石蘚肥輕染遙峯翠此是冷泉關熱腸人亦至

冷泉關

王志湑

關雄三晉鎖岩堯峽束峯迴去路遙車轂臨流喧石齒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五十四

人家陶穴住山腰濕雲垂野寒孤驛亂樹浮空帶小橋
烟雨森疎重懷古紅衫青笠馬蕭蕭

汾水

橫汾奔注抱山流激石爭喧小水頭雨過橋抽雙寺路
月斜人靜一城秋蘆汀語雁隨更漏桃浪遊魚遠釣鈎
幾曲紆迴天際去余懷渺渺郭西樓

介廟

古廟蕭森仰昔賢喬松萬樹勢參天山靈猶笑文公火
父老常懷介子烟枝上吟看三代月聲中夢在五湖船

承顏堂外徘徊立聞說花開亦欲仙

廟有神花

夏門

夏門樓閣枕雲湄
小李將軍筆可追
細雨濃螺花豔豔
微風輕燕柳垂垂
山深猶想乘槎路
水漲難尋峭壁碑
烟外捲簾吹玉笛
春光如此付伊誰

山有唐碑
水落方見

蘇溪

小橋亂石聽鳴泉
澄霽涼宵別有天
雁影依僧高寺月
犬聲如豹遠村烟
却思玉局同樽酒
可是桃源問釣船
更愛好山青谷口
松濤深處指綿田

谷口乃靜昇村介
山一帶林巒極秀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五十五

兩渡

渡口秋風細雨零
雲開斜照抹迴汀
波穿樹裏雙流急
嵐滴橋頭兩縣青
寒雁叫霜高閣迥
沙鷗曝日小舟停
村前偏是紅塵路
過客勞勞趁曉星

霍山

太岳崔巍積雪重
雲開遠映夕陽濃
瓊瑤草樹連羣岫
金碧樓臺露一峯
雉堞人家寒夜柝
驢綱行旅入烟鐘
聳尊天半誰描畫
彈粉王蒙寫岱宗

冷泉關

王志澍

冷泉古關隘時平靜耕牧近山易成雨澗道淨如沐行
旅著紅衫衝烟轉林麓

翠峯山

岌嶭俯城闈危樓接青杳秀色日可餐白雲環窈窕石
磴夕陽微僧歸烟樹杪

介廟

子推神仙去虬松鬱幽嶺習習谷風生波濤鳴萬頃成
連不可尋快哉陶宏景

夏門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五十六

兩山儼一門開闢自神禹樓臺屹飛動桃花滿村隴恍
到天台山不數武陵浦

冷泉關

孫貽謨

泉水極清冷雄關倚驛亭樹交烟蔽綠山近雨留青瘦
馬勞登陟高鴻任杳冥廿年塵土客此地百回經

翠峯山

郭外開青嶂牕中見翠鬢雜花香帶雨新月澹依山傑
閣凌霄漢孤筇任往還曉來雲出岫秀色有無間

蘇溪夜月

何地無明月偏宜此處看三人邀影對雙鏡倚波寒夜
靜心因靜更闌興未闌僧寮循小檻數遍竹千竿

兩渡

一艇橫秋水千林奪綺霞鴈傳遙浦字菊賸短籬花古
道聯行旅前山起暮鴉渡頭尋蠓斲村店酒旗斜

前題

薛秉經

高秋葉落響長亭渡口斜陽淡遠汀兩岸橋分雙水白
千家烟聚一山青驚寒塞雁霜初降趁曉沙鷗雨乍停
筆落太行人不見蒼茫雲樹憶文星

謂何蘭士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五十七

汾水

任守禮

靈邑人

潺潺亂石下灘頭日夜清汾不斷流橋外影搖千澗月
山邊響徹一林秋行斜遠浦驚寒雁夢醒閒汀起白鷗
却憶沙平草軟處幾曾垂釣泛漁舟

冷泉

曹文棣

驛路飛烟雨關門入畫圖雲涵雙塔迴峯轉一川紆驢
背駝紅笠健蹄飯綠蕪琤琤喧石壑林籟共笙竽

兩渡

霽日照芳洲行人古渡頭鐘疎孤寺曉雨歇一帆秋蘭

菊懷新賞瀟湘擬勝遊畫橋渾小立靜意數眠鷗

冷泉關

杜先華

靈邑人

誰潑蒼烟染碧岑古川關口雨蕭森輕綃淡抹千家白
杳靄濃添萬朮陰南寺鐘聲雲外度東池泉味雪中尋
戍樓遺堞淪荒草十里離離夕照沉

翠峯山

天然削出玉芙蓉紫陌紅塵未許封傑閣烘丹凌峭壁
疎林疊翠聳奇峯暮濤低捲汾聲壯曉霧高涵石氣濃
放眼最宜唯九日憑欄凝眺豁心胸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五十八

介廟古松

萬派蒼松忌坂幽晉時高隱宋封侯林搖黛影濃如洗
地捲濤聲翠欲流夜雨龍蛇吟巨壑秋風烏鵲噪長楸
繞烟臺畔無尋處終古青山任去留

夏門

嫩柳垂金兩岸遙夏門春色簇山腰屏開峻嶺羊腸路
帶束清汾雁齒橋日暖園林宜對酒香薰臺榭欲吹簫
芳鄰應接西河近處處絃歌出絳綃

兩渡

北來高阜豁雙溪傍水烟家枕岸齊山色平分蒼靄斷
汾流斜繞暮雲低橋邊霜落迷人跡渡口花明趁馬蹄
放出秋光惟夜月清輝遙度亂峯西

冷泉

李蔚華

靈邑人

峭壁懸崖亂翠飄冷泉關口路迢迢一帘花影迷茅店
兩岸波光帶柳條薄暮人家烟澹澹凌晨行旅雨蕭蕭
蒼茫宛入天然畫草笠芒鞋過野橋

七月十四日偕黃次臯孫蘭垞家兄千波小集觀

瀾亭聯句

二首

王志澍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五十九

絕壁敞孤亭

次臯

提壺此乍經

千波

捫蘿循曲磴

蘭垞

聽水倚疎櫺樹擁溪雲綠

幼海

山連塞雨青

千波

西風

鳴蟋蟀塵夢片時醒

蘭垞

共是塵勞客

幼海

偏來醉碧山

千波

雁聲天地潤

幼海

僧梵水雲間

次臯

小榭留殘照

蘭垞

深杯駐昔顏

幼海

迢迢烟壑暝高詠不知還

次臯

介廟

知州

崔允昭

大名

翠柏森森松蓋欹白雲深處大夫祠妹能偕隱兄無祿
臣不貪功母有兒古道西風來倦客斜陽細雨讀殘碑

應知千古承顏處不忘盟心河水時

中鎮廟謝雨

禱雨神泉夙最靈中秋展謁正新晴滿山紅葉兼黃葉
一枕松聲又水聲月到上方如不夜僧逢舊識亦深情
匆匆歲序驚流駛三見州官已老生

官民何事說威靈禱雨還須再祝晴客可偕遊秋可賦
山間明月樹間聲也知樂事非簪組難得吟詩適性情
孰是登山能絕巘白雲深處慰平生

行行回首別山靄再禱無過雨與晴領畧清風明月味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六十

深慙輿蓋馬蹄聲劇知遊豫難爲度未免流連尚有情
此去官衙人退食看山亭上白雲生

謁中鎮祠次崔又邨刺史謝雨元韻錢一桂

海鹽人

巍巍喬嶽著神霸展謁欣逢雨乍晴絕頂泉流山有鼓

山下有打鼓泉

深林雲護鳥無聲

水經注云霍太山廟鳥雀不棲其林

西方珠玉

千繩譽中鎮唐虞萬古情豈假竹書邀祀典悠悠傳信

笑經生

宿興唐寺疊前韻

幽谷飛薨萃地靈登臨興逸快初晴幾行雁陣迷雲陣

千澗泉聲雜磬聲樹樹碧煙添畫意山山紅葉逗詩情
何來白髮引兵入淚洒西風宋老生舊志唐兵爲宋老
生所阻欲旋師有
白髮翁謁見亦霍山之神言山旁有細徑可以進兵從
之老生遂爲劉宏基所殺竊謂山神不與興亡事此指
徑者必本鄉老民非霍
山神也古人欺予哉

謁中鎮祠

本州學正張清佑

冷官匏繫閱三春展謁欣瞻廟貌新萬壑泉源資默相
千年俎豆肅明禋青山不異唐虞世黎首依然堯舜民
知是神庥長庇佑五風十雨普深仁

西方作鎮自中天祠宇森嚴振古傳靈氣全鍾三晉地

直隸霍州志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

六十一

神功獨闢四渠泉墮將雲影疎櫺外落盡松花曲徑邊
拜罷登臨欣著屐此身如在翠微巔

登霍山謁中鎮廟有感

李榮程州舉人

策馬陟高崗千峯聳翠蒼釋名稽爾雅作鎮紀周方指
徑興唐祚遺書翊趙襄歷朝隆望秩崇奉應靈王

遊興唐寺

不數蓬瀛第一洲人間此是最高頭四圍青嶂連雲起
幾派清泉遶寺流山鳥多情迎客舞僧寮無事爲誰留
新詩寄語同懷者二十年前夙願酬

霍州志原敘

霍之爲郡尚矣我國家崇化以來而王章民習物產人文雖視古加最然從政於茲者率去來靡常用是久闕志而君子論世無稽可喟也歲丁巳冬鄉彥劉君煦郡博楊君樞弟子員劉選姚應禎輩相謁而告曰竊聞國有史郡邑有志苟無志卽無政也曷以郡爲願侯垂情曠典以昭百年之盛舉矣乎予曰是固相之責也但志與史並作之難述之難述而作之者尤難諸賢遂出手錄稿示予覽之旣深幸其文有作矣而獻也又足以述

直隸霍州志

原敘

一

之噫文獻足而述作備志不有徵乎哉且予嘗攷志之爲義匪騁辯而炫博也所以志其實也憶自丙辰夏承命來守是霍始入於境見霍山參雲汾流蕩日嘆曰美哉山川之盛乎旣觀於野見民無惰體隴無遺犁則指而異之曰康哉粒食之遺乎載聚於郵見冠舄楚楚者彥彬彬遂相揖而忭曰盛哉人文其有徵乎又自郵而底於郡見百雉鼎鼎爾朱戶燦燦爾聖朝賢祠達坊隱跡翼翼爾郁郁爾則奇之曰休哉帝服之漸摩矣乎夫閱山川之勝則輿地之志可察矣援粒食之遺則食貨

之志可稽矣卽人文之徵則學校人物之志可占矣下
上帝澤之漸摩則王風民俗與夫公署武備藝文雜錄
之志可識矣四善集而政成豈直郡不爲虛牧載不爲
虛文華斧不爲虛測將與國史並傳諸今信於後耳志
云乎哉志云乎哉予不敏竊樹風教於斯土且樂霍之
諸賢不踰月而核之益眞書不浮實遂忘其譏劣而序
之

明嘉靖三十六年知霍州事武林褚相撰

霍州志原敘

河東所隸州郡凡三十有四霍其一也山有中鎮水有汾河西通秦蜀北連燕趙烟火萬家歲輸賦稅於上其俗尚儉勤崇禮讓而務稼穡猶有陶唐氏遺風焉名公鉅卿義夫節婦代不乏人四方之士皇華載道束錦驅車憑眺山川流連景物發爲文章樂抒其盛者接踵而見霍雖一隅乎實河東一屏翰也西漢以來建置沿革歷有年所志尚闕然自明世宗時浙西海昌褚君知州事旁求掌故搜討遺蹟霍志遂班班可攷戊午迄今百有餘載城郭頽圯井里蕭索經緯制度官師人物放失湮沒問其軼事渺焉無徵

今上御宇四海昇平車書一統

詔天下郡縣俾各輯爲志適楚中黃君由滇別駕遷州守甫下車卽以纂修州志爲第一要務博訪耆儒詳稽斷碣焚膏繼晷黽勉弗懈不三月而書告成惟予初來典郡道路馳驅簿書紛擾霍曾再過而方土風物尚未周悉今覽是志喜可知也按舊志僅有八卷茲則增補爲十藝文詳備網羅不患其缺矣舊志止晰條目茲則篇

加提綱使閱者易於標舉記載不虞其疎矣舊志名宦鄉賢列於人物子衿混於雜流今則登之學校志後位置不憂其偏矣舊志於草創之初但述其見聞實於攷覈未精茲則孝義節烈必稽實事梵宮祠廟務黜淫邪刪訂不失於濫矣是書也錄之國風獻之史館將所云山川形勢戶口土田賦役征徭風俗人物疆圉險要瞭若指掌自非博物君子烏能簡而核詳而不蕪有若斯也予因是更有所期矣天下領州縣之多者僅七八郡耳河東襟山帶河幅幘最廣他如蒲解絳隰諸州轄有

直隸霍州志

原敘

四

旁邑共資化理霍獨巋然孤處守斯土者念鼎修之匪易凜職業之維艱倘

聖天子日昃之暇披覽及此周知民瘼將由一霍以廣稽通郡由通郡以博採寰區是志豈徒爲邑乘已哉
康熙十二年九月下浣

賜進士出身知山西平陽府事前浙江衢州府知府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河南清吏司員外郎雲南清吏司主事雲間袁國梓撰

霍州志原敘

今

天子御極之十有一年詔天下京省府州縣俱各修志彙上諸朝以附史館用昭一統之盛而光當代之儀甚盛舉也粵攷輿志之設其來舊矣首肇於禹貢一書其田賦山水物產土性俱載而官制人文不詳蓋以風氣初開官制尚簡人文未著也嗣是周官周禮次第以成天下山川土地掌於職方氏太史乘軒輶采輯風謠以成詩皆志之原也然無成書漢司馬遷足跡遍天下始成

直隸霍州志

原敘

五

史記以爲二十一史冠原天下無志則史無攷故必待游覽而史乃成後漢集羣儒於白虎石渠等處校書成史亦以天下無志之故唐太宗於醫卜諸書并首而御製國史天下猶未有志也至宋元而各省郡州縣其志始起年久難攷後世僅拾其殘畧明太祖時命天下官員徵地方碩學宿學修志而志備肅宗時詔天下重修廣輯其志始盛故天下之志率嘉靖年刻也懷宗時規天下輿圖廣狹貢賦多寡索取各志拘牽顧忌遂輟其工今天下薄海內外車書一統宜廣取諸志以附史館

用昭著作復生以南楚讒儒承乏爰徵於康熙壬子拜命牧霍癸丑春三月始治霍陽蒙上檄屢催徵志唯急蓋以天子明聖注情詩書而上臺博洽淹雅留心史籍復生無賈生好事之懼爰向霍殘帙中檢閱訛板得霍舊志刻於前知霍州事者褚相爲明嘉靖以前事其攷覈亦多疎畧紀載不無舛謬語不雅馴文近固陋極力改竄乃成定本又且自嘉靖以迄我

本朝歷百有餘年其間官守之遷轉治亂之變更賦役

直隸霍州志

原敘

六

之增減人文之多寡風俗之移易忠孝之疊見更繁且劇何能一一心識而口述况百餘年中耳目難備壽算難齊老成故舊凋謝淪落孔子所云文獻不足良可悼也復生用是日夕皇皇懼無所本以應上檄且恐貽聖詔羞因伏而思焉夫自陶唐未開先已有霍而霍岳爲中鎮屢代薦祭不一其碑與詩猶有存者况我皇上康熙之六年秋猶遣少司馬履山致祭矧地屬有唐畿內而民猶有陶唐遺風可不詳爲之志以入告我天子耶爰乃殫精悉力勤爲詳攷凡舊碣荒碑斷簡殘篇

薦衿耆庶父老子弟勤加討論續其舊本手錄全帙以
行補輯雖霍州在天下不過彈丸黑子而其地輿天文
山川風土文事武備賦役人物紳衿長老男正女節無
一不備百餘年之久兼以

聖朝同文至治安可不哀輯成書以昭一統之盛而光當
代之儀也編輯厥成敬布爲敘

皆

皇清康熙十二年七月旣望山西平陽府知霍州事黃
岡黃復生雪蕉甫撰

直隸霍州志

原敘

七

康熙年霍州志纂修姓氏

山西平陽府知府

袁國梓

江南華廷縣人

同知

朱士毅

三韓人

通判

盧仲魁

三韓人

知霍州事

黃復生

湖北黃岡縣人

州判

周士瑤

福建建安縣人

學正

楊承志

寧鄉縣人

吏目

朱應元

浙江山陰縣人

夏一愷

湖北武昌縣人

直隸霍州志

銜名

山西洪洞縣丞

汪邠孫

湖北黃岡縣人

賀奇天

湖北武陵縣人

貢生

宋應選

州人

舉人

黃翊聖

州人

貢生

安時英

州人

副貢生

李思民

州人

